

都是青蛙惹的祸  
作者：丁小米

---

凡妮莎自认年轻貌美、品味不凡、身分尊贵……  
集全世界的优点于一身。  
因此她有权继承母后的“中心大业”  
以鄙弃天下男子为己任。任何“哮喘”娶她的家伙，  
无异于贪吃天鹅肉的癞虾蟆！偏偏……偏偏运气其差无比，  
天书为她指定的丈夫人选只比癞虾蟆高了一级  
他，杜青，是一只青蛙！  
太悲惨了！堂堂风骚国公主居然许配给一只青蛙！  
这传出去不笑掉全宇宙的大牙？  
哼……与其沦为青蛙夫人，毋宁当个青蛙遗孀  
杜青啊杜青，这是天要亡你，可别怪我狠心杀夫……

---

第01节 第02节 第03节  
第04节 第05节 第06节  
第07节 第08节 第09节  
第10节

第01节

---

“公主，你不能进去，那里是禁地呀！”小豆芽的两只手臂紧紧缠绕在公主的细腰上，拼命地想阻止她那往前急欲探去的身子。

“就因为禁地，所以我才慕名而来，别的地方就算用抬的请我去，我还得考虑考虑、挑三捡四的，现在可是给足了这地方面子。”

“不行啦！女王要是知道我让你闯进这地方，一定会怪我的。”

“安啦，有我罩着你，就算天皇老子来了，他也不敢动你三分。”凡妮莎拍胸脯保证着。

哼！她是这王国里的“蛮子公主”，有谁敢惹怒她？

“可是，听人家说禁地里很危险，凡是闯入此地者，皆未活着出来。”小豆芽以为只要她恫吓几句，公主就会打消进去的念头。

“没人活着出来？”她细声地问了一次，瞪大了眼睛。

“嗯。”小豆芽拼命地、使劲地点头，以为公主真被她吓着了。

嘻……

呵、呵……

哈、哈、哈……

没人走得出来？

哦也！那不是太棒了！

只要她待会儿能从那里头大摇大摆地走出，她不准成了英雄？每个人一定会非常仰慕她，也许还会把她那个霸道老娘干掉，叫风骚国女王退位让贤，再推崇她凡妮莎担任新女王。

“那走吧！”

“啥？”她没听错吧！公主刚说了什么？

“我说走呀！这么好玩的地方我怎么能错过，就冲着那句‘没人活着出来过’，公主我是去定了。”

去！小豆芽猛烈吸了一口气。

“那怎么行，公主你别走呀！”她一犹豫，又被公主偷跑了几步。

“唉哟，你就别再这么 哩叭嗦的，你再怎么坚持最后我还不是会进去，所以你就别白费功夫了。”

“那怎么行，万一要是被女王知道我让你进了禁地，我一定会被她骂死的。”

“你不说，我不说，我老妈哪里会知道？要是被发现，你就说是没注意，我就当做不小心误闯了那地方不就得了。”

“这怎么行得通？公主，我求求你打消念头，我们赶紧打道回府。”小豆芽说什么也不敢放公主进去。

“你怎么这么烦人？”凡妮莎正苦思无法前进之际，脑袋瓜里突然浮一条妙计，她扯开嗓子大叫了一声：“啊！蟑螂。”

“啊！在哪——啊！”只见通道之内一时充斥了高分贝的叫声。

“在你脚下，啊！”她乘机拉了小豆芽的手就一头往前冲去，跑到半路，却换成小豆芽带着公主跑。

不是她忘了禁地不该去，而是禁地和蟑螂比起来，禁地要可爱多了。

她们一路跑进一个半月形的石洞里，慌张之余，未曾注意到在离洞口不远之处的地上，立了个石碑，而上头是个张牙舞爪的骷髅头。

“它呢？没有跟来吧。”

小豆芽喘呼呼地问公主，眼睛则像个雷达在身上四处扫描着。

她指的“它”，当然是指蟑螂。

据说，数万年前，有个狗杂碎叫秦什么桧的，到处为非作歹，专做些奸、淫、掳、掠，杀人放火的事，最可恶的是陷害忠良，把当时一名专门劫富济贫、帮助善良百姓的大好人，叫小米的大仙给淹死，后来，忿忿不平的群众就把他抓起来，用口水活活淹死那杂碎，谁知道那杂碎死得很不甘愿，于是躯体就浓缩蜕变成一只四只脚的爬虫类动物，到处吓人。

没错，那就是人们口中的蟑螂。

“没有，它四条腿又没我们四条腿长，怎么追得过我们。”丹妮莎随便说了两句敷衍她，因为蟑螂那东西压根就没出现过。

说着，她一直低垂的头这才抬起来，只是一抬起头，她便愣、愣、愣住了。

老天！上帝！耶稣！

在她面前居然是、居然是——

一个巨大的冰浆汇集处。

她怎么不知道这国家里有如此特别的地方。

在她们眼前是一片有数十丈高的石壁，石壁上有无数个小圆孔，从那小圆孔里，不断地涌出白色的冰浆，它们通通流向同一个方向、同一个地方——她们身前的那一条大冰河。

数量庞大的冰浆不断流向冰河，却不见冰河溢出。

她想伸手试试冰浆的冷度，却在离它三步的地方，停了手脚，因为冰河上的石壁掉了些碎石头下来，当它们落在冰河里时，仅仅的一刹那时间，就全被冻成了冰块。

如果刚刚她快了两、三秒，那些石头慢了两、三秒，只怕现在变成冰块的，不是什么石头，而是她的手。

不冷，凡妮莎心想道。

这里头居然没有酷寒冰冷的迹象，不该是如此才对呀！这里应该是冷得吓人，只要一说话，气就会结冰，会冻僵人的鬼地方才是，怎么全不对了？

“公……公主！”小豆芽在她冥想之余，尖叫了一声。

“啊！什么事？”她也被她吓了一跳。

“上……上……上头。”她的声音里犹自带颤音。

她手指着洞穴上头，眼睛瞪得出奇地大。

顺着她指的方向，凡妮莎举头一看，也愣了好一会儿。

一堆会飞的书！

哇！

太神了。

简直神得不能再神。

她喃喃念了几句，只见她整个身子腾空飞起，慢慢朝着那一堆会飞的书靠近。到了书群之中，随手抓了一本，只见两个斗大的“生簿”二字被刻印在上头。

“生簿？”

好奇地打开书，只见大大小小、密密麻麻的字全挤在那里头，仔细一看，凡妮莎却发现那上头记载的是这国家里上至女王、下至欧巴桑的命轮岁数。

真是不敢相信，这玩意是如此的神奇。

正要合上书，却发现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她呢？

上头记载了所有人的命轮，惟独少了天真、可爱、善良的凡妮莎。

为什么她会这么快就发现这簿子上少了她，道理很简单，因为她是聪明伶俐、智慧非凡、锐眼如鹰的凡妮莎公主。

又重新翻了一遍、找了一次，就是不见她的。

为什么？

丢了手上的这本，又从空中抓了一本——“魔法之门”。那里头所记录的都是一些魔法的启用方法，看了看又想扔走，结果还是缩回了手，这东西留着，也许将来用得着。

于是，她将书缩小放进袖子里。

突然，一本玻璃做成而且会发光的册子吸引她的目光，它是如此的特别，不同于这里其他的书，还未移动，就见那书自己飘了过来，直到她面前。

不晓得这书里记载的会是什么？

是她老妈的偷情日志吗？还是某某人的秘密？

那书在她眼前自动一分为二，而上头是些扭曲、奇怪未曾见过的文字。

她回到地面，把书拿到小豆芽面前，问道：“小豆芽，你可知道这书上写的是什么意思？”

小豆芽正经八百地仔细看着，搔搔脑袋，突然跳了起来。

“唉呀！”

“怎么？你知道？”

“我当然是——不知道。”只见她用眼神瞧了四周，口气非常严谨，神情非常神秘。

凡妮莎敲了她的脑袋一下。“不知道你干么装得那么神秘？真是败给你了。”

“人家又没有怎么样。”小豆芽一脸无辜。

“真伤脑筋。”

不知怎么的，她心里总有个感觉，这玻璃书的秘密一定跟她有关，她的命轮一定记载在这里头。

她是那么迫不及待地想知道她的生命。

“该死！”

“啊！公主，你刚说了什么？”小豆芽听见她的咒骂，神情极端讶异地追问。

“该死呀！”

“老天、老天！你居然说了那两个字！”

这实在是太令人讶异了，公主这回怎么会骂得这么端庄、这么淑女，平常她都是噤哩啪啦一堆“诺库拉斯”的脏话挂在嘴边，怎么今天就单单只骂了个“该死”就停口？太怪了，难道公主她生病了？

“干么！嫌我骂得不够多？”

“不是。”

“算了，懒得理你。”凡妮莎的心情因为不能知道书的内容而显得有点郁卒。

她沉思了一会儿，就听见身侧的小豆芽喊了一声。“有了！”

心情不好的蛮子公主的两道杀人目光直直扫向小豆芽。

“别这么看人家嘛！虽然我长得只是比你漂亮了一点，身材好了一点，声音美了……啊！人家开开玩笑而已。”小豆芽一只手还撩着头发，话也来不及说完，就被公主追在后头打。

“别跑！抓到你，我非拿棵白杨树种在你的嘴里不可。”

一场激烈的追逐战热闹地展开，两个小身子在不大的洞穴里头奔来跑去，凡妮莎不肯善罢甘休，小豆芽又哪敢停下，深怕公主真拿棵树种在她的樱桃小口里。

她还记得上一个得罪公主的女人最后是什么下场。

那是个妖艳、嚣张跋扈、不可一世的女人，其实也没做什么嘛！她只是轻轻举起一双涂满蔻丹的粗手指着公主鼻子，然后轻动血红大唇对公主说了几句有点老实的话。

“也不看看你，那儿丑死了，活像两颗长错地方的木瓜，丑不拉叽的。”

“我像木瓜？是呀！木瓜虽然不怎么样，但是总比有人拿两颗榴连挂在胸前好吧！”凡妮莎气个半死。

“你说什么？”那个女人气呼呼地说着。

“我说，你要倒大霉了，敢嘲笑我，你知不知道我是谁？”

“我管你是谁，木瓜姑娘。”

“我不但是木瓜姑娘，还是蛮子公主。”

“蛮……”那个女人整张五颜六色的脸，一时顿失色彩，苍白得像个鬼。

“蛮子公主。”凡妮莎替她说完话，举起双手，口中喃喃念着一串咒语，然后对她笑着说：“而你，将会是一只大母猪。”

她的话还未说完，手已挥向她，一阵白烟将那狂妄自大的女人变成一只粉红猪，要它落荒而逃。

那天的对话，小豆芽相信自己忘不了，周遭的每个旁观者也忘不了，而且她还得了个经验——就是别在公主面前批评她的身材。

洞穴里的追逐战仍未停止，小豆芽眼看着就要被凡妮莎追上，她紧急大喊了一声。“我知道谁看得懂那文字！”

那句话，阻止了凡妮莎在空中欲落下的手。

“你说什么？”

“我说，我知道谁看得懂那书里的文字。”

“唉哟！我就说小豆芽你最聪明、最可爱了。”她急急忙忙拉起小豆芽，拍拍她身上的灰尘。“累不累呀？要不要喝杯茶，坐着休息一下。”

真是太差劲了！

“刚刚谁还直嚷着要把白杨树栽种在我嘴里的？”

“有吗？谁呀、谁呀？你一定是听错了，快点告诉我，谁看得懂这书上头的文字？”

“私贩头头——十二指常。”

“十二指常？”

“嗯，他是无端市集里的一个走私贩，专门盗取宝物贩卖，听说他博学多闻，见识渊博，这书里的文字，他一定能看得懂。”

“好，我们就去找他。”

打定了主意，凡妮莎和小豆芽就要离开洞穴，才到门口，地面就兴起一阵剧烈的震动。

“公主，怎么回事？”她抓紧公主的身子问道。

话刚出口，就有一股剧烈的冷风从她们身后吹袭而来，冷风过后，面对着公主的小豆芽，脸色就像地上的冰一样僵硬。

“小豆芽，你怎么了？”凡妮莎轻拍了她的脸，才发现她的眼神一直凝聚在后头。

她轻轻地转过头，瞧见的景象让她了解小豆芽如此震惊的原因——

一条活生生的巨龙！

那是一只从冰河下涌起的龙，一只白得像雪、如山丘的雪龙。

那龙美得令人窒息。

它挥动巨大的羽翼，咽喉里不断发出嘶吼，像是愤怒，也许是她们的侵入惹恼了它。

一声不响，那龙张开大口，朝着她们的方向射出一道白色的光线，白色的光线所射之处皆成了冰石。

凡妮莎看它看得发愣，当白色光线刺痛了她双眼，出于自然，她将手上的玻璃书拿起来往身前一挡，白色的光线倏地被书弹开，折向远处。

她以为那雪龙会继续攻击她们，但是她错了，雪龙抬头朝天际发出一声巨吼，不似先前的愤怒，那就像是一种……哀嚎？

它的声音中带着悲凄，很深的那种。

她想上前去抚慰它，只是它更快、更快地挥动那双翅膀飞向云霄，遁入天际，直到消失。

她不知道有什么原因可以让这只大家伙这么哀痛，但是她知道，如果它会流泪，那它刚刚一定是在哭泣。

空气中弥漫着热闹的气息，街道上更是人群穿梭不息，小贩扯开嗓子招揽生意的吆喝声和

买家的讨价还价声更是络绎不绝地一来一往。

街上，一个庞大的身子在人群中显得醒目，他赤裸的上身被艳阳晒得黝黑，只见他手上拿个铜锣，重重地敲了一下，声音之大传遍数千里，所有的人都停下了脚步，直朝着他望去。

“一年一度十二拍卖会，现在开始。”

他这么一吆喝，才让人注意到他脸上布满了大大小小的刀疤、剑伤，纵横交错，像极了中横、南横、北横全被砸在一块。

在这巨汉身后是个老旧的棚子，棚子里有两张桌子，一张显得气派，另一张就显得寒酸了点。

“让我们欢迎拍卖会的主人。”外头的巨汉走近棚子，一双大手指向装饰气派的桌子。

一阵小小的绿烟出现在那桌子上，一眨眼的功夫，一个身高只有十二根手指加起来的人从那绿烟中隐现。

“大家好，我就是十二指常。”

他佯装潇洒的一鞠躬，却得到了一片嘘声。

“唉！难道长得英俊也是一种错误，注定得到每个人的嫉妒。”十二指常无奈地叹道。

“天见犹怜，我……噢？怎么大家都倒了。”

话说到一半，他才发现所有的人都东倒西歪地躺在地上，嘴角还不时喷出白色泡沫。

“难道，他们是因为我讲得这么谦虚，对我佩服得五体投地？”

“嗯，大概是吧！”一边的巨汉附和着。

“我看，拍卖会就正式开始了，我也不好意思一直接受大家的奉承。”

于是，敲锣打鼓，一场拍卖会正式展开。

十二指常伸出手，指了指前头的桌子，一个绿色的小水瓶立即出现在上头。“各位兄弟父老姊妹们，你们现在看到的这个东西，来头可不小，你们可站稳了，这个东西就是当年秦始皇所留下来的尿壶，这东西经过数千年，一股优美芳香之气浑然而成，余味绕梁三日不绝，最适合放在窝里观赏，现在就从三个黄金萨开始叫价。”

拍卖会一角，有人喊道：“五个黄金萨！”

“七个！”

“八个！”

随着时间、随着温度上升，拍卖会的情绪越上高潮，在一头暗自窃笑的十二指常更是暗乐在心头。

没想到这次拍卖会会这么成功，这些二愣子全被他唬得一愣一愣，那些东西全成了他们眼中的宝，其实拍卖会上的东西只不过是偷、拐、抢、骗来的东西，根本值不了多少价钱，可是凭他这张三寸不烂之舌，死人都能被他说出成活的，所以卖得这么好，也就不足为奇。

眼看着所有的脏货就要被他销售一空，拍卖会的大卖点也该准备出场了。

“各位肃静，今天会场里最具价值的宝贝，就要出现了，大家请看。”他的手上出现了一个会发亮的铁环。

“这东西，就是上界大天使的魔法手环，从不离身。这东西价值连城，普通人看都看不到一眼，而且听说，这手环里有机关，记载了上界天的藏宝库所在，身价非凡，现在就开始来喊价。”

大家议论纷纷，都在为魔法手环估价，此时，有人开口喊了价码：

“二十个黄金萨。”

哇！

人群中只闻惊叹声此起彼落。

“二十五个！”

“五十个！”

首先愣住的是拍卖会的主人，他没想到这东西竟能卖到这么好的价钱，不说二话，他击鼓昭示所有的人这买卖成交了。

“现在我们就请手环的主人上台。”

大家等了许久，一个七尺高的彪形大汉走上棚子，一条黑绸遮掩他的脸，叫人看不清他的容貌。

“这位兄弟，你可真有眼光，恭喜、恭喜你成为这手环的主人。”十二指常畅怀大笑，伸出手狠狠地拍了那大汉的背。

却又被那大汉凶猛的眼光给瞪了回来。

“呵……不喜欢我别打就是了，我们现在可以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了吧？”

“可以，但是我要先看看货色，万一你要是骗我，那你可得注意你的小命。”

“是。”

大汉从十二指常那接过手环东瞧瞧、西瞧瞧地把玩着。

“这东西好眼熟。”他忽然说了一句。

“怎么可能？你大概是看错了，你如果看完了就赶快付钱吧！”

这句话，可急了十二指常，这大汉不会真的看过这东西吧？

虽然怀疑，大汉仍是从胸膛中掏出一个绒布袋丢在桌上，只见几个金光闪闪的黄金萨从未绑紧的袋口中掉落，发出口当！口当！响亮的声音。

看到黄澄澄的金子，十二指常的眼睛也跟着发亮。

“东西是你的了，那么今天的拍卖会就到此结束。”他正打算收起桌上的黄金，却看见黄金凌空飞起，往棚子边的一棵树上而去，不偏不倚落在一个女人手上。

“我的黄金！”十二指常大叫了一声，当他看见黄金被一个女人抢走，便走到树下，怒气冲冲地指道：“你到底是谁？竟然抢了我的黄金。”

“你的黄金？上头又没刻了你的名字，怎么能说是你的黄金。”

“每个人都有看到那黄金是他给我的，所以黄金当然是我的。”

“他给你的？他干么把黄金给你？”

“因为我卖了他东西，他当然要付账啊！”

“卖？就他手上的那个破铜烂铁？”

“死丫头，你在胡说些什么，这手环可是上界大天使的魔法手环。”他怎么想也没想到会突然冒出个臭丫头来破坏他的好事。

“是吗？我瞧瞧。”

她一挥手，那大汉手上的手环转眼又到了她手上。

“这哪是什么大天使的手环，这明明就是风骚王国用来给畜生戴的识别手环嘛！难不成你把这些人都当成了畜生？”

“你胡说！这明明就是大天使的手环，难道我还会骗人，我做生意可是讲求‘童叟无欺’。”

“我看是童叟‘吾’欺，大的小的一块骗吧！”

“你……你给我下来，我非好好教训你不可。”

“教训我？唉哟，我好怕哦！”

十二指常瞧自己像猴子一样被人耍着玩，气得直跳脚。“魏愧仰，立刻把那丫头给我抓下来。”

他指使着身旁的大汉。

那大汉每走一步，地就微动着，走到树边，他使出力气用肩膀撞击着树干，不到几次，那树已晃动得摇摇欲坠，树上的女娃见状只是腾空飞起。

“你以为这样就可以抓到我吗？小矮人，那你就错了。”

小矮人！

他这辈子最恨人家嘲笑他的身高，他发誓不让人家在他面前叫他这绰号。“抓住她，你这笨蛋！”

过了好一会儿，魏愧仰对半空中的女娃仍是束手无策。见他累了，她伸出手指着他和十二指常，不一会儿，他们全飘了上天。

“快放我下来，我有惧高症。”十二指常在半空中手舞足蹈着哀求。

“看你还敢不敢这么嚣张。”

“不敢了，不敢了，你大人有大量就放我下来吧！”

不要被我抓到，不然我一定扒光你衣服把你绕街示威游行。他在心里恨恨地想道。

“好，就放你下来，量你也奈不了我何。”一挥手，他俩从空中坠到地面，纷纷发出惨叫。

“你到底是谁？”

“小豆芽，你告诉他我是谁。”

“是。”

这声音的来源，出自刚刚喊价的七尺高彪形大汉，他的声音已经失了先前的威武，反而是个女人的声音。

那大汉的头从中间裂开，整个身子就像一张人肉皮被剥开来，从人皮中走出一个身躯娇小的女娃。

“累死我了，终于可以不用再披着那鬼东西。”小豆芽一边从那假人皮中走出，一边抱怨着。

“你……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所有的人、十二指常和他的贴身保镖都吓了好大一跳，这两个人的动作、行为、谈吐都和常人不同，她们到底是什么来头？

“她是风骚王国的蛮子公主，而我是她的终——极——保——镖。”小豆芽把身上的黑绸往天上扔，举起双手，从指尖发出数道绿光射向那黑布，只见那黑布缓缓落下，上头多了数十个孔，而她脸上的表情是酷得不能再酷。

“蛮……蛮子公主！”

哇！只见每个人发出惊嚎，一眨眼，大家鸟兽般跑的跑、走的走、滚的滚。

十二指常和大汉也想趁着混乱逃走，却被眼尖的凡妮莎给拦了下来。“想逃呀？”

“不是，我们怎么敢呢。”

“不是就好。”

“呃，不知道公主你到这里来有啥贵事？”

凡妮莎从怀里拿出玻璃书，递到他面前。“这书里的文字你可看得懂？”

他接过书，看了一下，说道：“这是普罗文。”

“普罗文？”

“嗯，如果想知道这书里的意思，没有水晶菱镜是看不透的。”

“水晶菱镜？”

“水晶菱镜是由一千片水晶熔成晶体再铸接而成，乃天下至宝，想看清这普罗文，非借它一用不可。”

“哦，那东西在哪儿？”

“在你身上。”

“在我身上？”凡妮莎一点也不懂他的意思。

“如果你真的是蛮子公主，那东西就应该在你身上，因为那东西是风骚王国的传位之宝，通常会在下一位的女王身上。”

“我身上？”

凡妮莎想着那东西，猛然想起，她从小就带在身上的那项链，她赶紧把胸前的项链给掏了出来。“会是这东西？”

“就是它，千年难得一见的宝贝。”十二指常拿着项链放在玻璃书的文字上，先前看不懂的文字现在一目了然。

他慢慢地念了出来。

“风骚王国开国之祖，将遵守诺言，千年之后，王国之女——莎儿，将许配给杜氏之子，取名为青，做为解救之恩。若有违背，风骚王国将世代代沉入无底之门，永不复生。”

不可能的！

原本满怀兴奋之情的凡妮莎，在听到他念的文句后，整个人足足愣怔了好久。莎儿！莎儿！那不就是她吗？

她抢回书，从头仔细地看了一次，她不敢相信上头写的东西，如果这是真的，那代表数千年之前，她的一生就被人给订下了。

不会的！不会的！

这不可能是真的。

一定是上天跟她开了一个玩笑。

心虽故做镇定，但是仍狂跳不止，头一次，她感到这么无措。

一定有人能告诉她答案，能为她解惑。

有了！

她娘——风骚王国的女王。

## 风骚王国

一座由白云堆砌而成的堡垒，稳稳逸逸地飘悬在空中，云堡美得惊人，阳光下，云堡被照得依稀透明，云堡每一处都是一个奇迹的创造，细致之美任何稀世珍宝也无法比拟。

一阵强风拂过，云堡只是轻微地晃了一下，没有随着风向而移动，惊愕之余才恍然发觉，云堡的四个角落，分别被四条从地上攀援而上的玉石锁链紧紧锁住。

传闻，这四条玉石锁链是由世界的四个角落、四个世上同是无心的女人变成，不是她们生来本无心，而是她们一生曾受的伤害和折磨让她们也曾年轻也曾美丽也曾存在的心失了光芒，于是，心渐渐失了，她们变成四条玉石锁链，永世的被禁锢在这，一个不会再有任何痛苦的世界。

云堡被清晨的第一道曙光穿透，直直地落在云堡的大殿上——一个风骚王国集会的地方。

清晨，通常是宁静舒服的。

但是，今天却意外地多了许多噪音。

大殿之上，聚集了几位女人，交头接耳，似乎是在讨论噪音的来源。

在大殿上头，飘着朵云，上头是个女人，她的威势和衣饰皆显露出她高贵不凡的身份，只是现在的她也显得无精打采，两个眉头都纠结在一块。

听到传来的破碎声，她眉头又动了一下。

“女王，你真的不找公主谈谈？”女侍犹豫了好半晌才敢开口。

“找她谈？我怕她会拆了这大殿。”

风姬——风骚王国的女王，一个出了名的绝世美人。

一位曾掳获过无数男人雄心的女人，一个独领风骚的女战士。只是再多的丰功伟绩也吓阻不了她那任性的女儿，她哪里是不想阻止，只是她的话对那小蛮子来说顶多是被当成屁话，哪能入她耳三分。

别说训那个小丫头，到头来可能反而会被她训哩！

她的脾气就像她老爸一样，又倔又硬。

龙胤。风姬轻叹了一口气。一个令她数百年来辗转难眠的名字，一个该下十八层地狱、上刀山下油锅、狼心狗肺的负心汉！

该死的区向鹰，该死的男人！

“可是公主已经发了好几天的脾气，再这么下去，整个云堡会被她拆了。”

好吧！该是她拿出威严的时候了，至于这份威严能对凡妮莎起多大的效用，那就有待商榷了。

“去叫公主来，就说我在召唤她。”

“嗯。”

一会儿，杂音停了，一颗白色小光球闪进大殿，它在殿的中央不断绕着，形成了一道龙卷风，所有的瓷器和刺绣帷幔全被卷上了天。

风姬见到她的宝贝正危险地吊在半空中，心里七上八下。“快把那些东西给我放下来！”

风速并没有减小，东西仍被悬在半空。

“你再不把那些东西放下来，我立刻叫你那没良心的老爹带你回去。”迫不得已，她只好使出绝招。

果然，一招见效，风速小了，所有东西都归回原位。

白色小光球停顿在一点，慢慢一个人形出现，取代了光球。

一位穿着白纱的少女，白纱随意地系在肩上，仍掩不住她曼妙多姿的娇躯，即使脸上带着嘲讽，却仍美得令人窒息。

“我伟大的母后陛下，你找我呀？”

“少夹枪带棍的，你什么时候尊敬我是女王了？”

“你别这么说嘛！在我心里母后始终都是最伟大、最无人能及的女王啊！”

“少说些违心之论，你到底想怎么样？”

“解除婚约。”凡妮莎是个爽快的人，自然就不想拐弯抹角。

“不可能。”

“为什么？我才不要为了一个什么几千年前荒谬的约定就毁了自己的一生，老天！你们居然叫我去嫁给一只癞虾蟆？一只恶心透顶、全身黏不拉痞，有事没事喜欢发出怪声的爬虫类。”她努力让自己不要这么生气，可是怒气仍填满整片胸膛，那些没良心的老女人居然叫她去嫁给一只爬虫类。

在知道许配他人时，她是没这么生气的，但是当从望视镜里瞧见她未来的丈夫是什么德性时，怒火才烧得这么旺盛。

难不成，那些老女人几千年前就知道她将来会是什么样子？

其实，她也不坏呀！

只是皮了点、爱恶作剧了点、爱瞎胡闹了点，那也没什么嘛！用不着把她的一生幸福都断送了。

她希望她将来的婀娜达是位“白马王子”，可不是位“青蛙王子”。

“凡妮莎！你怎么可以这么批评你将来的丈夫？”

“他不是我丈夫，现在不是、将来不是、以后更不是，你们别想要我去嫁给一只癞蛤蟆。”

“凡妮莎！停止你的恶言，你还未见过他，别太快对他下定论。”

天！她不敢想，将来如果凡妮莎真嫁给那可怜还未见过面的小子，会是怎么欺负他。

“我才不相信那家伙会是个多好的人，青蛙耶！拜托，你怎么能容忍每天睡在你身边的是只恶心的家伙。”

“不管你对他有多不满意，你还是得遵照先知的预言嫁给他，这不单关系你的幸福，更关系了整个风骚王国的存毁。”

“不公平！我才不信那个什么鬼约定，我要做的事从来没人拦得住，我不要做的事，从来没人逼得了。”凡妮莎话一说完，撇头就想走，却被女王有力充满威信的声音给喝住。

“站住。”

她回头看了。

“不管你要不要，这一次是不会再纵容你了，为了风骚王国，我命令你一定得嫁给杜青，以我女王的身份命令你。”

“你……”

她没想到老妈的心意这次会这么坚决，她以为只要她再使使性子，就能逃过这一劫。但是这次，事态严重了。

“我会尽快叫人去通知杜氏子孙，让你们早日成亲，完成这约定。”

月黑风高的夜晚，窗棂上有人影偷偷摸摸地在移动着。

“你们这群老女人，休想我会就范。”

凡妮莎背上系了个包袱，一脚正跨出窗外，口中还不停地喃喃自语着。

“公主，你确定真要这么做？”

小豆芽的声音在房间里响起。

“废话，再不走难道要任人宰割？”她是打定了心意绝不嫁那四只脚的动物，留在这里只有认命的份，为了她的将来、为了她的一生，所以她决定跳家、“落跑。”

至于那个什么王国毁不毁灭的事就交给她那万能的老妈去担心，反正她神通广大，一定能想出解决的方法。

“万一女王知道我帮你逃走，她一定会大怒。”

“你放心，待会儿你就回房里好好睡个觉，一觉醒来就说什么都不知道，老娘她不会为难你的。”

“公主……”

“别 嗦，我走了，好好照顾自己。”

她现在要去投靠唯一可以救她的人——她老爸。

虽然她从小没见过他，但是他的一切，她却耳熟能详，倒背如流，这一切可要归功于老妈，从小不断灌输他的一切在她脑中。

就算老妈嘴中不说，凡妮莎也很清楚，老爸仍在老妈心中占了极大的地位，不论老妈怎么恨他，仍敌不过对他的爱。

打小时候起，她就想见他，想知道是谁有这份能耐让她老妈爱他爱了百年之久，也想知道他为什么那么狠心，抛弃了她和老妈。

召来了筋斗云，她急速地离开云堡，往目的地而行。

“城主、城主，不好了！”

剧烈的敲门声骤然响起，打消一夜的寂静。

门轰然而开，一个半裸的男人带着一双布满血丝的眼出现在门后，他的声音中带着不耐和厌恶。

“我不是说过任何人都不许来吵我。”

“城主恕罪，我们大伙真的束手无策所以才斗胆来找你。”侍从额上冒着冷汗，怕惹怒了城主。

他不耐烦地用手扒了头发。“到底是什么事？”

“有个不明物体正笔直地朝火龙堡冲撞而来。”

“什么？”

火龙堡是一座盘旋、耸立于天际间的城堡，由一千零五颗火云石堆砌而成，远看就像一只凶悍、蓄势待发的火龙。

“望天龙来报，有朵云正朝火龙堡而来，速度极快。”

“哦？”火龙堡的龙头老大——龙胤，他的声音已恢复了旧有的镇定和冷静。

“要不要小的立刻派人去拦——”守卫的话还来不及说完，镶在龙眼上的琉璃瓦被撞开了，碎片朝四周弹射，接踵而来的是一朵云，它朝着龙胤撞击而去。“截——”

正好来得及脱口而出。

“不用了。”他所有的怒气在此刻被挑了起来，之前还巴望能好好休息，因为他已经有数十个夜晚不曾好好睡过一觉，现在对这个打扰他睡眠的凶手，他并不打算轻易饶了对方。“该死！你到底在搞什么鬼？”

他随手捞住不明飞行物体，已经打算扔到垃圾桶里去了。

从云朵里仰起了一张小脸，咦……女人！

“你是谁？”

“痛死我了。”凡妮莎揉揉刚刚撞到的鼻子。

这些天真有够倒霉，她一路历尽千辛万苦，才找到这里，没想到筋斗云临时却失了控，害她一路飞撞进这鸟地方。

她从云上跳了下来，好奇地审视四周，却看到两个男人瞪大了眼看她。

“嗨！你们好，不要因为我的出现而干扰你们，你们继续。”她就像个主人招呼着，而忘了她是那个闯入者、滋事份子。

“你该死的在这儿干嘛？”龙胤甩开身上的云朵，眼神冷冽地盯着闯入者。

“我？你不知道我是谁？”

“天杀的鬼才知道你是谁。”他大吼了一声。

“别这么生气嘛！来者是客。”凡妮莎心里泛起一股冲动，他这样子，就像她老妈口中形容的老爸。

一头易怒、暴躁的火龙。

她的老爸。

她盼了好久的老爸。

她默默地走到他面前，伸出手想碰他，却被他抓住。

“你到底是谁？”

“我是你那个从未见过面的女儿。”

龙胤愣怔了一会儿。“我没有女儿。”丢开她的手，他走到一边。

“你有！你有！就是我，难道你还看不出来？”她激动地走到他面前，摇晃着他。

“我说过我没有任何女儿，是谁支使你来的？”

“没有人支使我来，老妈不许我来找你，因为她说你是个狼心狗肺的男人，可是，我不得不过来，因为她硬要我去嫁给一只癞虾蟆。”她自言自语地讲了一大串。

“你娘是谁？”

“风姬。”

这个被他锁在心头已久的名字再度出现，让他呆愣了三秒。

“姬儿——”

“幸好你还记得，要是娘知道你忘了她，一定会把你照三餐骂，另外再加个宵夜。”凡妮莎重重打了个哈欠。“累死我了，这几天没好好睡觉，我要睡了，你们别吵我。”

她径自走到床边，整个人跳上丝绸被，把自己窝在里头，啥事也不做，自个儿睡了。

对她刚造成的惨状，没有任何愧疚。

龙胤只是站在一旁，看着那自称是他女儿的女娃。先前不曾仔细瞧她，现在看她，她就像年轻时候的姬儿，迷糊、发生天大的事都影响不了她。

“这真是我的女儿？”

他皱起眉头。

如果真是这样，当初姬儿为什么没有告诉他？

“城主？”

一边从头愣到尾的侍从到现在还摸不着边，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情形。

“你下去，这儿我来处理就好。”

“是。”他快速地退了下去。

女儿？

他的女儿？

知道自己有一个数百年未见的女儿，那是种很奇怪的感觉。龙胤有点畏惧地伸出手，想触碰她，却被她一个翻身挡住。

这一个翻身，女娃手臂上的一个烙印吸引了他的目光。

一个龙形胎记。

历代龙族的徽记。她——真是他的女儿！

喉咙哽咽了，鼻头泛起酸意。

该死！她居然骗了他，她居然不让他知道他们有个女儿了。

像海浪涌起的愤怒，他觉得被欺骗、被伤害了，姬儿到底还隐瞒了他多少事？

她被一双充满怒气的双眼给吓醒。

风姬打了个冷颤，那在隐喻些什么？自从凡妮莎逃家后，她就不断地梦到那双眼睛。

用一条薄纱围住身子，她走到窗口，她知道她不该勉强莎儿，但是她就是不能眼睁睁地看王国走向毁灭之途。

她会在哪儿？

派人找了她数日，依然没有她的消息，会在他那儿吗？

不会的，莎儿从来就没有见过他，又怎么会去找他，只是那双愤怒的双眼感觉竟那么熟悉。

那么像他。

“啊！真舒服。”凡妮莎从被窝里伸伸懒腰，从来不知道舒舒服服地睡一觉是那么令人开心的一件事。“睡饱了，可是好饿。”

一阵扑鼻的香味传进鼻子里，她闭上眼，仔细地嗅着，慢慢身子飘了起来，直往那香味移动。

等她睁开眼睛，一桌子令人垂涎的美食就在眼前。

伸出五爪魔手，拼命地朝那些秀色可餐的食物进攻，直到脸上沾了食物，衣服也遭殃才满足地舔舔手。

她揉揉双眼，发现有个人正目不转睛专注地看着她。

“你一直坐在这儿？”

“嗯。”

龙胤发现他爱上了看女儿吃东西的馋样。

“那刚刚我吃东西那么……呃，优雅的吃相你也看到了？”

“嗯哼。”

“其实，平常我不是这么优雅的，只有今天才特别这么优雅。”她有些羞涩地绞着手指。

“看得出来。”

“那就好。”

“她知道你来找我？”

“我娘？嗯——不知道。”她晃了几下头。

“她告诉你我的事？”

“你所有的事。”凡妮莎老实地禀告着。“她说你是世界上最无情的男人，抛妻弃女、没心没肝没肺的超级大烂人，无情无义。”

日月可鉴，这可不是她瞎掰胡说的，她只不过是自作聪明把她老妈藏在心里的话，大声地说出来而已。

听完整段话，龙胤从椅子上跳了起来，脸色全然胀红，双眼冒着怒火，在房间里来回地走动诅咒。

“你这该死的女人，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我，心被狼给啃了的女人，到底谁才是无情无义、没心没肝没肺的家伙，真是可恶！”

“喂，我说老爹，你犯不着这么生气，其实娘会这么说也是情有可原，你想她一个妇道人家，正值青春年华就被你丢在那个半个男人都没有的地方，怎么会不成为‘春闺怨妇’。”

“当年我必须扛起主持火龙堡的责任，所以我才——”他极力狡辩着。

凡妮莎挥挥手打断了他的话。“这些都无关紧要，你放心，不久她就不会再这么说你了。”

龙胤疑惑地挑了眉。

“不明白？我告诉你，有个叫小浩子的凯子现在正在极力地追求你马子，看来不久，我就又多了一个爹，反正少一个多一个也无差。”

“什么！”他的音调比刚刚多了一股暴戾之气，要是是哪个男人敢动他的女人，他会把那人五马分尸、碎尸万段。

她不明白，他明明就是在意她的，为什么两人却要彼此分开，然后互相埋怨对方？

“为什么丢下我和老妈？”她问了，这许多年来一直想知道的事，语气中带着谴责和怪罪，一反先前的玩笑。

龙胤哑口无言，被问傻了。

他们为什么会分开？是他的固执和她的赌气吧！

“她很想念你，可是她绝口不提，一直很想见你，想知道能让老妈说到名字，眼神就会出其温柔的男人是长什么样？现在我看到了，你还爱她吗？”

“爱。”他有多久的时间不曾说过这字了，从离开她的那时候，他的爱就随之消逝了。

“其实，要不是为了躲避逼婚，我不会来找你的。”

“逼婚？”

“说到这，我就一肚子气，还不就是一群老太婆自作主张，把我的一生许配给一只癞虾蟆，我是为了逃婚才跑到你这儿。”

“你不想嫁给他？”

“当然不想，好好一朵鲜花居然叫我插在蛙粪上，简直是污辱了我高贵的身份。”

“好，杀了他。”龙胤慷慨激昂地站起来。

“什么！？”

“既然你不喜欢，那我就派人去杀了那家伙。”没人可以强迫他的宝贝女儿。

诧异的眼光下，笑容缓缓漾开。哎，好主意！她怎么没想到这一招。

杀了那个倒霉的家伙，老妈就不会逼她成亲，风骚王国自然就不会毁灭。

好主意！真是个好主意！

她开始体会到有老爸的好处了。

“好，这事就交给你办了，可是你千万不能告诉老妈说是我叫你这么做的，不然一定会被她骂惨。”

“有我替你撑腰，她不会对你怎样。”

“也！太帅了，我就知道来找你准没错。”凡妮莎抱住老爹，重重地吻了他一脸口水。

对头一次当老爸的龙胤来说，他等不及想为这分离了数百年的女儿做些什么，想把对她的亏欠，一次弥补回来。

“你说有个臭小子正在追求你妈？”他突然问了，刚刚女儿说的那档子事还挂在他胸怀中。

他绝不允许别人动他女人的脑筋。小浩子？这名字取得真怪。这是道上哪号人物他怎么不曾听过？

凡妮莎僵了一下，随即点头示意。“嗯，那家伙的嘴巴大的像什么似的，老是喜欢把嘴贴在老妈脸上，一双手总是有意无意地黏在她身上，你不知道那家伙有多恶心。”

她滔滔不绝地说，形容小浩子那家伙的恶行。

龙胤跳起来，一手重重击向石桌，只见石桌一分为二。“我要杀了那畜生！”  
看到他兴起的怒气，凡妮莎吞了口口水，看看石桌，得到一个结论——  
他一定练成了铁砂掌！不然那石桌怎么会断得这么漂亮，连个缺角都没有。  
幸好，他不知道，那个“楚天浩”其实是条狗，不然那狗八成会被剁成狗肉吃了。

“她去了火龙堡？”

“是的，女王。”

风姬面色惨白地呢喃自语着：“她真的去找他了。”

“女王，你怎么了？要不要我去找医司来？”

“不用了，你们退下。”

她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天！愣坐在椅子上，她有些惊慌失措，他知道了孩子的事，所以这些天她才会老是梦见一双愤怒的眼眸。

“背叛者，你居然为了逃婚就跑到那没良心的男人那儿，你以为躲到他那里去，就可以逃避你的责任吗？没用的，就算你跑到天涯海角，我也要将你抓回来。”风姬忿忿地发誓。

只是，当怒气过后，心莫名的害怕惶恐，经过数百年的分离，再见到他会是如何复杂纠缠难缠的感觉？

她走到镜子前，那是张已染上些许岁月痕迹，却依然细致美丽的脸庞，她轻触双颊，想起他也曾这么抚触，也曾呢哝软语地在她耳边轻诉爱意。

是他让她陷入爱里，是他让她的生命布满色彩，却也是他毁了她的生命，毁了他们之间彼此拥有的一切。

他不会让他抢走女儿，不会让他再次拥有伤害她的能力。

### 第03节

---

凡妮莎在床上挣扎着，猛然从床坐起。

老天爷！她居然梦见她娘拿了把斧头在追杀她。

好可怕的噩梦。啧！啧！虽然醒了，但是仍是硬吓出一身冷汗。这是预言吗？

不会的，此刻老妈应该正四处派人搜捕她，她就是料到老妈不会想再见负心汉，所以才逃到这儿。

应该不会被捉到吧？正提心吊胆之际，一个冷如冰的声音从她耳边响起，嘴角的强笑顿时隐去。

妈呀！不是吧？

“如果你再动一下，我保证你这颗装了满脑子垃圾的小脑袋马上就会下来跟你SAY哈

。”

在那声音之后，凡妮莎还来不及有任何动作，脖子上已被架了把短刀。

“妈……”她心虚地叫道。

“你还认得我这个妈，不错嘛！”

“你别这么说，我怎么会不认你，你的谆谆教诲、养育之恩，女儿我一生一世没齿难忘、永记在心。”她一边说着，一边则伸手想挥掉脖子上的刀。

“哎，别动！刀子可是不长眼的，万一有个差错，可是别怪我这个做娘的无情。”

“有事好说，干么动刀动枪，大家都是文明人。”

“文明人？哼！如果你保证不逃跑，好好嫁人，我就当个文明人。”

“好，我嫁人。”

风姬听她这么干脆，反倒觉得有鬼，这丫头会这么爽快说嫁人，十之八九有什么阴谋。

“说，你又有什么阴谋了？”

“冤枉！我怎么会有阴谋？你看我长得这么天真、可爱的样子，像是个会有阴谋的人吗？”张着大眼睛，她一脸心痛地看着老妈。

“坏人通常都说自己是好人。”

完了！完了！

杀夫计划都还没进行，这下子要是被逮回去，就真的没救了。

天啊、地啊、老爸啊！

你怎么还不快来救我，你女儿快被人掳走了。

一个这么大的地方、这么多人是干什么用的？那些白痴怎么会让老妈跑了进来。

“没人会救你的，跟我走。”风姬架起她，往门外走。

“最起码让我跟老爸打个招呼，说再见吧！”

“不用！”一想到再见到龙胤，风姬就战战兢兢。

还没走出，房间的大门就被推开，一个高大的人影挡在门口。“几年不见，你变得无情了。”

风姬闻言，肺部好像挤满了空气，无法言语。

“老爸快救我。”凡妮莎一抓到机会就乘机讨救兵。

“让开。”风姬冷漠地命令道，可是闪烁的眼眸却泄漏了不安的情绪。

“她也是我女儿。”

“不是，她跟你没有任何关系。”她不确定自己还能佯装镇静多久，但是手脚已经开始不听使唤地轻颤。

“你撒谎。”

“我干嘛骗你，什么时候伟大、名满天下的龙城主会因为一个女娃随便瞎扯的话就信以为真，我看你是越混越回去了。”

她能在凡妮莎面前和她肆无忌惮地谈论她负心的老爸，但是，她就是无法这么轻松地在他面前承认凡妮莎是他女儿。

“那她手臂上的龙印呢？”

“那是我弄上去的。”她忘了那个龙族的标记，很快，她装着满不在乎地对他说着。

龙胤的眼光冷得叫人不寒而栗，这个屁股欠人好好打一顿的女人，到什么时候才愿意承认。

嘴中念着经文，眨眼间，他成了数道影子由远而近直到整个身子就站在她面前，一手夺下风姬手上的刀刃，丢弃在地毯上。

“你！”风姬还意会不过来发生什么事，整个身子就被他腾空抓住。“快放我下来。”

“休想。”他紧紧地抱住她，不让她有任何挣脱的机会。

逃离摩掌的凡妮莎，立刻离母亲远远，生怕老妈再次抓到她。

“老爸，幸好你及时出现，不然我就完了。”

“死丫头，你别以为他救得了你，等我一自由马上就带你回去。”风姬伸出脚想踢绑匪，却被他抓住脚。“快放开我，你没有这个——嗯——嗯——”骂人的话还没说够，就被龙胤拿了条手绢塞在嘴里，于是只好伊伊呜呜频频发出抗议之声。

“爸，你也看见妈咪的狠劲了，我不要跟她回去。”凡妮莎立刻寻求“政治庇护”。

“我不会让你嫁给那只青蛙的。”龙胤连忙向女儿保证。

“可是那家伙还活着。”

是呀！他们的计划都还没进行，因为他没有料到姬儿会这么快找到这儿。“没关系，我立刻派人去杀了他。”

然后留下她和老妈独处？哦，不，她才不要。“等等，由我去杀他。”

“你？”

“嗯，你看，你若派个大男人去，不但会引人注意，成功机率反而不大，而我一个女人家有谁会对我怀疑，谋杀的机会反倒大了些。”

他可不希望女儿陷入危险之中。“可是你一个人……”

“爸，放心好了，我还有个搭档，有她帮着我，绝对没问题。”

她口中的好搭档，当然是那个正在风骚王国乐着享清福的小豆芽。

龙胤敌不过她的请求，于是只好答应。

答应什么？

一是让她单独谋杀未过门的丈夫；二是好好“照顾她那个处于极愤怒状态的老妈”。

一片银色的世界。雪覆盖了一切生机，几棵大树空荡荡地立在雪地上，一阵强风扫过，大树最顶端的一小团雪掉了下来，砸在它下方的另一团大了点的雪堆上，引起震动，大的雪堆又往下头落下，原本一个拳头大的雪团就这么越滚越大越加越大团，等它完全掉落，并且毫不留情，砸在一堆肉上头时，那雪球已有一个人的身子这么大。

“唉哟！”

一个微弱的呻吟声从雪堆里传出。

“痛……痛……”

雪堆晃动了，一个红色的舌头从那雪堆里伸了出来，慢慢地往上攀援，直到碰到了树干，朝着那树干绕了两圈。

像根绳子，舌头开始卷动，一只绿色的大青蛙从雪堆里慢慢被卷了出来。

直到整个身子被拉出雪堆，暴露在冷空气中，它才缩回了舌头。

“好痛呀！”一只绿色的短手正拼命地搓揉它的大脑袋瓜。“痛死我了，是谁又偷袭我？”

睁着一双大眼，它戒备地看看四周，想看清楚是哪个卑鄙、无耻、下流、肮脏、龌龊的家伙偷袭它，可是四处除了灰茫茫的一片和冷空气外，并无他人。

难道……有鬼？

一双眼睛瞪得像牛铃，接着，它遮住嘴大笑了几声。

“哈、哈哈，怎么可能有鬼！”

还是……有人嫉妒它的英俊、潇洒，所以想毁了它这张脸？

这怎么得了！

一张嘴吃惊得扭成了个大圆。

它迅速地躲到树后头，却因为动得太大力，于是又把树上的雪堆震落，当然又是很不巧地砸在它头上。

“谁？是谁？”这人还真是厉害。它丝毫感觉不到任何陌生的气味，也没看到敌人从哪里出手，它就又中弹了。“哼！想我杜青也是个厉害的角色，看我怎么对付你！”

它跳了出来，用力地深呼吸，一股气从肚子里慢慢鼓起，接着，它趴下了身子，把臀部顶上了天。“看我的——超级无敌金刚气功！”

一道熏人的气体从它的臀部喷射而出，一会儿，就在它以为敌人已经逃逸、准备收回时，天空出现一道白色的光点，不断地回绕着。

“啊！敌人！”

对准那光点，杜青使出了最后一击，威力强而猛烈的毒气就这么朝着那光点又狠又准地击去。

举凡会动的、会呼吸的还未曾有人逃得过它这致命武器。

那光点一碰到毒气，像颗陨落的星石在空中挣扎乱窜，最后，往远方的一点坠去。

“哈、哈、哈，我就知道没人逃得过这致命的一击。”

杜青炫耀地大笑着，那笑声隐隐约约又牵动了树上的雪堆，如果它立即停止笑声，可能还阻止得了一场悲剧的发生。

但是，它只是笑得更厉害，没有一点忧患意识，所以那雪堆不偏不倚又砸中了它。

这次埋在雪堆下，它没有任何挣扎。

突然，一只绿色又短又胖的小手窜出雪堆，指着天，不停地颤动着。

“谁……”

凡妮莎从离开火龙堡后，就驾着筋斗云朝着天界而去，那是一个她从未接触过的世界，一个曾耳闻大人聊过的地方。

据闻，那里是个四季如春、风光如诗如画，人人向往的人间仙境。

蓝宝石的大海、红宝石似的艳日、银芽般的月亮，风骚王国是够美了，但是她却想见这个仍胜过她国家的圣地。

一路上越接近人们口中的“圣地”，她就越怀疑。

因为路上的景象由茂盛的草原，开始逐渐接近枯黄，直到一个白色的冰冷的小东西滴落在

她鼻尖上，融化成水，她整个眉头都皱了起来。

这是什么鬼玩意？

紧随而来的寒意，让她打了哆嗦。

四季如春？风光明媚？

她不确定了。

直到那冰冷的小玩意越来越多，遍布了整片天空，也占满了整个大地，寒意更加逼人。

“好冷呀！”

一个小人从她袖子里探出了头。

“公主，怎么会这么冷？咦？这是啥东西？”

原来是小豆芽缩小了身子，躲在凡妮莎的袖口里睡大头觉，即使有袖子挡住，她仍被阵阵的寒意惊醒。

“不知道。”

“这是什么鬼地方，冷得要命。”看到这烂地方，她不禁抱怨道。

原本这时候，她应该在风骚王国里舒舒服服地睡大觉，或者晒晒日光浴，而不是陪着公主到这种地方来受罪。

她本来是躺在池边做日光浴，可是当她准备睡个好觉，天上却乌云笼罩，灰压压的一片，不到半刻她就被那片急速落下的大雨淋个正着。

这还好，顺便洗个澡嘛！反正她也好久没——

只不过，老天爷也太厚爱她了吧！

让她洗完澡，回寝宫的路上，又很不小心、很不小心地踏了个空，整个人像滑垒般地扑进一个泥坑里，做了个全身美容泥浆浴。

这有什么？只不过是做了全身美容，没什么嘛！

因为更糟的还在后头，当她从泥坑里小心地爬起，小豆芽才发现，事实上那泥坑，不对，应该说那个小坑洞里一团团像泥巴状的东西，实际上是一堆牛粪。

牛的便便。这有什么了不起，就便便嘛！又不是没吃——看过。

但是、但是，当她足足洗了十次澡，那股骚味仍在她身上流连不去时，她也还没彻底地绝望，让她彻底地感到绝望、想一头撞壁、扑通的跳海是在公主像鬼一样突然出现时，才兴起的。

因为公主拧着鼻子，猛摇头说道：“唉哟！小豆芽，怎么几天不见，你身上的骚味越来越重。”

公主那严肃的口吻，叫她有口难开，无法为自个儿辩白，但是，让她最吐血的是公主最后咧开嘴冒出的那一段话。

“骚得好、骚得妙、骚得呱呱叫，咆！”

她不但说，还一边配合著动作搔首弄姿。

这一切，她不怨天、不尤人。只为她没有危机意识，所以一再发生衰事的时候，她都没有想到这可能是某种预警。

一种叫她赶紧逃到没有人烟，公主永远找不到的荒岛的警告。

等她终于了解那些预兆时，天呀！为时已晚。

“希望这里不是那癞虾蟆住的地方。”凡妮莎带着厌恶的声音，把小豆芽从思绪中拉回。

“希望。”

当她们还在天空中徘徊，一阵强大的气体击上了筋斗云，威力大得让凡妮莎想制住筋斗云都无法控制，那气体仍紧紧地包住整个云，一股恶心令人忍不住的呕吐感开始侵袭她们。

“天！这什么东西？啊……好臭。”

小豆芽首先发难，她捏紧鼻子，那味道仍从她全身上下的细胞孔溜进，熏得她好难受。

“嗯。”凡妮莎没有任何不安，只除了那味道令她想吐、令她想窒息之外。

“这好像是……屁的味道，老天，我不行了。”

小豆芽撑不了多久便昏厥过去。

“快给我起来，你这个卑鄙的女人，你以为昏倒就不必再闻了吗？”凡妮莎抓着她的襟口拼命晃着，一手则拼命地朝着她扇风，努力地让臭气朝着小豆芽那方向而去。

“不行了！我也撑不下去了。”但是，她没有时间昏倒，因为筋斗云已朝着地面的一棵大树撞去。“啊！快停……”最后两个字她并没有忘记，当她整个人黏在树上时，她说完了。

“……下来。”

她从雪堆里爬了起来，把藏在袖子里头的小豆芽一把揪出来摇晃着。“快给我起来，你这

没用的女人。”

她一边晃着，一边拿起地上那白色冰冷的小东西往小豆芽脸上砸去。

小豆芽的口中发出微弱的叫声。“啊……”

“醒醒。”

终于，在她百般的凌虐下，小豆芽睁着双眼。“公主？”

“你可醒了，还不快起来。”

“这是什么地方？”

“鬼地方。”她气道。

小豆芽张着一双不懂的眼神，期望公主能说得明白一些。

“鬼住的地方，不懂？那，你瞧，那里有棵大树，你用左边的大脑敲三下，再用右边的大脑敲三下就明白了。”她指着邻边的一棵树，说道。

小豆芽喃喃地重复着公主的话。“用左边的大脑敲三下，再用右边的大脑敲三下？为什么要敲三下，敲二下或者敲一下不好吗？还有为什么要用左边的大脑？用小脑不行吗？”

闻言，凡妮莎气得狠狠瞪了她一眼。“我管你用哪里撞，你喜欢用哪里撞就用哪里撞。”

“屁股行吗？”屁股是唯一肉最多，撞起来最不会痛的地方，所以小豆芽很直的就问了。

“行，就算你用胸部撞我也不反对，真是大白痴。”她想站起来，却一脚陷进那白色东西里。“这到底是什么鬼东西。”

她拔起一脚，却让另一脚陷入同样的困境。

老天！

“公主！公主！”

“什么事？”她已经没了耐心，口气显得有些火暴。

“你想我用左边的屁股撞好，还是右边的好？”小豆芽远远地问道。

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处在凡妮莎说的那棵树旁，屁股也摆好了姿势，却在关键时刻停了下来。

“你这个大白痴，还不快过来帮我。”她后悔了，后悔带一个超级白痴来这。

“可是我还没撞——”

“立刻给我过来！”

“是。”不敢有二话，小豆芽连忙从远端跑了过来，身手俐落，丝毫没有陷入那白色东西的问题。

拉着公主的手，往一头使力扯着，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她拉出。“公主，你没事吧？”

“没事。”她几乎是带着尖酸刻薄的语气说道，因为她发现一件事。“为什么你站在这上头都没事？”

“我？”小豆芽站直身子跳了几下，仍站得挺直。“疑，真的没事，大概是我身轻如燕吧！”

“为什么就我会？”凡妮莎不信邪地又站了起来，才踏出一脚，就又陷入同样的僵局。

于是，她又一次地被拖了出来，她决定不再做任何尝试，她打算把这些惹人厌的东西变不见。

她伸出双手置于胸前。“多索拉米依，去。”把手挥向天际，一道白光从指尖射出，却在离她数步的地方骤然消逝，她吃了一惊。

这？

不死心，她又试了一次。

“多索拉米依，去！”

这一次白光连射都未曾射出。

她的法力……消逝了！凡妮莎震惊地愣在原地。

“公主，你的法力……”

“不见了，它就这么不见了。”她自语着，尚处在惊愕之中。

“公主，这是怎么回事？”

老天，这是一场噩梦。

“我不知道，法力从来没有失灵过，怎么这次会失效？”

“那我们怎么回去？”难道她们就要死在这个鬼地方了。

“会有办法的。”

凡妮莎慢慢地站了起来，拍拍衣裳，天上那鬼东西下的越来越多，寒意穿透衣服向她袭来，突然她意识到一点。

“难道是这样东西让我法力失了灵？”

“这小东西？”

“一定是这些东西，它们的冰冷冻结了法力，只要离开这地方，我的法力就能恢复，走，我们去找离开这里的路。”

理出了解决的方法，她拉着小豆芽，开始朝着某个方向移动，因为四处是白色的一片，所以她只能靠着直觉走。

一路上，她必须不断注意自己的脚，还得忍住阵阵的酷寒，不知道走了多久，风大了，寒冷渐渐麻痹她们所有的知觉。

在凡妮莎失去知觉之前，心中只有一个念头——

她要杀了那个说这里四季如春、美丽如画的骗子。

风姬努力地想挣脱束缚着她双手的丝绢，却在费了一番力气后才发觉她只是在做无力的挣扎。

那丝绢紧紧地绑着她，手都发麻发红了。

没良心的臭男人，就这么突然丢下我一个人走，疼死我了，风姬的心里暗骂。

然而，她的心还在狂舞着，她知道，刚见到他的那股冲击依然回荡在心里。

他还是那么的英俊，魅力不减当年，即使双鬓添了几许白发，龙胤的存在，仍让她无法喘息、无法抗拒。

他可有其他女人？在过了这么多年？思及此，醋意像海浪扑袭而上。风姬想到那该是属于她的位子被另一个女人占着，想到那强壮的身子夜夜搂着另一个女人入眠，她就无法阻止自己不去嫉妒。

忙着嫉妒，她却不知道她现在的一举一动全落在身后那男人温柔的眼中。

他站在门口多时，却不曾被她发现。他屏息地看着她，努力地想把她的容貌记在心里，有多久的时间，他不曾这么专注这么仔细地看过她了？

他抑止心中冲上前去搂她、吻她的冲动，虽然他曾在梦里放纵自己这么做过。

她就像他记忆中的那么美，一丝一发都勾动他的心、牵动他的魂。

见她不断想挣脱丝绢却徒劳无功地只是弄红了双手，龙胤挑着眉头低喊出声。

“别动。”他走近，制住了她的手，微怒地看着她。

风姬见状，想抽回双手，可是他哪会轻易放开。

哼！假好心。她在心里怒道。

“傻女人，你明知道这只是在白费力气，为什么还要尝试？”

你管我！她把头撇向一边。

“你的脾气还是这么倔。”他犹豫了一下，便解开了她手上的丝绢，把她一双手包在他手掌中揉蹭着。

她噘着嘴的模样，看在龙胤眼中只是更增添了她的妩媚，他一时冲动地伸出手抚触她粉颊。

这么亲密的举动是她始料未及的，她激动地震了一下。

瞧见她的震惊，龙胤拿下她口中的手绢。“为什么？为什么不告诉我莎儿的事？”他暗哑低声地问，握住她手的力道不禁加强。

风姬的胸口一阵哽咽，当她转过头，眼中不觉多了一股强烈的怨。

“为什么？你为什么不问你自己，我永远无法忘记当年我求你留下来，你却毅然绝然地要回火龙堡那股坚决，如果我告诉你莎儿的事，你会为了我们母女留下来吗？”她讥唇的讽刺问道。

“我——”他的心宛如被烈火狠狠烫了一下。

“说不出话了？何不让我替你说，在你心目中任何人都不及火龙堡重要，包括我和莎儿。”

她残酷却准确地命中事实，是的，他数百年前放不下火龙堡，现在仍是，这是他所有的心血，他不能放，也无法放。

“我曾试着要带你回火龙堡……”

“我也曾试着告诉过你，我不属于这里。我可以为了你舍弃女王的身份，留在凡尘当一对只羨鸳鸯不羨仙的平凡夫妻，哪怕一辈子跟着你吃苦，我都愿意，可是，你毁了这一切，毁了

这份爱。”

每次，只要一想起，当初怀了莎儿的那段艰苦的日子，风姬就无法不去恨他，她只是个女人，却必须背负着私生子的羞辱度日。

她所承受的那些责难都在那些日子一点一滴地转为恨意。但是，只有她自己知道，恨越多，背后的爱也就更多。

两滴眼泪迅速地沾湿黑而长的睫毛，风姬用手抹去，不想让他看见。

“当年我确实不该抛下你，可是莎儿是我的女儿。”龙胤自知理亏，但是莎儿是她女儿这点却是个不争的事实，任谁也无法抹灭。

“她是我一个人的女儿。”她厉声道。

“没有我你根本就不会有任何女儿。”

“是吗？你不过做了任何男人都能做的事，没有你，我照常会有一个女儿。”

任何男人！

龙胤闻言色变。“你不会这么做的。”

“我不会吗？你该不会以为这些年来我都是一个人孤单地过日子吧？”她嗤声说着。

“该死……”他不允许她有任何的男人！他突然想到莎儿曾经提到的男人——

小浩子！他一把攥住她纤弱的双肩，眼神极为冰冷。“我不许你和任何男人在一起，听到没有？”

“放开我，你这恶棍……”风姬痛恨他这么自私、霸道的口气。“我要和哪个男人在一起是我的事，你管不着。”

“别再让任何男人碰你！”脸色逐渐阴霾，口气中有着不容反抗的意味。

“我就喜欢和男人在一起，一天换一个，怎么样？告诉你，我会像个荡妇和任何男人在一起，除了你。”

她要气死他，让他无法忍受，她忿忿地想道。

想到她和别的男人在床上的缠绵，龙胤的心严重地绞痛着。

如果言语能伤人，那么她做到了，她的确伤了他。“如果你再让任何男人碰你，我发誓我会杀了那人，即使他逃到天涯海角我都会找到他。”

他，以名为誓，不会再让任何男人碰她——他的女人，除非他死。

#### 第04节

---

那是一间浓烟弥漫的石屋，空气中隐约还可嗅出一股恶臭，火焰在空气中噼啪、噼啪作响。

伊慕莲手拿着杓子不停地搅动锅里黏稠的液体，一手则忙着从她身旁数十堆的瓶瓶罐罐里挑选她需要的东西，加入锅里。

“你看，她们两个有没有事？”杜青从口袋里拿出一个大夹子，夹在鼻子上，只有这样，他才能忽略空气中和锅里频频传来的恶臭。

“死不了。”

这一说，才让人注意到在屋子一角有张特大的石床，上头躺了两个昏迷不醒的女娃。

“我真想不透，怎么会有人在大风雪的日子出来散步？”杜青纳闷。

那天被不明的敌人攻击了好几下，他负伤想逃，却无意中被这两个昏倒在雪堆中的人绊倒。他本来想弃她们俩于不顾，但是他的侠义精神不容许他这么做，于是他只好发挥舍己救人、爱人爱己的高贵情操，救了她们。

而伊慕莲这里，是他惟一想到能救人的地方。

散步？哼！你这只笨青蛙，人家是来杀你的，你还当人家在散步。伊慕莲在心里想着。

对这两个女娃的出现，她在数十天前就从白水晶里窥知，也知道这两个女娃来此的目的，但是她不着急担心，也不想阻挠这女娃想做的事。

杜青这家伙傻人有傻福，那小妮子虽然蛮悍，却未必动得了他，何况他们这场姻缘之战，将成为她未来某些时候的消遣，如果就这么直截了当地破，那多没意思。

“你就闭上嘴，帮我把那架子上红色和绿色的罐子拿过来，呃……还有那黑色的也拿来。”

她干瘪的手指指挥着，杜青一个指令一个动作也不敢违抗。

“这些是什么玩意儿？看起来挺恶心的。”

“这些可是稀有的珍宝。”哼！要不是看在这丫头会是你将来的老婆，我才懒得费这么大的功夫。

“珍宝？”杜青眼角皱了一下，幸好这些东西不是给他吃的，不然他大概吐上个三天三夜都还有得吐。

“半汤匙的老鼠尿、一颗蝙蝠眼，再加上一条千年的蜥蜴舌头。好了，大功告成，快把她们扶起来。”伊慕莲把锅里的东西用碗装了起来，要杜青扶起躺在床上的人。

“你这东西该不会是要给她们两个……嗯哼？”

“辛苦了这么久当然是要给她们喝，难不成要给你喝？简直就是糟蹋了这些宝贝！”

就算你求我喝，我还不屑喝，也不晓得那东西喝下去会不会毒死人？他暗地抱怨道。

“你到底要不要救她们？”

“要呀！好嘛，扶就扶。”杜青慢慢地往那石床走近。

在床这头，凡妮莎早被屋子里那股怪味给臭醒，只是不敢随便动弹，尤其有两个陌生人在这里。

当她看到那满身皱巴巴的老女人手中拿的那个东西时，就开始祷告，希望他们不是真要拿那碗看起来、闻起来像“塞”的东西给她喝，就算她现在要死，她也不打算喝那东西。

但眼看被那老女人支使的男人越来越靠近，她开始慌张起来，不知道要怎样才能摆脱喝掉那碗东西的命运。

凡妮莎的身子被人整个扶起，恶心的味道似乎就飘在眼前。她按住那强烈作怪的胃部，睁开眼睛，假装由惊愕中被吓醒，然后很不小心地挥掉伊慕莲手上的那碗“珍宝”。

老实说，她不是故意的。她发誓，她不知道那碗臭东西居然会那么顺手的就飞到那个扶着她身子的男人脸上。

砸得可真漂亮，那堆东西在他脸上四处流窜。

“啊！这是什么地方？我怎么会在这儿？”她不解地四处看着，一手放在额头上故作惊慌。

“这是在虚渺山谷里，你们昏倒在雪地中，被这小子无意中救回。”伊慕莲解释着，顺手指了指那个在一旁努力想把他脸上的大碗拔下来的杜青。

“雪！就是外头那冷得要命的东西？”

“嗯。”

原来那个可怕的小东西叫“雪”来着，以后她可要避着点。

“你是谁？他又是谁？”

“我是伊慕莲，虚渺山谷里的女巫，至于那边那个小白痴，我不认识他，你自个儿问好了。”

她觉得汗颜！在她认识的人之中居然会有个像白痴的家伙。

“卜”一声，杜青脸上的大碗被他拨开，只是原本干净的脸不仅多了一堆浓稠物还多了一个大红印。

从镜子里看到自己惨不忍睹的脸孔，他发出凄惨的惊叫声：“啊！我的脸……”他没法见人了。

双手抵着脸颊，他伤心地四处走动，想起了毁他容的罪魁祸首，气愤地走到她面前，指着她鼻子骂道：“都是你！看看我的脸，全被你毁了。”

“毁了！有吗？你难道不觉得现在看起来比以前好看多了，多性格的脸呀！”

原本还怒火当头的杜青，听到她这么说，立刻冷静了下来，一手搔着头，还在思考她话的真假。“真的？”

“当然是真的，我从来没有看过像你这么帅的人，俊如白玉，壮如山岳，英俊挺拔、风流倜傥、厚实的胸膛，简直是巧夺天工，想想将会有多少的女人希望得到你的青睐。”其实，凡妮莎最厉害的口头功夫不是骂人，而是她那从不轻易崭露的谄媚功，神功一施，还未有人逃得过。

杜青仔细想了想，她的话……好像有理。“真是的，干么说得那么老实，大家心知肚明就好了。”

伊慕莲在一旁听得鸡皮疙瘩直起，她终于还是忍不住了，直奔角落，猛烈地吐了起来。

“老太婆，你怎么了？”

“我——唔……”她才想说话，一股恶心就又涌起。

“难不成你有……了？不会吧！你都这么老了，怎么还会……”杜青妄自猜测着。

听到这荒谬的话，伊慕莲想开口阻止，可是一开口就想吐，只好拼命地摇头。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你放心吧！我不会跟任何人讲，我能体谅一个寂寞了一辈子的女人到老也是会有这种需要。”他拍拍她的肩膀，希望她不要感到羞愧。

笨青蛙！死青蛙！你这只超级烂青蛙！等我好了，一定掐死你。伊慕莲气在心里口难开，只好任他放肆胡说。

而杜青还当自己做了件什么好事，于是他连忙走到被救起的那女人耳边，悄然说道：“你可要帮着保守秘密，毕竟一个女人老蚌生珠也不是挺……那个的，你知道的嘛！”他点头示意地问她，还使了好几个眼神。

“嗯？”

“就是那个嘛！”

“哦。”她如果听得懂她就不叫凡妮莎。

“还没请问你的名字，我叫杜青，你好。”他伸出手给了她一个大拥抱。

杜……青！杜青！

这名字犹如巨雷轰在小莎儿脑中。“你是那个杜青？”她浑浑噩噩地问着。

“我是这个杜青。”

“这个杜青和那个杜青是同个人？”又重复问了一次。

“你说的那个杜青和这个杜青有什么不同吗？”杜青被她搞混了，什么这个、那个的。

“你是只青蛙？”

“你怎么知道？”

她整个身子像石像一样僵硬。这是天意吗？救了人的人竟会是她想杀的人。最糟的不是这，而是他居然比她想像中的还要烂，不仅是白痴、神经、可笑，还有严重的自恋症。

天啊！她最无法忍受这个。

综合以上几点，凡妮莎决定了，这自恋的变态狂是非死不可了，为了她未来的幸福，嗯！

“喂，你在发愣？”他推了她一下。

“没有，原来你就是杜青表哥，我终于找到你了。”她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捏着说道。

“表哥？”

“是呀！难道你不记得我了，我是你妈妈的妹妹的弟弟的女婿的儿子的老婆的女儿啊！”

“我女儿的妹妹的……不，我妈妈的儿子……不、不、不，你刚到底在说些什么？”杜青听得“雾煞煞”，一个头三个大。

“我刚说，呃……我是你那个妈妈的那个的那个再那个然后那个的女儿，听清楚了没？”凡妮莎哪记得她刚说了什么，只好再随便胡诌一个。

“不清楚。”

“唉哟！反正你记得我是你表妹就行了。”

“……表妹，那你为什么会在这儿？”杜青不熟悉地念着这个陌生的名词。

“啊！”她抽泣了一声，整个人泪汪汪地哭了起来。

“怎么了？”遇到眼泪，杜青就没辙、慌了心。

“说来话长，我是来投靠你的。”

“投靠？”

“就是你那个妈妈的那个谁的这个谁的另一个谁的，就是我那个嘛！他经商失败，投河自尽，然后他那个老婆也就是我那个妈伤心过度就上吊自杀，大家全死光了，留下我孤零零的一个人，迫不得已，我只好来投靠你这个惟一的亲人。”她抽泣着，眼角则忙着偷看他的反应。

哪个投河？哪个自杀，杜青努力地想那个和那个到底是谁，最后只是一堆的问号在脑子里玩捉迷藏。

哎！反正，就是全死光了嘛！

“投靠我……我孤家寡人一个，你是一个女人家，这怎么好呢？”

“你放心，我不会对你有什么非分之想，更不会强……迫你做你不喜欢的事，何况我还有个小侍女在，这就不是孤男寡女，用不着怕人说什么了。”她转身摇醒睡得像猪的小豆芽。

“小豆芽，你说对不对？”

小豆芽茫茫然被摇醒，一双眼睛还没全睁开。“啊？”

“我说得对不对嘛？你仅管点头就是。”

点头，哦。“对、对。”模糊间听见有人叫她点头就是，小豆芽于是也没搞清楚任何状况就直点头。

“你看她都点头了。”一等地点头，凡妮莎立即就推开了她，让她继续蒙头大睡，管她醒了没。

“这——好吧，你就暂时住在我那儿。”

耶！第一步计划已经成功，等住进了这家伙家里，她就可以慢慢地进行杀夫计划第二步，看他没什么大脑，杀他应该比想像中简单容易多了。

你可不要怪我，怪只能怪你命薄。如果我真杀了你，我一定会把你安葬得风风光光、热热闹闹。凡妮莎在心里打着如意算盘。

殊不知这场未开启的战争并不如她想像中的美好、顺利。

游戏未结束，谁都无法猜测输赢。

看着风姬那么努力地把床单撕成条状，再结成一长条，龙胤实在不忍心去阻止她。

看这样子，这女人是打算攀着窗外逃走。

“这是没用的。”他出声制止她愚蠢的行为。

作贼心虚，被逮到的困窘让风姬羞红了脸。“你一直在这儿？”

“我不是一直在这儿的，至少不是在你动手毁了那条可怜的床巾之前。”他故意揶揄道。

天杀的男人！他居然敢这么嘲笑她，最可恶的是，还笑得这么好看。

“你去死！”她把那堆花了不少时间弄出来的布团朝他可恨的笑容丢去。

哦！去，没中。

“要离开火龙堡，除非你恢复法力，可是你所有的法力都被我禁锢住，根本就无法使用，所以你是没有办法离开这儿的，除非我带你走。”

“放我出去，你根本就不知道你正在做什么。”闷在这儿三天，她几乎快急疯了。

那丫头走了三天，她不知道那丫头为什么会到天界，但是她知道莎儿绝不会是为了嫁人这档子事。

“我正在救我的女儿。”

“救你个大头鬼，你正在一步一步把风骚王国推入死亡。”

“死亡？”龙胤一脸的茫然。

“对！如果风骚王国被毁了，我第一个要杀的就是你。”

“风骚的存亡和她嫁不嫁人有什么关系？”

“当然有关系，你别以为她只是单纯地逃避这桩婚姻，因为这档婚事早在千年前就被决定，莎儿注定成为杜青的妻子。如果不嫁，风骚王国只有一个命运，就是灭亡！你以为我会任她毁了风骚王国？风骚王国大大小小数十万人的生命全在她的抉择之间，所以莎儿嫁人是势在必行，这事已没有退路。”

原来，那丫头惹的事情这么大条，怪不得会跑到他这儿来。

“问题是，她并不想嫁人。”龙胤说。

“这事由不得她。”她并不是个狠心的母亲，风姬何尝不想看到莎儿嫁的会是她所爱的男人，但，她是堂堂一国之尊，更不能因此而纵容自己的私心。

“总有办法能解决这难题。”

“什么办法？”

“只要那家伙不存在，这婚约自然就没有兑现的必要。”

“那家伙不存在？等等——”她想起了那天莎儿临走前说的话，难不成她是去——

“凡妮莎是去杀他的！”他老实说道。

老天！这下真的是没救了。

“喔，笨！笨！笨！”她气得直跳脚。

“怎么回事？”

“你们以为只要杀了那可怜的家伙，风骚王国就没事了吗？大错特错，错得一塌糊涂、错得离谱。”

“怎么回事？”

“在玻璃书的后头，还附载了这么一段：若有人存心想破坏这段姻缘，破坏之人则将遭天之责罚，而风骚王国之女莎儿，将尽所有的努力赢得杜青之爱，若有二意，在第十五个月亮出

潮之时，必毁。

“不嫁他，莎儿只有一条路——死；嫁了他，至少她还能活着，我还见得到她，可是看看现在，你正在帮她害死自己，她是主谋，你则是帮凶。”

风姬的怒气节节高涨。真是两个自作聪明的傻蛋！

他真的错了？

龙胤皱起眉，如果真是这样，那他必须去阻止她。“这是真的？”

到这会儿，他居然还在怀疑她的话，她拿起桌上的花瓶，往他的脑袋掷去，希望能把他的脑袋敲醒一点。

“下地狱去吧！你居然还敢质疑我的话。”她气呼呼地骂着。“女儿不是你的，你当然不关心。”

“她是我女儿，你要我提醒你这事实几次？”

“就算你说上一百次、一千次、讲到喉咙都哑了，女儿还是我的。”

对她的倔强和冥顽不灵，龙胤只气恼，却不知道该怎么治她。“我要怎么做才能让你承认她也是我的。”

他扳住她身子将她搂在怀里。

但是，风姬哪是那么容易就屈服的女人。“放开我！”她瞪着他叫道。

“放开你，你就承认莎儿是我的女儿？”

“休想！”

“你不怕，我就这么禁着你，直到你愿意承认这个事实。”

“你关不住我的，一定会有人来救我。”她指的当然是她那群姊妹。

而龙胤，却把那“人”想成了她的新欢，那个叫什么“小浩子”的家伙。

“没有任何人能从鹰堡救人走，你别指望会有人来救你，就算小浩子来也没办法。”

“小浩子？”听到风骚王国里那只大色狗的名字，风姬一愣。“这关它什么事？”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听到“他的女人”那么亲密地叫着“别的男人”的名字，龙胤只觉得刺耳。

“如果他知道你被我囚禁在这儿，难道不会来救你？”

救我？

呃……如果它是一只会为主人抛头颅洒热血的忠狗，知道主人有难应该会来救她，可是，事实上，小浩子是只好吃懒做、没品、没修养、没水准，最喜欢趴在女人身上吃吃豆腐、揩揩油的大色狗，叫它救人……唉！难喔。

身为这狗的主人，她怎么能实话实说！说出口不仅丢人，人家还以为这狗是和主人学的。

那她勤俭持家、三从四德、礼义廉耻、四维八德，传统优良妇女的名声不是就毁在一只狗身上了？

昧着良心，风姬义正辞严地说着：“它当然会来救我，身为一个男子汉，解救一个女人是它的责任。”

男子汉？

哼！去你的男子汉！

那小浩子在她心中的分量居然这么大？他就不曾听她称赞过他是男子汉。龙胤可没那么大的肚量听自己的女人去颂扬别人，尤其是个男人。

“你作梦！”

突然被龙胤骂了句“你作梦”，风姬还想说的话全被打断。“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就是叫你别作白日梦、想都别想，没有任何男人能从我手中救回你，除非他对生命已经了无生趣，否则他将会是和死神打交道的人。”他的眼眸里簇起一团烈火。

那死神会是你。

风姬明白那意思，一阵冷风拂过她身子，她轻易就感受到他的霸道，那么熟悉却又陌生。

“它会来救我。”

她还是很坚持。

“愚蠢的笨女人，你是我的女人，这生是，来世亦是，要我再次放开你，除非我死。”

最后那几个字，龙胤说得极轻柔，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坚决。虽然他曾错过，但这次他绝不会再犯同样的错。

他重重地摇晃着她，想要她明白这事实。

“你弄痛我了。”

“你是我的，听到没有？说！说你是我的女人。”他仍抓着她，只是力道减了许多。他将她拥在怀中，在她耳边轻语。

他炽热的气息不断呼在她耳边，惹得她心里一阵酥痒，她只能将身子的重量依附在他身上。“别这样……”

“老天！我已经好久不曾这样碰你、吻你，你还是这般柔软、细嫩。”他用细吻证明他的话，用吻抚触她身子。

“龙……”她喃喃发出呻吟，风姬被他吻得意乱情迷，忘了东西南北，忘了刚才还在斗嘴。

“说，你是我的女人。”他温柔地哄道。

他命令的口气，像冷水泼醒了她，她强硬地推开他，也不晓得哪儿生来的这么大力气。“不！我不是你的女人。”

“顽固的女人，你明明要我、你明明就在享受那一切，却还要口是心非地拒绝。”

“我没有！我讨厌你的吻、讨厌你的碰触。”

猪八戒！猪八戒！我没有、我没有！她极力平复身体被他引起的异样悸动。

“骗子，你还要我再证明一次吗？”

“不要！”

她说得太快，连自个儿都觉得心虚。

“可是我还想……”

“你滚出去，我不要再看到你。”她立刻打断他的话，指着门吼道。

老天！他的唇看起来那么性感、胸膛看起来那么诱人，连手看起来都那么……

停！妈妈咪啊！她到底在想些什么。

“行，你既然不想看到我，那我就把你眼睛捂起来，让我看你好了，我还没这么做过，好像还满好玩的。”他已经从腰上拿出一条黑色手巾，作势走上前。

“你别过来！”她害怕地退了一步，又一步，直到脚后跟抵着床沿，才停住。

“你放心，我一定会轻点。”

“你要玩去找别的女人玩，别拿我当实验品。”她一个转身，在他一双手要捉到她时跳上了床。

“偏偏大爷我就是喜欢你。”

“谁管你喜不喜欢！”她就像头要落入狼口的羊，害怕得要命。“如果你敢碰我一下，我就叫小浩子咬烂你的手。”

“别再提那男人的名字。”他厉声地说道。

小浩子、小浩子，又是小浩子，别让他碰到了他，否则他会宰了那小子。

发现龙胤很讨厌这名字，风姬表情像捡到了个宝，虽然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讨厌小浩子，但是她发现，光靠这三个字，就能把他惹得很火，总算，那笨狗还有这么丁点用处。

“我就是喜欢叫它的名字，小浩子、小浩子怎么样？我早叫、晚叫、天天叫也不干你的事，小浩子、小浩子、小——放开我！”

她还乐着，就被人横腰抱起。

喔哦！她惨了。看到龙胤的表情，她大感不妙，原本以为能利用小浩子这名字把他气走，但看看现在，他一脸的阴沉，面目狰狞。

她要倒大霉了。

“那家伙有什么好？让你对他念念不忘。”

他拿起了黑巾，不过不是蒙着她的眼睛，而是把她不停乱挥动的手绑起来。

“放开我。”

他一把扯开了她身上束着的纱巾，噤！纱巾被撕成碎纱，丢在一旁。

“那家伙可曾这么碰你、这样吻你，这里，这里？”

“龙胤！”

他不理会她的抗议，一双手忘情地游移于她白皙柔嫩的娇躯上，唇四处地吸吮着她的芳香。

“告诉我，他可曾这么碰你？”

“谁？”

“小浩子。”

“小浩子，不，它都是在我有穿衣服的时候才接近我。”她摇头，她怎么可能让一只大色狗这么亲她。

那就是有喽？龙胤嫉妒了。

他不要她身上有着别人的味道，龙胤褪去了身上的衣物，让自己强壮的身子贴紧她的。

她看起来那么娇小，但可不是那种一捏就碎的瓷娃娃。

他没有强行要她，只想用吻降服她，他的吻炽热，所到之处，就像在风姬身上点了把火。

“龙……”

“说你要我、说你是我的。”他轻啃着她敏感的耳垂细诉。

“龙——”

她几乎无法开口，只知道他再不占有她，她就会被这欲火燃尽。他的一举一动，都挑起她潜伏已久的记忆。

她要他。

“说你是我的女人。”

“是，我是你的女人，求求你，龙——”

她最后的话，被无法自拔的呻吟声给盖住，因为龙胤再也无法等待，他已经听到了他要的答案，于是毫不迟疑地进入她的体内。

他们的汗彼此水乳交融在一块，洒湿了床巾，放纵着情欲，让彼此升至天堂。

这份挥别千年的相思比他们想像中的更加美好。

他们愿意就此栖息在彼此的怀中，所求无它，只为觅得真爱。

## 第05节

---

“这儿就是你住的地方？”

凡妮莎和小豆芽打从十分钟前踏进城堡时就不曾移动过，她们只是呆愣地问着不断重复的问题。

“对，货真价实，你们到底还要在那里站多久，问多少次？”

“不问了嘛！”

领着小豆芽她们走进城堡里的小宫殿，也就是她们将暂时住下来的地方。

乖乖！这男人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一个长得这么“笨”的男人，居然能把宫殿整理得这么干净、一尘不染，佩服、佩服。

看到他居住的地方，凡妮莎不禁想起她的狗窝。要不是靠小豆芽收拾，只怕她的寝居早成垃圾掩埋场。

“你一个人住？”

“嗯。”

哈、哈，一个人住。那不是更容易下手？

“这些都是你收拾的？”

“当然。”杜青引以为傲地说道，下巴骄傲地噘得半天高。

其实这家伙还不算一无是处嘛！起码他会是个好佣人，如果他愿意的话。

“你打算把我们俩安顿在哪里？”

“客厅后头就是房间，你们自己去挑。”他指了指一扇蒲叶做成的门，见她们俩一路朝后头冲去，他忽然想起自己忘记提醒一件事。连忙跟着她们屁股后头追去，吆喝着：“喂，最后面那间是——”

来不及了。

当他冲进房里，正好看见他的“表妹”呈大字状舒服地躺在他床上。杜青立刻目瞪口呆外加全身僵硬。

老天！凡妮莎第一眼瞧见这张床，便决定爱上它，将它占为己有。这床是用白纱缠绕而成，躺在上头就像躺在云堆里一样舒服，有如置身在梦幻仙境里。

她在上头翻了一个漂亮的前滚翻。“我的。”

“啥？”听到她的回答，杜青糊涂了。

“从今天起，这床就是我的了。”

“什么？”杜青的脸像换了一个颜色，绿得非常难看。

“你不是叫我们随便挑吗？我喜欢这个房间，我相信表哥这么慷慨、善解人意、乐善好施，一定不会反对的，对不对？”

这可是天大的意外，居然有人赞美他！还赞美得这么贴切。杜青的绿脸一下子全红了，他就知道世界上一定会有人了解他的优点。

可是赞美归赞美……“这个房间不能让你。”

“为什么？”霸道和固执是她的个性，她小姐相中的东西，其他人想要回去？门都没有！

“这……”他还在犹豫，该不该让给她，她一个女孩子家，应该不会把他干净、整洁、美丽的闺房弄乱才对。

“我知道你一定不会忍心拒绝我，好了，从今天开始这里就是我的房间，你一个大男人站在这儿多不好意思，走、走、走。”凡妮莎嚷嚷着推他出去，也不给他任何拒绝的机会，就把门关起来。

“喂……好吧！就先借你，但是你总得让我拿衣服。”他敲门说道，却不见她回答。

一阵铿铿锵锵的声音从房里传来，他好奇地推开房门。轰！一个迎面扑来的枕头击中了他的脸。

杜青整个身子往后一倒，发出巨响。“搞什么鬼……啊，我的房间！”他挣扎地从地上爬起，话还未完，眼角已经瞄到了房里的惨状。

天啊！所有的东西都离了位，衣服、摆饰不是被扔在地上，就是被零零落落地挂在椅子、柱子上。

才一转眼的功夫，原本还是美丽、整齐的房间全走了样。

他错了，一失足成千古恨。

“我只是想帮你整理整理房间，你怎么又回来了？”死了、死了！他怎么又折回来？凡妮莎这下头大了。

看他眼冒金星，不知道会不会一怒之下把她赶了出去。

“给我出去。”杜青提起她背后的衣服，将她丢出了门外。

“你听我解释——”

门在她面前“砰”的一声关上。

“不听就算了嘛！稀罕。”她朝着门做了个鬼脸。

“小姐，你怎么了？”小豆芽无声无息地出现在她后头。

“我好心要帮那家伙收拾房间，他不感恩图报也就算了，还把我赶了出来。”凡妮莎看到小豆芽一脸的不信，口气便凶了起来。“好嘛！人家只是很好奇，男人的房间里到底装了些什么东西？所以才会不小心将那房间弄乱了一点点。”

“一点点？”鬼才信一点点会让人这么愤怒。

“那儿一点点，这儿一点点，谁知道合起来会变成那么一大点。”招就招，谁怕谁！

“我就知道，看他那么生气，万一把我们俩赶出去怎么办？”小豆芽的口气没有担心，反倒有些幸灾乐祸。

反正，要嫁人的又不是她，她巴不得现在就能回风骚王国去逍遥快活。

凡妮莎恶狠狠地瞪了她一眼。“如果他把我们赶出去，到时候我就把你嫁给他。”

“公主！你怎么可以这么做，我才——”

“闭上你的嘴，你是想让他听到我们的计划是不是？”凡妮莎捣住了她的大嗓门，将小豆芽拖到一边。

“我不要嫁人。”

嫁人！多可怕的名词。

“那你就保佑他不会赶我们出去。”

倒霉！为什么又是她，衰、衰、衰！

小豆芽嘴上不敢吭声，心里却嘀咕了老半天。

风姬满足地躺在龙胤的怀中，享受风云覆雨过后的宁静。

龙胤闭上了双眼，看似睡着了，风姬邪恶地笑了笑，掬起一缕青丝在他鼻头上逗弄着。

他揉揉鼻尖，还是不醒。

这次她将目标移到了他唇上，只不过青丝换成了她的手，她轻柔地抚摸那张棱角分明的轮廓，新生胡渣刺痒了她的手，慢慢地，她的唇流连在他厚实的唇瓣上。

“这是邀请？”

龙胤的声音慵懒地传出，她匆匆伸回不规矩的双手。“醒了？”

“美女在抱，我怎么睡得着？”他将她抱坐在他身子上，攫住她的唇。

“龙……”她娇嗔地叫着。

“从现在起，你只准让我这么抱着，听到没有？”挑逗的舌尖溜进她唇内。

“嗯……”她的唇抽不出空来回答。

“离那个小浩子远一点。”大掌也不老实地扣住她饱满的酥胸。

“是的，大人。”风姬的身子因他的揉触而挑起火焰。“为什么你一直提起它的名字？”她从他身上爬起，不明白龙胤怎么会知道小浩子的大名？

“因为我不容许他夺走我的财产。”

“我？”

“嗯。”他轻咬着她嫩白的双肩，留下许多齿印。

“你怕一条狗夺走我？”

“什么狗？”他把注意力全放在她身上，她的话他只听进了一半。

“小浩子啊！它只是条狗，你干么怕它？”

龙胤原本是打算对着她丰满雪白的胸脯咬下去，在听到他那个“情敌”是条狗时，及时住了口，猛抬起头，一脸讶异地瞪着姬儿。

“你说什么？”

“小浩子，是条狗，你干么跟它吃醋？”她搔搔头发，不知道他在想些什么。

“狗？”他从姬儿身上跳起来，受挫的感觉大过于震惊。“老天！我居然在对一条狗吃醋？”

让他这几天足足喝了好几公斤酸醋的对方居然只是只狗？

“怎么了？”看见他受伤的神情，风姬推推他。

“有人告诉我，最近有个叫小浩子的家伙正在极力地追求你，所以我才会这么愤怒。”

“那人该不会那么刚好是你的女儿吧？”她应该没蒙错。

“你承认她是我女儿了？”

“当然，有这种劣质基因当然是你的女儿。”这种时候就懂得推卸责任了。

“我早该想到，这丫头有满脑子的鬼主意。”

“你该庆幸她只是开了你这么一点玩笑。”这是暗示他，更惨的他还没受过。

“说到女儿，你打算什么时候放我离开去找她？”

“明天我们就出发。”

“我们？”眼睛一亮，敢情他是要陪她去。

“我们。”他坚决地说着。“可是那丫头固执得很，她不会认命嫁人的。”

“嘿、嘿，你放心。”这次要是没把握，她也不敢出门来找凡妮莎。

“我不太喜欢你这个笑容。”

风姬从颈子上掏出一条金色项链，链坠子垂着一把金色的小箭。“看。”

“这是什么？”龙胤接过金箭，仔细地检视着。“这是——当年你用来掳获我的情箭。”

“喂！什么叫做‘用来掳获你’？我才不会那么浪费，当年是因为射错了人，所以才会射到你的大屁股。什么掳获你？想得美！”她的脸红得像烤熟的虾子，漂亮而动人。

数百年前的记忆，因为这金箭而牵动——

“你确定这金箭真的有效？”

“唉呀，一定有效，你只管射就是了。”侍女催促着。

姬儿手上拿着巴掌大的金箭，朝着前头离她四、五尺远的地方瞄准。在目标方位，一个身材高大魁梧的男人赤裸着上身，汗水从他黝黑的胸膛上滴下。

她将箭头瞄准了那男人的心房，视线和箭身形成一直线，双手却在这紧要关头发颤。

“不行！我好怕，万一这枝金箭没效，被他发现了，他一定会杀了我们。”她颓然地放下小弓。

“公主，这可是你自个儿决定要这么做的。”自小和她青梅竹马一起长大的女侍急促地催促着。

是哟！天晓得她当时从哪里生出来那股决心的。居然从情母的家里偷出了情箭，想让一个

见面不到三次的男人——事实上是她偷窥了二次的大男人——爱上她。

第一眼，她就决定要拥有这男人。即使发现他头顶闪着恶魔光圈、即使他浑身散发着危险的魅力，她，仍然爱上他。

这份爱来得这么突然、这么快。

“万一这招行不通怎么办？万一他有了老婆、小妾呢？”在她决定偷盗情箭的时候，似乎所有的问题都不是问题，怎么到了紧要关头一切问题都冒出来了？

“如果有老婆、小妾，就叫他休了呀！这么简单的道理都不懂？公主，你放心，只要你轻轻举起弓箭，慢慢射出去，那家伙就是你的了。要是这枝小箭不管用，那，用这枝大箭总行了吧？”侍女从身后扛起一把和真人差不多高的金箭。

帮人帮到底，她老早就算计公主会事到临头才怕事，所以连情母的压箱宝贝也顺道偷了出来。

这么一大把，连只象都能射昏，何况只是个男人，这下子非把他射得晕头转向，让他们爱得死去活来不可。

“这……我……”

“别拖了，再拖人家都走了。”

“好吧……”举起了箭，姬儿再次瞄准目标。

老天爷！你可要保佑我。

咻！箭矢一触即发，朝着那男人直射而去。

原本她对准了蹲着那人的胸膛，但是当箭身只离他数步之远，他突然站了起来，还背过身，于是……

“哎哟！”男人捧着屁股痛叫。

唉！歹势啦！

虽然射中的地方不是顶合适的，但是他们到底也因此而相爱了。

“勾起了你的回忆？”

风姬的思绪沉浸在往日的甜蜜里，却被龙胤轻轻唤醒。

“嗯。”

“如果时间能重来，我依然会爱你。”

“我也是。但是时间重来，你依然会选择火龙堡而不要我对不对？”

他缄默了。

“算了，几百年前已经伤心过一次，何必再伤心一次？该去救女儿了。”离开他温柔的胸膛，她的身子立刻感到冰冷。

是她多心吗？她竟有股不安的感觉，这份得来不易的重逢可能维持不久。

她还有力气去受伤吗？

她的心——惶恐、无助。

“小豆芽，你想他是不是和我们做无言的抗议？”

“好像是。”

凡妮莎和小豆芽自从被杜青愤怒地炮轰一顿后，就乖乖地坐在大厅的椅子上，动也不敢动，更甭说离开位子。

“你看，他半点动静都没有，也不晓得里头发生什么事了？”

“公主，你看他会不会在想方法修理我们？”

“修理，不会吧？”

“那可不一定，知人知面不知心，谁晓得他心里打什么鬼主意，说不定他打算把我们吊起来鞭打，饿死咱们，或者把我们活埋了。”小豆芽吓得牙齿直打架。

“如果他打算这么做，难道我们还怕了他不成？他一个人怎么打得过我们两个人。”

“话是这么说，可是他有法力，我们没有。”小豆芽害怕的是这点。

“俗话说得好，先下手为强，既然他早死晚死都得死，那就早点结束他的性命，我们也可以早点回去。”

“要怎么做？”

“有这本就妥当了。”凡妮莎从袖子里掏出一本小册子。

“‘魔法之门’？这不就是你从禁地偷出来的魔法书。”

“嗯，有了这本工具书帮忙，我就不相信杀不死他。”虽然失去法力，但是魔法之门上头害人的方法倒是挺多的。随便捡个一两招来用用，还怕整不死他吗？

“快看看有什么方法？”小豆芽连声催促。

“让我瞧瞧，呃……五毒百花散、十全大毒汤，喝了一发毙命、七孔流血、全身抽搐而死。天呀！这书是哪个‘天寿骨’发明的？”真该颁给他一座风骚王国发明奖，帅呆了，让我看看这道毒汤是怎么做的——”

过了大约半个时辰，凡妮莎手上拿了一小杯水，喃喃念着——

“猴子脑、蟑螂屎、乌鸦尿，大功告成。”

“成功了？”小豆芽问着。

“嗯，走。”

“等等。”小豆芽走到后头，拿出了一根大木棍，放在手上掂掂重量。

“哇！你拿这支大木棍干么？”看出来这丫头比她残忍数十倍。

“万一他现在很清醒，我就一棒打昏他。”

“够狠！好，我们走。”

凡妮莎小心地端着那碗毒汤，慢慢靠近房门。

叩！叩！

“表哥？”

没人应门。

叩！叩！又敲了一次。

“表哥，你在吗？”

门突然开了，门里头却没有半个人，原来是被风吹开的。她们悄悄地走进去，房里安静而干净，先前的杂乱全消失了，空气中传来一阵规律的打鼾声。她们这才注意到他——亲爱的“表哥”正舒舒服服地趴在床上睡觉。

原来是睡着了，所以才没有动静，害她们白操心一场。

两个女人缓缓地靠近床，看来这碗汤是用不到了，反倒是木棍显得有用多了。

被乱棍打死的青蛙？

多恶心的景象，她喜欢！

“公主？”小豆芽拿着木棍准备交给公主，却见她没有行动。

“这种容易的工作就交给你了，我相信凭你的聪明才智，一定能胜任愉快。”

“公主！”原先小豆芽还挺镇定的，不过一听到公主要她做的大事，她就吓得浑身发抖。

“快点，别拖拖拉拉的，万一他醒过来了可就不好办事了。”

“这……”小豆芽迟疑地举高木棍，却又放下。“我不敢啦！公主。”

“胆小鬼，反正你就闭上眼睛乱打一通就是了。”凡妮莎也不晓得该如何下手，只好随便说说，担任技术指导。

“既然公主这么行，那由你来好了。”小豆芽把木棍往公主身上一塞，一溜烟地冲出了房间。

“小豆芽！你给我回来，小——算了，我来就我来，反正这没什么困难的。”

咬紧牙关，闭着眼，她举起木棍朝着床上就是一阵胡打，左打、右打、上打、下打、前打、后打。

他该变成一堆碎肉了吧！

凡妮莎心里这样猜测，丢开棍子，偷偷睁开眼觑视着。

哇噻！怎么还是整只好好的？

瞧那家伙还流口水，一副很爽快的样子，难道他是铜墙铁壁做的？

“大肉饼，你用点力气，捶得这么轻好像在搔痒。”他突然发出呓语。

她吓得退了一步。大肉饼？

“我来喽！”

一个长得方方正正的长人突然蹦到凡妮莎面前，她又连连吓退了好几步。“你是谁？”

“大肉饼啊！”

“大肉饼！？”这是什么妖怪？

“你是新来的抓龙姑娘吗？”大肉饼凑到她面前问道。

“抓龙？”

“听不懂？那我再说一次，Zh - u - a抓一声抓，L - ong龙二声龙，简单地说就是抓龙，更白话一点就是你刚做的动作。”

“我的动作？”她刚打算做的是谋杀，关“抓龙”什么事？

“你知道你刚刚犯了什么错误吗？”

“什么错误？”

“那，你再打一次，就像刚刚那样，有点披头散发、精神错乱的样子。”大肉饼拾起棍子交给她。

“刚刚那样……”

凡妮莎拿着木棍，再一次毫不留情朝着杜青胡打一通，但是他仍然没有惨叫、没有哀嚎。

最后她实在是没力气了，只能缓慢地举起棍子，越过头，就要挥下，站在一旁的大肉饼却阻止了她的动作。

“唉，等等，就是这儿。你看看，这个角度不对，一定要呈四十五度斜角打下去才会有感觉，而且你刚才拿棍子的方法也错了——”

老天爷！她是在杀人也，居然还有个不人不鬼的东西告诉她，她杀人的方式不对。

瞧着他一张嘴不停地动呀动的，她近乎绝望地以为这张嘴不会停下来。

他终于停了。

感谢主！

“我刚才说的，你都懂了吗？现在看我示范一次。”接着，大肉饼拿走她手上的棍子，跳到床上。“现在看我的肉饼必杀绝技，啊杀！”

他以极快的速度，在床上跳动，分别在杜青的身上各处给予重击，每一棍的力道都大上她的十倍。

攻击了一会儿，大肉饼从床上跳下。“要像我这样用力才行，懂吗？”

凡妮莎看着他大木棍地一头放进嘴里，不到两下，木棍就被他吃个精光。

“你到底是——”

“啊！真舒服。”

床上传来一阵声音，大肉饼没有回答她的话，就到了床边。“主人，你醒了，刚刚的按摩你还满意吗？”

按摩！他称刚刚那种残暴的行为叫按摩？

凡妮莎咽了好大一口口水，这两个家伙脑筋分明就是不正常。

“还好，下次可以再重一点。”杜青伸伸懒腰，打打呵欠，正要起身，却看见表妹一脸木愣地站在一边。“你怎么会在我房里？”

“我……我来看看你是不是还在生我的气。”

“生气？哦——”他恍然大悟。“你指的是弄乱我房间的小事，我怎么会生气呢？没事了。”

“没事就好、没事就好。”她陪笑，挥掉额角的冷汗。

“你见过大肉饼了？”

“刚见过。”不过她宁可自己不认识他。

“他是我的抓龙师父兼打杂，平常你大概没什么机会看到他。”杜青摸摸肚子，好像饿了。“大肉饼，你可以走了。”

“是。”

咻！大肉饼一个弹跳转身不见了。

“我饿死了，咱们去吃点东西。”他起床走了几步，突然停了下来。“我好像闻到什么东西，好香的味道。”

凡妮莎想起了她精心熬炖的“十全大毒汤”，赶紧端了上前。

“我为了向你道歉，特地熬了一锅汤，你喝喝看。”既然木棍没发挥效用，只好采取原订的毒杀计划了。

“你犯不着这么做的。”杜青嘴上这么说，两手却已经接过了汤。

“别客气，趁热喝。”喝死你这个王八蛋。

“好，既然你都这么说，那我就喝了。”他咕噜咕噜的一口气喝下了整碗汤。

啊哈！你完了。

七孔流血、七孔流血！凡妮莎在心里这么期待着。

“哈！真好喝，谢谢你了。”他拍拍肚子，就要走出门口。“唉哟！怎么流鼻血了？”

嘻、嘻，流鼻血了，再流多一点！再流多一点！

杜青拿出手帕擦擦鼻孔流出的两滴小血珠。“大概是天气太热，中暑了。”

没有凡妮莎预期的七孔流血，也没有所谓的一发毙命，他就这么大摇大摆地走了出去。

“什么都没有？怎么会这样，难道是这碗汤没效？”她从他手中接过见底的空碗。

怎么可能失效？她明明照着魔法书上的指示，一步一步完成的，应该没错才对。

她看着碗里，还剩了一小滴。凡妮莎用手指沾了起来，放进嘴里尝尝看。

一秒钟、二秒钟……真的没事。

突然，泉水般的鲜血从鼻子喷了出来。“啊！”

“公主，你怎么了？”

小豆芽见杜青若无其事地走出去，便慌慌张张地赶紧进来察看公主，没想到公主竟然满身是血地愣在杜青房里。

“我……没……事。”

为什么毒药对那家伙无效？

她从袖口掏出魔法书，仔细地再看了一次药单，猴子脑、蟑螂屎、乌鸦尿，都没错呀！突然，她瞄到了书页的最下头写了一行备注：

此药通用于任何有生命的动物，除了青蛙。

什么！青蛙……

“啊！”

这次她又流血了，只不过不是喷鼻血，而是呕心沥血。

为什么？天呀——

## 第06节

---

俗话说得好：“某某革命七次、谁谁谁三顾茅庐。”

这么多有志者事竟成的例子，凡妮莎当然是不会为了一个小小的失败就打消计划。

艰难，只会让她越挫越勇。

“公主，这次的东西真的有效吗？上次都失败，这次……”小豆芽在一边注视着凡妮莎手中冒着泡泡的绿色液体说道。

“这次一定会成功。”上次是她疏忽了备注的地方，这次她可是仔细地瞧过了，一个字眼都没让它逃过。

哼！她就不信这次杜青还不死。

“我回来了。”杜青的声音从门外传来。

“他回来了，快去帮他开门。”

“哦。”小豆芽跑着过去帮他开门。

“咦？你们在这儿，怎么不到外头去走走？”他脱下厚重的外衣，将衣服上的雪花抖落。

“不用了，我们比较喜欢室内运动。”

想到外头那吓人的冷东西凡妮莎就害怕，不管怎么样，她都要死守岗位，说不出去就不出去。

小豆芽在一边点头助阵。

“好吧！你们一定会后悔，外头一片雪茫茫银色的世界，美丽极了。”

少来了，出去我们才会后悔。

“你饿不饿？我为你准备了点东西。”她轻声细语地问他。

“我刚吃饱。”

“什么！谁叫你吃东西的，你怎么可以在外头吃东西——”她一听到自己的计划可能又会失败，一时情急，揪着他胸前的衣裳责问。

“你为什么这么生气？”杜青被骂得莫名其妙，愠愠地问道。

“呃——”她放下他，强扮着笑脸说。“我没有生气啊！你看我像生气的样子吗？”

“可是你刚刚……”

“你八成眼花了，我辛辛苦苦为你熬了第二锅汤，你好歹吃点嘛！”她把绿色的毒药拿在手上，非常诚恳可怜的样子。

“可是我真的吃不下去了。”

有人说，眼泪是女人最好的武器，凡妮莎眼眶里噙着泪水，好像他只要再说个“不”字，那几颗泪水就会落下。

“好吧！我喝，我带回房里喝。”

拿着碗，杜青走向房里。

见他进去，凡妮莎高兴、小声地叫了一下。“他要喝了！”

“伤脑筋，我又喝不下去，该怎么办呢？”

拿着碗，杜青在房里走来走去。

若想倒掉又没地方可倒，万一被表妹发现了，一定很难过，总要找个人喝了它。想着想着，一个名字出现在脑海。

大肉饼！

这家伙老是嫌我亏待他，这下子给他补一补，总该没话讲了吧！

“大肉饼，你在哪里？”

“在这儿，主人，你有什么吩咐？”一个人影飞到杜青面前。

“这碗东西给你补补身子，可别说我对你不好。”

“是。”死了！死了！这下赚到了。大肉饼把碗拿到鼻子前嗅了一嗅，咦？味道不太对。

“这东西有问题！”

“有问题？”

“嗯，主人，这碗补药是谁弄的？”

“表妹啊！”

大肉饼听到这名字，马上连人带碗地冲了出去，直奔目标——凡妮莎。

在外头的凡妮莎以为杜青一定喝了那碗毒药，和小豆芽两人正偷笑得乐不可支，没想到却跑来了一个大肉饼。

“是你？”她见到他手上的碗，和里头完整无缺的毒药，再看看他严肃的脸，心头不禁颤了一下，难道事迹败露了？

“这碗汤是你弄的？”

“是……小豆芽弄的。”她立即把箭头指向另一头想溜的小豆芽身上。

“呃……我……是，是我弄的，不过这都是公主教我的。”小豆芽立刻反射她一箭。

烂女人！臭女人！出卖主人！难道你不怕天诛地灭？凡妮莎恨得牙痒痒。

“对，是我教她的，有什么不对吗？”

“这味道不对——”

味道？她就知道味道淡了点，应该再加点的嘛！看，现在失败了。

“——应该再稍微炖久点。”大肉饼继续说完。

“炖久点？”这跟害人有啥关系？反正都是喝到肚子里。

“让我这位厉害的厨师来教你怎么炖绿藻汤。”

绿藻汤！谁说她是要煮什么绿藻汤来着？她煮的是百毒绿蛇汤，打算用来害人的，不是用来吃的。

“我才不要学什么绿藻汤。”凡妮莎转头就想走，根本不想理会这白痴。

“不行！”大肉饼从腰间拿出一捆绳子，牢牢套住她和小豆芽往厨房拖去。

“我不要学！我不要学！”

她一路惨叫着。

为什么她这么倒霉，每次都被这大驴蛋破坏好事？

她不甘心！

“是这儿吗？”

风姬紧紧地倚靠在龙胤的披风里，寒风几乎冻僵了她。

“嗯，听说她们俩现在暂住在那个叫杜青的家里。”

“哦，希望我们还来得及。”已经耽误了四个出潮日，她有些害怕，怕不能即时救了莎儿。

“我们一定来得及。”他握紧她的手，想给她信心。

龙胤的语气虽然镇定，心里却同样害怕，不管如何，他一定要倾尽所有的力量去救女儿。

“我感觉到我的法力正在消失，好像是这里的冰冷冻结了它。”

“别担心，有我在，我会保护你。”

她知道他会保护她的，她一直深信不疑。

“她们会在哪里？”

“探子说，她们现在住在离前头不远的城堡里。”他指着前面山头一座被白雪覆盖的城堡。

“杜青还不知道莎儿是去杀他的？”

“也许。”

“我们快点走。”

“等等，我们这样下去会被人发现。”

龙胤拉住她身子，风姬这才注意到他俩的穿着。“说的也是，我都忘了，这身打扮怎么瞒得过莎儿的眼睛，可是我们即使易了容还是会被她认出呀！那丫头鬼灵精怪，挺聪明的。”

这也是一个问题。“既然易了容还是会被她认出来，那我们就这么进去。”

“就这样子？”

“嗯，不过，计划得改改。”

附在她耳边，他滔滔地说着自己的计划，他知道那小妮子个性倔强，硬是不准她做的事情，她反而非做不可。

既然如此，不如反过来利用这项弱点，偶尔来个加油添醋，再加上情箭的力量。在诸多对照之下，要她嫁人，简直易如反掌。

“好，就这么决定。”

  

“长老，外头有一对男女求见。”

“滚！”

沙克正留恋于怀中佳人的软玉温香中，管他什么人找。

“你出去瞧瞧嘛！”玛琳推推他肩膀，催促着他行动。

“可是，我还不想离开你怀里。”说着，又往她樱桃小嘴上亲了一下，才肯罢休。

“快去办正经事。再不走，人家还以为是我教坏了你。”

“我们是在办正经事啊！”他一刻也不打算让嘴停下来，光是努力贴在她身上就花了不少时间。

“是哟！好伟大的正经事。”

“当然，你不知道跟你办一次正经事要花去我多少精力吗？”

“是吗？我怎么不认为呢？我看你大概是老了，不中用了。”玛琳说得猛叹气加摇头，眼神还往他的那儿瞄了一眼。

“老？你这个不满足的小妖怪，不给你点颜色瞧瞧，你还当我是病猫。”沙克一个翻身，将她压在下头，手伸到她胳肢窝的地方搔弄。“看我的无敌抓痒手！”

“唉呀！你卑鄙，怎么可以使坏招？好痒哦！快放开我。”玛琳被搔得说不出话，一下子笑，一下子又是哭的。

“谁是病猫呀！”

“好痒……”

“让你受点教训，看你以后还敢不敢叫我病猫！”他施出魔手，不停搔弄着。

“你再不住手，别怪我……”

“来呀！来呀！看你能做些什么？”

玛琳笑岔了气，如果再这么笑下去不停止，她怕会没命，徒手想反抗，却又挣不到半分便宜，反而被他抓住了手。对了，脚！她还有双脚。

弯起脚想踹他肚子，却被他身子突然一动，失去了准头，朝着他命根子而去。

霎时，整个空气中充斥了一股惨不忍睹的哀嚎声。

“啊！我的——痛啊！”

“亲爱的，你怎么了？痛不痛？”她怎么也不晓得会踢得那么刚好，急得冒汗，恨不得能帮他揉揉。“要不要我帮你……”

“别碰！好痛啊，你故意的，你一定是故意的。”

沙克捣着下体哀声连连，疼得额上青筋暴露，血管微凸。

“要不要我去叫医司来？”

“不用。”要是被人知道，他被踢中那儿，不被全天界的人笑死才怪。

“可是，你那么痛——”玛琳见他疼得都流泪，心也跟着疼起来，只不过此疼非彼疼。

“疼死好了，你一定是故意杀夫，然后就可以再去找别的姘夫，天下最毒妇人心！你这个狠毒的女人。”

“你简直不可理喻！”她都道了歉，这老家伙还这么嚣张，他如果再这么一番，她就真地要发火了。

“你才不可理喻。”

“你痛死好了！”

玛琳朝着他命根子又补上一脚，忿忿地穿上衣服，见他神情扭曲的痛苦，对他展了一个笑靥。“痛啊？”

沙克痛苦地猛点头。

“活该！”

她乐乐地抛下一句，整着衣裳径自走了出去。

该死的女人！

别让我抓到你，可恶！

呜，痛啊——

“他们说的那个什么长老怎么这么久还不出来？”风姬和龙胤被安排在一个圆形的大厅里，久久不见人出现，她显得些坐立难安。

“耐心点，别这么急。”

她没有他那么镇定，站起来不停地走动、四处观望，大厅壁上的一幅琉璃画牵住了她的目光。

那是一位姿色叹为惊人、美得无法言喻的女子，在她四周有股不可侵犯的庄严气势，她伸出的手肘上停了一只展翅欲飞的雄鹰。

她眼花了吗？

鹰和人的视线是连在一块的，一个温柔，一个则是深情！

“很美是吗？”

一个极柔的女性声音，打断她的凝想，风姬回头看，是个身材高挑的年轻女子。“嗯。”

“那画上的女子是我们的炎姬，而她手上的鹰是她的丈夫，他们的爱情像春天的小花一样美、像山岳般的坚定、像水永生不息。”瞧见她失望的眼光，玛琳急着说道：“别以为他们死了，他们还活得很好。”

“很美，虽然我不曾听过他们的故事，但是我能感受那一份爱得刻骨铭心的感觉。”

和龙胤的爱也许没有他们轰轰烈烈，但却十分刻骨铭心。

“也许，有天你会遇上他们。我是玛琳，听说你们找沙克？”

“我们有事想找他帮忙。”

“什么事你们告诉我就行了。”

“长老他……”风姬还是不太敢说，毕竟这是重要的事。

“他现在忙得很，你告诉我，也许我能帮你解决。”想到沙克可能还在那里忙着哀嚎，玛琳免不了又是一阵暗爽。

迟疑了一下，她决定告诉她，也许这会有用。

“事情是这样的，我有个女儿叫凡妮莎——”

风姬把事情的缘起，从莎儿误闯禁地，到她发现婚约之事，以及现在的谋杀行动，一五一十地告诉她。

“原来杜青那家伙救的就是你女儿。”

这可妙了。

“嗯。”

“你们是来帮她杀杜青的？”玛琳的口气一下严峻起来，虽然杜青那小子有点讨厌，有点碍眼，但他总是天界的人，又是芷嫣的头号宠物，怎么能放着他的死活不管。

“当然不是，在那婚契的最后头写了，如果莎儿妄想破坏这婚姻，将会在第十五个月的出潮日死去，我们来此的最大目的就是将她与杜青凑成一对，这样她就不必死去了。”

“原来是这样……”

杜青那家伙前些日子还吵着要征婚，现在可好了，老天爷白白赐他一个美娇娘，他要知道不乐歪才怪。

“所以我们来是想要你们的帮忙。”

“没问题，就由我来告诉杜青这件事，他老早就想娶老婆，只是苦无对象，这下子他要是知道新娘有了，不出三天一定会娶你们女儿进门。”

“事情没有这么简单，凡妮莎不想做的事，谁都无法勉强，要成婚，除非她答应，否则是不可能的。”

“这么倔啊？那和他有得拚了。”

“我们想好了一个计策，就是利用她的倔脾气——如果让她以为杜青根本就不想娶她，从头到尾，只是她自己的一厢情愿，也许她会改变主意，硬要他娶她。”

“以毒攻毒，好办法，说吧！你要我怎么做，我一定倾力配合。”

“你只要让我们俩住在这儿，假装不知道她和我们的身份就行了，其他的就让我们来。”

“好，我让人带你们下去。”

看来这宫殿又要热闹了。岑寂了好长的一段时间，这儿也该复苏了。

“玛琳！玛琳！”

送走了他俩，一名侍兵冲冲撞撞地跑了上前。

“什么事？”

“有人听到长老的房间里频频传来惨叫，小的要不要进去看看？”

“他呀！免了、免了，他正在吊嗓子，你们千万不要去吵他，万一惹火了他，可别怪我没有警告你们。”

“是。”

哼！就让那只沙猪痛得过瘾一点。

“小豆芽，你快过来帮我。”

“公主，有什么事？”

小豆芽走近，看见公主正吃力地拉着一条绳子。

“快帮我把这绳子拉到那头树下绑紧。”凡妮莎丢给她一条长绳，交代她。

“这是要做什么用的？”

“待会儿只要他一经过这里，绊到了这绳子，树丛里就会有数十枝的毒箭齐发，包准让他万箭穿心而死。”

凡妮莎脸上浮现诡谲的笑容。

“数十枝的毒箭！那他不是死定了？”

“快！快点把这绳子绑好，他每天这个时候都会来这里发愣作白日梦。”

“好。”

马不停蹄地，她们将陷阱布置好。现在一切就绪完毕，就欠东风。她们蹲在一边的草堆里，准备伺机而动。

而她们的一切举动，全落在城堡上头，风姬和龙胤的眼里。

“这两个小家伙，看得出来很用心在想办法杀杜青。”

“是呀！瞧她们满头大汗，只可惜，她们的计划根本就不会成功。”风姬深深地感到惋惜。

“嘘，他来了。”龙胤止住了她的声音。

“他来了，公主。”

小豆芽远远地看到杜青正往这方向而来，连忙唤着公主。

“我看到了，快躲好。”她俩躲在隐密处，静待猎物上门，如她俩所愿，杜青一步一步地朝死亡界限走去。

踩到了，踩到了！

当杜青一脚绊到了绳索，四周霎时响起一阵警铃，声音之大，足以将死人从墓地里吵醒以示示威抗议。

突来的声音吓着了杜青，他整个身子跳了起来，看着四周，树林里数十枝的火箭从后头朝着他而来。“老天！”拔起腿，他开始奋力往前跑，可是再怎么快也没有火箭的速度快，他一边努力地跑，一边还必须不停地回头看，等他回过头，发现眼前平白无故冒出了一棵结实的大树时，想煞车也来不及，于是身子就这么又狠又准地撞上去。“啊！”

火箭并没有因为他的停止而减缓速度。火箭越接近他，凡妮莎和小豆芽的心情就越兴奋。中、中、中！

城堡上的龙胤伸出手，朝天空一挥，空气中突然起了一阵狂风，将那火箭吹离了位置。躲在树丛里的凡妮莎和小豆芽被狂风弄得睁不开眼睛，隐约中听见一声凄楚的悲嚎。

风停了。

睁开眼睛，她们手足舞蹈地跳着。“死了！他终于死了，哈哈，太好了，我们可以回去了。”

她们一路兴奋地跳向前，想看看杜青的死状。

“终于杀了他。”

原先还喃喃咕咕地说着，好不兴奋，看到了他的样子，却全哑了声——那箭是全射中了没错，但却是射中了他周围的大树，数十枝的箭在他身边排了个人形。

毫发无伤！没有半滴血。

“怎么可能？”她哑声地问道。

“好家伙！那么多枝箭居然伤不了他，我看他八成是无敌铁金钢投胎的。”小豆芽越来越佩服这家伙了。

“嗯？他怎么连动都没动。”

凡妮莎这才注意到，贴在树上的杜青没有任何动静。

“难不成他被吓死了？”

“吓死了？”有可能吗？

“说不定真的被吓死了。”

小豆芽捏着下巴思忖着。

“你……们！”

杜青将她俩的对话一字不漏地听进耳朵里，这两个该死的女人居然像吃饭一样简单地在讨论他的生死！

要是他能动，他会马上冲下去宰了她俩。

问题是，他撞得太用力，整个身子都黏在树干上，现在根本无法动弹。

“看看那可怜的家伙，你就再帮帮他吧！”

处于城堡上的风姬看见杜青的丑状，于是叫龙胤再帮帮他。

“嗯。”

龙胤又挥动了手，这次强风吹倒了树，震动之大将杜青摔出了树外。

他慢慢地从泥地上爬起来，嘴里还含着一团泥巴。

凡妮莎和小豆芽见情状不妙，眨眨眼，手拉手就要往回跑，却被一技凌空射来的箭给吓阻住。

“你们给我站住！”

“呵……你找我们？”慢慢地回身，脸上是一副无辜的表情。

铁着一张青脸，杜青脸色绷得十分难看。“你们到底在干什么？”

“我们……我们在狩猎。”凡妮莎随便编个理由。

“狩猎？你们所谓的狩猎就是把这几十枝该死透顶的箭往我身上瞄准吗？”想到刚才的情形，他不禁吓得冷汗涔涔。

“我——”凡妮莎脑筋迅速地动了一下，站到他面前，义正辞严地指着他鼻子训道：“我还没怪你呢！你倒怪起我来了。喂！亲爱的表哥，我和小豆芽俩个正高高兴兴地在打猎，眼看猎物就要上勾，结果你却无缘无故冒出来，破坏了我俩的兴致不说，还吓走了猎物。看看你，眼睛、鼻子、四肢五官都还在，一样都不缺，干么这么凶巴巴地骂人？你说我们有错吗？”

被她这么咄咄逼人的语气一盘问，杜青给弄得有点晕了头。“……好像是没错。”

“本来就没错，是你乱骂人，要不是看在你爸爸、妈妈、爷爷、奶奶、曾祖父、曾祖母的分上，我和小豆芽才不理你，早把你赶出去了！”她说得有板有眼，一颗颗斗大的泪珠在眼眶

里转呀转的，要是他再不承认，就准备下起洪水。

“小姐，你就别骂他了。”

听到小豆芽为他说情，杜青对她投以一个感激的眼神。

“算了，下次别破坏我们的游戏。”拉着小豆芽，凡妮莎嚣张地扬着下巴离去，简直无法无天。

没良心的东西！他都差点没命了，这丫头还说是游戏。

望着她们离去的背影，不晓得是故意还是巧合，是幸或者不幸，小豆芽不卑不亢、抑扬顿挫的声音隐约传入他耳中。

“我说嘛，骂他只是浪费口水，小姐，你渴了吧？我去倒杯茶给你。”

原来，他是误会了她的“好意”。

她们简直就是一对杀人不眨眼的恶魔，亏他还收留了她俩，现在她们却反客为主了。

这是什么世界？

乱七八糟！

“唉……”

风姬叹了一口气。

“怎么突然叹气？”龙胤关心地问道。

“看看刚才那种情形，如果这愣小子真娶了莎儿，只怕他过得会是暗无天日的鬼日子。”

她竟可怜起杜青那小子了。

可是这改变不了任何决定，他还是得娶莎儿，是他命苦吧！未娶时就先受她的气，娶了只怕也没什么好日子过。

只有自求多福了。

原先天上还泛着一丝日光，突然，一片乌云笼罩了光线，天色变得浑沌阴暗。

像杜青茫然的未来。

“这一切都还是个未知数，不是吗？也许他们会很幸福呀！”

“也许。”风姬心虚地应着。

“也许我们该和女儿碰面了。”龙胤提议着。

“是该见面了。”

## 第07节

---

“气死人！这次又失败了。”凡妮莎气愤填膺地说道。

“明明都算得好好的，怎么会射偏？”小豆芽也搞不清楚，那箭当时就是朝着杜青的身子去，是在那阵风过后，箭才偏了……“公主，你觉不觉得那阵风来得有点奇怪？”

风？

“在那之前一直很顺利的，直到那阵风来了，整个情况才改观。”

这事有蹊跷。

“公……公主，你快捏捏我。”

到了房间门口，小豆芽突然愣在原地，神情紧张地拉着公主。

“干么？小姐我现在烦得很，别吵我！”推开房间的门，才发现她还在原地。

“进来呀，见鬼啦？”

“我想我看见女王了。”

“怎么可能？你一定是眼花了。”她亲爱的老妈子，现在大概忙她老爹的事都自顾不暇了，哪有时间再来管她？“她现在一定很忙——”

一转身，凡妮莎面对着一张熟悉的面孔，还处于讶异中，就已经兴起想逃的冲动。

她怎么可能在这儿”

“千万别做你脑子里想做的事。”风姬知道这丫头一定会逃走，所以也不等她开口，就先警告她。

“妈，好久不见。”

“瞧你这么热络的口气，我还以为你不会想见我呢！”

“我时时刻刻都惦记着你，不敢忘了你一肤一发。”她不知道老妈为什么会在这儿，所以不敢有任何不智的举动。

“你这么说，我总算是没有白来。”

“你是来押我回去的？”凡妮莎试探着。

“不是。”

听到答案，她心里松了一口气。

“那你来这儿是？”

“经过你父亲的开导，我想通了。既然你不想嫁给杜青那就别嫁了，何必为了一个局外人破坏我们母女的感情呢？所以我和你父亲是来帮你杀他的。”她笑着看着龙胤。

“真的？”她看向父亲。

“真的。”龙胤点点头。

“我就知道你最好了。”她欢欣地搂住母亲，兴奋过头，根本没想到在她表面的附和下，会有一桩大阴谋等着她。

看到凡妮莎全然相信，风姬的心里不禁燃起一股愧疚之情。

她是这么相信他们，但是，他们却必须为了她的生命而背叛她的信任。

“公主，我们干嘛搬这个又重又大的花瓶？”

小豆芽和凡妮莎两个人双手各扶着大花瓶的一头，吃力地想把它搬上城堡的高处。

“等会儿你就知道了，杜青那家伙也不知道是吃了什么狗屎运，每次都能侥幸逃过一劫，这次我就不相信还杀不了他，你想一个这么大的瓶子如果从空中‘扑通’一声掉下来，以重力加速度砸到人，那会怎么样？血肉模糊、脑浆四溢，哇嗟！多美的景象。”

“公主，你秀逗啦？这么大的花瓶砸下去，普通人可能会死得很难看，可是那只青蛙这么大一，就一个花瓶怎么会有用？起码里头还得放上十几公斤的大石头，这样才有看头，你说是不是？”

小豆芽心里想着：看公主顶聪明的，怎么这也没想到。

“对呀！我怎么没想到，看不出你小豆芽越来越聪明了。”

“谢谢公主夸奖，这一切还不都是跟你学的。”

“哦，是吗？呵……”凡妮莎不禁发出得意的笑声。

“当然啦，名师出高徒嘛！”

“好了，别废话，快点把这东西搬上去。”

“好啦。”

终于，她们爬上了城堡的高处，可是也已经流了一身汗，不过辛苦很快就会有代价。

奋力将花瓶搬上窗棂，静待那只青蛙出现，等了许久，等得她们都快睡着，底下终于有了明显的动静。

“公主、公主，他来了！”小豆芽兴奋地大喊。

“快点把这花瓶往下推。”

她们使力要把花瓶推下窗口，却因为太重而无法移动。“太重了。”小豆芽喘着气说道。

“等等，让我爬上窗棂，这样你我一起用力，应该就可以推动了。”

渐渐地，大花瓶终于动了，现在正缓慢地接近窗缘。

“你们在干嘛？要不要我帮你们。”

风姬的声音突然出现在后头，吓着了小豆芽，她一个用力往前推了一把，但这一推不是推倒了花瓶，而是失手将凡妮莎推落窗外。

“啊！公主——”

想要拉已经拉不回来。

“啊——救命啊！”

为什么是她？为什么是这么年轻、美丽的她？没天理、没道理，她还不想这么早死啊！

底下——

杜青正悠哉悠哉地散步着，浑然不觉就要临头的危机。

“多美丽的世界！不晓得我美丽的小花在做啥？”

他丧气地叹息着，想起芷嫣，想起他那无缘的“婀娜达”，不知道她现在过得好不好？不过，在莫鹰的疼惜下，她应该过得很好、很幸福才对。

他从颈子里掏出一条褪了色的坠子，老旧的项链上绘着她的照片，这是他最钟爱的宝贝。

说不嫉妒是假的。他曾爱过她，现在仍是，只是这份爱永远只能埋在心坎里。

耳边，他仿佛听见尖叫声由远而近、由小而大地传来，他探头四处看着，并没发现有任何异样。

突然，一片黑影遮盖了他，皱着眉往上一看，妈妈咪——有个人！

接住？还是走人？

杜青犹豫着，可是那人等不及他做出决定，便轰地一声，压在他的身上。“啊！”

“痛死我了！”

“好痛！”

不同的呻吟声从各处响起。

“又是你！”

他看清了来人，狠狠地咒了一声。他就知道，会摆这种乌龙、搞这种飞机的一定跟她有关。

打从她来到城堡，他就没过一天好日子。

“当然是我，要不然你以为还有谁？”

可恶！她又失败了，凡妮莎坐在地上，因为事情搞砸而显得不悦。

“我——算了。”何必跟她计较那么多，每次计较到最后，吃亏的还不是一样是他。他本能地摸摸颈子，呵！他的项链。

大概是刚才的一场混乱，把项链给扯掉了，现在正落在地上，他急忙地想上前去拾起，却被凡妮莎叫住。

“喂！你那是什么意思，好像又是我对不起你似的。”

“我哪敢说你说错？错的人是我，不晓得大小姐你有跳楼的嗜好，所以才会上到你的路，一切都是我错，干不该万不该碍到你，下次你玩游戏时，可不可以先在十公尺外立个牌子，这样就不会有人误闯禁地，坏了你的兴致。”

他说着，就要捡起银坠子，就差那么一秒他就可以拿到，也就是在那一秒，天上冷不防掉下一个大花瓶，不但击中了他，也将地上的银坠子压碎。

碎瓦砾中，杜青摔开身上的瓦砾片，他的心全系在银坠子上，没有想到自己的身子已经受伤。

“坠子……”他慌乱地用眼神搜寻。

坠子已经支离破碎地躺在他前方不远处。

不！顾不得身上的痛楚，他跑上前捡起它，绘着芷嫣画像的框子已经碎成好几块，他心痛地将它握紧。

倏地，他抬起头愤怒地寻找凶手。是她！一定是她，除了她会尽做些破坏的事外，还有谁会做这种事。

杜青锐利的眸光，令凡妮莎不寒而栗。

“又是你！”

“我……”她艰辛地吞着口水。

“为什么你老是要做些令人厌恶的举动？难道你不知道你有多令人讨厌吗？以前不论你做什么，我都可以原谅你，可是今天你实在是做得太过分了！”杜青气得咬牙切齿。

天大的羞辱！她长这么大还从未被人这么骂过，而且还骂得这么难听，凡妮莎胀红了脸，脑羞成怒地骂了回去。

“我高兴、我喜欢到处破坏，你管得着吗？谁给你权利来骂我了。”

“我要你向我道歉。”灰着一张脸，杜青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

“我才不要跟一只青蛙道歉！只不过是一条破坠子被砸烂而已，大不了再赔你一条就是了。”

啪！

清脆响亮的巴掌声从空中响起。

杜青放下扬起的手，冷冷瞪了她一眼，旋即转身离开。

他居然打她！

以前不论怎么愚弄他、伤害他，杜青都是一副自认倒霉的样子，连大气都没吭过一声，更别说骂她了，今天竟然为了一条烂坠子，就气得动手打人。

凡妮莎的脸一阵绿一阵紫，就连她老妈也没这个胆子打她，现在却被一只青蛙打了。

气得满脸通红的凡妮莎想追过去讨回公道，却被一路从城堡上冲下来的小豆芽拦住。

“公主，你有没有事？”

“走开！他居然敢打我。”

她要去打回来，没有人能打了她之后还全身而退。

“千万不要！他现在处于那么愤怒的状态，你还是不要去惹他的好。”

“他生气我就不生气吗？被打被骂的人是我耶，就为了一条烂坠子！”这是凡妮莎最不甘心的地方，在他眼中，她居然比一条烂坠子还没价值。

她是堂堂风骚王国的公主，现在却在这里受这种乌龙气，真是太伤她的自尊心了。

“这还是我第一次看他这么生气，以前不管我们怎么弄，他都很有风度地接受，这次却反常了。”小豆芽有些纳闷。

“要不是被你推下来，然后那该死的花瓶又掉下来，我根本就不会被他骂——”她振振有词地说着，突然住了嘴。“你！就是你害我被那个家伙臭骂一顿。”

“什么我！公主，你要有点良心，我会不小心推你下去完全是被女王吓了一跳，那花瓶会掉下去是因为我担心你的安危，一紧张才把它推落了，你怎么能怪罪于我？造成他这么生气的，完全是因为那条坠子，你会被打，也是因为坠子，所以这次最大的凶手就是那条坠子。”

小豆芽一直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她以为只要她不提，公主就会“忘了”这些事，结果还是被她记起，所以她只好努力帮自己脱罪，毕竟得罪公主是一件很可怕的事。

“嗯，就是那坠子惹的祸。”凡妮莎终于被她说服了。

“我想那坠子八成对他很重要，也许上头镶的是他心上人的玉照。”小豆芽见计划得逞，犹不忘添油加醋胡猜一番。

“心上人？”

“公主你想想看，你这么如花似玉的大美人，有多少男人期望得到你的青睐？可是我们来了这么久，那家伙对你还是一副视若无睹的样子，所以我想他一定是有了喜欢的女人。”

“如果真是这样，那事情就简单多了。”

何时，风姬已悄然走到了她们身旁。

“娘。”

“他如果有了心上人，那你们之间的婚约就可以叫他解除，这样我们就不必再去烦恼不结婚的后遗症了。”风姬故作开明地说。

“对呀！只要叫他解除，就什么事都没了。”小豆芽出声附和着。

“就这么办。”

老天爷这么厚爱她，实在是太完美了，凡妮莎在心里乐道。

母亲一声无意的叹息却传入她耳中。

“唉……”

“怎么了？娘你不为我高兴吗？”

“也没什么，我只是想不透那小子喜欢的女人是长什么样，像你这么娇滴滴的一个美人，他居然对你没有任何感觉，难道说，他的女人长得更美、更惊为天人？我还当我女儿是最美的呢！”风姬不知道这激将法是否有效，但是她确定，凡妮莎不会允许有任何女人比她还美。

“对、对、对，每个男人见了你，眼睛都直盯着你不放，恨不得把眼珠子黏在你身上，可是每次杜青见了你不到一秒钟就把眼神移开，刚才他骂你，还是我见他看你最久的一次呢！”

小豆芽经女王一讲，像发现新大陆似地大叫。

“更美的女人！”

世界上怎么可能有比她更美的人？她不答应也不允许这种事发生，她倒要看看是哪个女人能获得那只笨青蛙的心。

“我的项链。”

杜青心疼地看着那条再也好不了的项链。坠子里隐约还看得出芷嫣的情容，这是当初她要离开这儿嫁给莫鹰时，留给他的礼物。

多年来，他一直妥善保存着，不敢有任何毁伤，现在却被那个“破坏王”给毁了，想到就

气。

该怎么办？

一定得想法子把它修好。

伊慕莲！

对了，这老女人一定能把这坠子修好。轻轻地拿起坠子，想想还是放下的好，万一那女人又在半途埋伏准备对付他，那坠子不就危险了？还是把它放在这里，再带伊慕莲回来修理比较保险。

嗯，就这么做。

他满心期望地离开，一想到坠子有复原的机会，走起路就显得快活多了。

“有人在吗？”凡妮莎故意大声嚷嚷着，虽然明明看到杜青离开房间，她还是得装装样子。“没人是吗？那我进来了。”

她大摇大摆地走进房间。房间就像她第一次进来的模样——干净、整齐。

这只青蛙大概有严重的洁癖，才会把这里整理得一尘不染。

但她今天来此的目的并不是看屋子干不干净，而是为了来找点蛛丝马迹——他和他心上人的证据。

她要知道那女人是不是真的比她漂亮，如果是真的，她会拿刀子划花她的脸，毁她的容，让她见不得人——这些事，她当然是不会做，不过她会叫小豆芽做。

四处地看着、瞧着，桌子上一些银色的小东西吸引了她的目光。

走近一瞧，是那坠子！

拿起它，将碎成好几片的画拼凑在一块，虽不完整，但是仍看得清楚，那的确是个女人的画像。

长得还不错。

她抵死也不愿承认，那女人的美不亚于她。

她到底是谁？为什么从没见过她，难道是……死了？

“你在做什么？”

杜青突然出现的声音，吓了心思正专注在画像上的凡妮莎一跳，咣啷一声，那坠子又从她手中滑落。

“啊！你怎么会……”

她明明就看见他走了，怎么又会折回来？

“你怎么会在这里？”他言词犀利地指责着，走过去捡起了地上的坠子。

他就知道这小妮子不会善罢甘休。走到半途，突然一股心神不宁搔着他，想起这女人一定会为了那一巴掌来讨回公道，如果坠子在他身上也就罢了，反正房间乱了再整理就是，可是坠子在房里，万一她要是迁怒于坠子，那——所以他又回来了。

结果，真的还被他料中。

“我来找你，怎么知道你不在，喂，我有敲门，你别一副把我当贼的样子。”看到他怀疑的眼光，她不平地说道。

“你找我干么？”

他没心情陪她说话，他还得赶着到伊慕莲那儿去。

“我要你道歉。”她突兀地说道。

“我道歉？如果你是为了那一巴掌而来，那你得要失望了，因为我不跟一个不懂得知恩图报的小毛头道歉。”

“谁是小毛头？谁又不懂得知恩图报？改天你倒在雪地里，我一定叫人救你，然后再用知恩图报来砸死你。”

“请你出去！我不想和你说话。”他指着大门狠狠说道。

“谁稀罕和你说话，只不过是一条坠子，就莫名其妙地生了一大堆气，干么！上头那人是你女朋友？瞧你老是看得失魂落魄的样子，她要不是死了，就是跟哪个男人跑了，怎么，眼睛瞪得那么大，我说错了吗？还是你又想打我？”

是呀！他是想打她，而且还想杀了她。

“滚！”

“说滚就滚，那我多没个性，那女人长得那么普通，论长相、论身材，都没我好，瞧她装

模作样的样子，恶心死了，真想不透，你怎么会喜欢那种女人。”

“你闭嘴！就算再十个你也不及她一个人好，她是个好女人，温柔、善良，集所有优点于一身，才不像你蛮悍、无礼，根本就是缺点的代名词。”

她是蛮悍、无礼没错，但是经他口中说出，就显得异常刺耳。

她嫉妒，嫉妒那女人在他心中有着那么高的评价，而她却没有。一阵冲动，她冷不防夺走杜青手上的坠子。

“你干么？快把坠子还给我。”他疾言厉色地说道。

“不还，除非你道歉，不然你就准备替这东西收尸。”她抬起手，打算吓吓他，并不是真的想摔坏它。

杜青的脸，彻底阴沉，他竭力忍耐的怒气被她这动作点燃，他口中喃喃念着咒语，三两下就来到她面前，夺回她手中的坠子，更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又打了她一巴掌。

“你——你又打我！”

她惊愕地抚着被打疼的左脸。他又为了那女人打她！第二次！

“离开这里，否则待会儿你的右脸也会遭受同样的命运。”

他还想打她！

凡妮莎对他怒目相视，出其不意地举起脚往他胯下踹了一脚，再往他脸上补了一拳。“如果你再打我，我就杀了你。”

她并没有体会到任何胜利感，只觉得挫败，她想哭，她竟然觉得想嚎啕大哭一场。

她丧气地离开，把那个疼得弯下身子的杜青甩在后头。

“可恶的女人！”杜青弯下腰捂住自己的胯下，差点他就要绝子绝孙。这女人别再出现在他面前，否则他会宰了她！

“玛琳，我能请问你一件事吗？”

风姬急切地想知道杜青是否有心上人，因为这答案，关系到风骚王国的存亡和莎儿的生命。

“什么事？”玛琳捶捶背，昨夜一整晚，在沙克的报复行动中，被整得又累又困，这身老骨头就差没被拆掉重组。

“杜青可是有喜欢的女人？”

“杜青？没有呀！从来没见过他有任何的女人。”自从芷嫣嫁人后，她的确没见过杜青有喜欢过任何的女人。

“都没有？”

那他坠子上的又是什么人？

“没有。不过他倒是曾经偷偷爱过一个人。”

“谁？”

“炎姬。”

“炎姬！”

“在她未嫁人之前，杜青一直很喜欢她，到现在应该仍是如此。”玛琳这么揣测着。

哦，那他坠子上的人应该就是她了。

“谢谢你。”

“唉，你问我这做什么？”

“我发现另外一种能叫凡妮莎非杜青不嫁的办法，还没试，不过我想这会有效。”

“真的，那就先恭喜你了。”

“我先走了。”

告别玛琳，风姬兴冲冲地想找龙胤，告诉他这个好消息。行经花园时，耳边却传来一阵骂人的秽言。

这声音异常熟悉，像极了她家的那个蛮丫头。

她走近寻找声音的来源，赫然发现莎儿就坐在一颗大石头上，嘴里是喃喃不停的诅咒。

“死青蛙！烂青蛙！凭什么骂我，希望你喝水被水呛死、吃饭被饭噎死、洗澡被水淹死、下雨被雨打死。”

他说话干么那么毒？把她说得一文不值。

凡妮莎的心里真是难过死了，她才不允许自己为那个大烂人掉一滴眼泪。

“莎儿，你怎么了？”

“娘，有人欺负我。”

“有人欺负你！我没听错吧？欺负人一向不是你的专利吗？”

“老妈！”

“好，我不说，有谁那么大的胆子敢来欺负你？”

“还不就是那只臭青蛙，你说，我真的很蛮悍不讲理吗？他居然敢打我。”她指着还稍稍疼痛的脸。

“他打你！我去宰了那只青蛙。”他居然敢伤害他的宝贝！

一阵愤怒的男声自她俩身后传出，接着龙胤高大的身子已从后头走了向前。

“等等。”风姬拉住了龙胤的手，阻止他离开。“杜青为什么会打你？”她转向凡妮莎。

“因为……人家只不过是吓吓他，所以才抢走了项链，谁知道他当真，不但打了我，还骂人。”虽然心虚，但是她还是理直气壮地把话说完。

“这么说，你也有不对的地方，那坠子是他的心肝宝贝，当然不会任由你去破坏。”

“有什么了不起，只不过是女人嘛！我也是个女人，就没有见他那么温柔过。”

“你每次见了人家，都是使些计谋要杀他、害他，把人家弄得满身伤痕累累，不只他怕你，恐怕每个男人见了你都要退避三舍。”

“我是来杀他的耶！又不是来跟他打交情混关系，不杀他难道要我乖乖坐着等死？”

“这话也是，有一得必有一失，你既然要杀他，就得忍耐点。”

“忍耐、忍耐，你明知道我身上根本就没有‘忍耐’这东西！你说，我真的很蛮悍、无礼到令人厌恶吗？”

“这……是有一点点啦！不过跟他那个心上人比起来，是稍微多了一点。”

“你认识那女人？”

“不认识，可是如果你到这城堡的伶月殿去看看，就知道我说的话是不是真的。”

“伶月殿？好，我去，我就不相信那女人长得三头六臂，有多厉害。”凡妮莎决心要去瞧瞧那只青蛙眼中完美的女人，长得到底是何模样。

她离去后，龙胤转身面向风姬，他可没忽略了她眼中诡谲狡狴的眼神。“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只是发现了一个也许不用情箭也能让他们成婚的方法。”

“她的骄傲？”龙胤扬起眉。

“嗯，她的骄傲。”

没错，就是她的骄傲！这将是这场游戏的成败关键。

## 第08节

---

“你看这坠子能不能修得好？”杜青站在伊慕莲身边，看着她拿起坠子。

“修不好了。”她徒然放下坠子，走到一边。反正，他迟早都会爱上那个叫凡妮莎的女娃，她何必费心去帮他修理。

“怎么会修不好？你不是一向都最厉害、最行的吗？你一定能的，姑奶奶求求你一定要把它修好。”

“我说修不好就修不好，再怎么求也没用。”

“怎么可能？你骗人！”捧着坠子，他怎么也不愿相信，它不会再有完好如初的一天。

“我干嘛骗你，这坠子已经过了保证期，该换条新的了。”

“我不要。”

“傻杜青，芷嫣都嫁了，你还依依不舍地留着这条链子做什么？世界上的花那么多，何必单恋这一枝。”

“要你管！”他就是喜欢这链子。

“你身边又不是没有女人，仔细睁大眼，一定有人能代替得了芷嫣在你心中的位置。”

“没有人能比得上她。”

他早已绝望。要找个十全十美的女人来代替芷嫣，根本就是痴心妄想，现在只要能有个九全九美的他就满足了。

“看看你四周，一定有人能适合你。”

他四周？除了一些凶婆娘之外，就是恰查某，要他娶她们？免了吧！

“伊慕莲，这坠子……”他仍苦苦哀求着。

“要修好是不可能的事，去、去、去，别再来吵我，如果你真想修好，去找那个弄坏坠子的人，也许她能修好。”她一路将他推出门外，砰然甩上门。

莎姑娘，这次我可以帮你，但剩下的就靠你自个儿了。伊慕莲在心中念道。

“弄坏坠子的人？不就是那个母夜叉嘛！她怎么可能会帮我？喂，开开门，我还没问完。”

他颓然地又敲了几次，最后选择放弃。

没良心的老女人！也不看看她寂寞难耐的时候，是谁帮她打发时间的，说赶就赶，下次你别找我。

找那母夜叉……

想到她打人的样子就直叫人害怕。

“公主，我们要到哪儿？”小豆芽跟在公主后头，一头雾水地问着。

“伶月殿。”

“伶月殿？那是什么地方？”

“不知道。”她要去和那女人一较长短。

“那要怎么走？”

“不知道。”

小豆芽顿了一下，连忙又赶上。

“不知道！那我们现在要去哪里？”

“伶月殿。”

“可是，公主你不是说不知道伶月殿在哪……”

凡妮莎被扰得心烦意乱，索性停了脚步，后头的小豆芽煞车不及，撞上了她。

“唉哟！”

“别再问我那个该死的鬼殿在哪里，因为我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我找你来是要看看我和那女人哪个比较漂亮，不是听你 嗦的。我命令你现在立刻去问人那一地方在哪儿，我没有耐心再找下去了。”

这宫殿，偏偏又是该死的大，她俩在里头兜了数十分钟，连一只小苍蝇也没看见。

小豆芽被公主这么一命令，急忙地到处找人，她打开走廊的其中一道门，突然停住了脚。

老天！男人。

有一屋子的男人。

从小在风骚王国长大，这辈子也没见过什么男人，平常见着一两个就要偷笑了，现在，在她眼前居然有一堆的男人，而且还裸着上身。

全身上下的激素暴增，血液直冲脑门，“冻抹条”了！“冻抹条”了！

两条又长又大的口水从她嘴角流下，她伸长了舌头贪婪地看着，想将这幅雄伟的景象纳入眼底深记心中。

“男人……”

在外头的凡妮莎听到一股不对劲的喘息声，是小豆芽？

她慢慢地走近，想看她在搞什么鬼。从她前头望去，一群大男人正两眼呆滞地看着小豆芽。

走到小豆芽面前，两颗眼珠子也跟着瞪大，不假思索，她举起手往她脑门狠狠敲了一记。

小豆芽嘴边的两条口水被这么用力一打，猛然弹了出去。

“小豆芽！”

“啊？公主。”她的眼神还舍不得从他们身上移开。

“你丢不丢人哪？我是叫你来问路，结果你像个花痴似地在这儿看男人，真没出息！”

“人家头一次看到这么多的男人嘛！”

“丢脸，闪开我来。”她盯着那些男人，大声地问道：“喂，伶月殿在哪？”

他们一致举起手，指向她身后的天空。

凡妮莎往后一看，只见天空上浮现一个圆形巨大的屋顶，上头挥落了“伶月殿”三个大字，朦胧间还有月光穿透。

原来在上头，难怪她们会找不着。

顺着一个小而陡峭的楼梯，她们走上了伶月殿。

伶月殿被月光照得晶莹剔透，她没有见到任何人，倒是墙上有一幅琉璃绘成的仕女图。

图上的女人，依月光而立，看得出她很漂亮，而且她的一颦一笑，凡妮莎好像在哪儿见过

.....

是了，就是她！她就是杜青坠子里的人。

那天她没仔细看，现在看到她，凡妮莎终于明白杜青为何会那么珍惜那条坠子了。

她的美，像水，而凡妮莎则是炙人的烈火。

“你是杜青救回来的那美人？”

她看得入神、忘我，直到一个突兀的说话声打断了她的思绪，她才惊醒过来。

“你是？”

“我是玛琳，你怎么会在这儿？”

“我在看她。”她指了指墙上的画。

“芷嫣？每个见到她的人都会爱上她。”

“包括杜青？”

“包括杜青。他爱她，而且一直把她放在心里。”玛琳仔细地端详着她的表情，嗯，有嫉妒！

好现象。

“她是个温柔、善解人意的女人？”凡妮莎愠恼地问道。

温柔？善解人意？伟大的芷嫣什么时候温柔、善解人意过了？她别吓死所有的人就阿弥陀佛了，这还是玛琳头一次听人这么形容她。

“谁告诉你的？”玛琳反问道。

“杜青。”

那小子是不是太久没见过芷嫣，忘记她长什么样子了？

“杜青说是，那就是了。”

“那我可以和她见面吗？”凡妮莎一定要亲自把她比下去。

“你恐怕没什么机会可以见到她，因为她很早以前就嫁人了。”

“嫁人了！”

这次，比自信心严重受损还来得更加难过，原来，杜青宁愿去喜欢一个永远都不可能属于他的女人，也不愿意对她和颜悦色一点。

一个死会的女人，竟会让他如此牵肠挂肚，难不成他还想死会活标？

“你怎么了？”

“没什么，我只是想把那只青蛙宰了而已。”她晃晃脑袋，无力地说道，整个身子是那么地颓丧。

没有叫小豆芽，她一个人静静地离开了“伶月殿”。

“要找她吗？”

杜青一个人坐在花园里发愣，手上还握着银坠子。

万一那凶娘们又打他，或者抢走了坠子，那怎么办？那天被她打的地方，现在还隐隐作痛着。

突然一颗石头从天而降，不偏不倚的，正巧击中伤口。

“痛……”他忍不住发出一声哀嚎。

是谁？

他这辈子最不想见的人，正从远处跑过来，那石头大概又是她的杰作了。他俩的八字一定犯冲，不然为何他们老是在不愉快的状况下见面？

听到那声惨叫，凡妮莎心里就有了谱——又是他，完了！

失魂落魄地离开伶月殿，心里就不大愉快，只好一路踢石头出气，没想到却踢中了她的对

头冤家，真要命？

她以为他一定又会劈哩啪啦一阵冷言冷语急遽落下，等了半天，却没有等到。

“你不骂我？”她十分讶异。

“我是那么没度量的人吗？”

要不是为了坠子，我才懒得跟你说话，杜青心里想着。

“是呀，太不像你了。”她上下打量他一番，猜想他是不是吃错药了。

“上次打了你……”

“想道歉？”天要塌了吗？世界怎么在一夕之间突然变了样。

“我平常是不会那么容易失去理智的。”

“只是一碰到我，你就特别容易失去理智？”凡妮莎听得出来，这是挖苦而非赞美。

“这倒是实话。”

他搔搔下巴，露出一个难得的笑容。

他在笑吗？

她从没见过他笑过，这是破天荒的第一次。以往，她总是忙着想杀他，从未仔细看过他。

他的笑有点傻，像小孩子，一小撮不听话的头发垂在额头上，身体强壮而结实，很漂上儿。

她看着他形状美好的手臂曲线，知道那是双能保护人的手臂。

“其实那天我只是想吓吓你，不是真的要摔坏那坠子。”凡妮莎低着头半是羞愧地说着。

“那你愿意帮我把它恢复原状吗？”杜青喜孜孜地伸出握着坠子的手。

“这就是你突然对我这么友善的原因？”

虚伪的家伙！她看错了，他怎么可能会一下子就对她改观，还不是为了那条项链。

又是那女人！那女人对他就这么的重要，竟然能让他低声下气求一个他讨厌的人。

“什么？”

“伪君子，就算我能把它修理好，我也不会帮你。”

有魔法书，要修理那东西是轻而易举的事，但是她就是不要，她不爽！

“你！”

“怎么样？求我啊，如果你肯跪下来道歉赔罪，也许小姐我心情好还可以考虑、考虑。”

她又恢复了那副趾高气扬的样子。

“卑鄙。”杜青气忿地讥刺着。

“难道没有人告诉你我的小名就叫卑鄙？”她存心气他，就是看不惯他那假道学的样子。

“你不要脸。”

这女人的脸皮为什么这么厚？连脏话都穿不透。

“我是不要脸，还有没有更恶毒的话，尽管说出来，反正我铜墙铁壁，不在乎你那一、两句。”她大笑了几声。

他如果用心听，会发现凡妮莎的笑声其实有点凄怆悲凉。

在他眼中，她大概比垃圾还不值钱吧？

“贱女人！”杜青只是脱口而出，说了才发现她眼中的受伤。

贱女人。

这就是他对她的评价，她惨然一笑。

“说得好，谢谢你的恭维。”她僵硬地转身往前离去，她必须逃开这里，逃开他的羞辱。

“我——”

这女人总能引出他最坏的因子，不管发生什么事，他都不该骂那个字。

“如果你骂得还不尽兴，请你快点，我没那么多时间陪你。”她痛恨自己声音里的那股软弱。

“不是，我——”他开始不忍心了。

“如果没事，那我不奉陪了。”

凡妮莎接住眼眶里掉落的第一颗泪珠，往前方跑去。

“喂——”

杜青很是气恼，为什么道歉的话他一句也说不出。

“第八个出潮日了。”

风姬倚偎在龙胤的怀里，不安地叙述着。

“我知道。”

那代表时间越来越急迫。

“你有没有注意到，莎儿变沉默了。”以前，至少她还会处心积虑地忙着杀杜青，可是现在，她只是待在房里，一愣一愣地什么也不做。

“她好像很不快乐。”

她撑起身子，低头注视着他。“准是跟那只青蛙有关。”

“杜青？”

“嗯，我发现莎儿很在意杜青和他心上人的事。”

“她会不会是喜欢上他了？”

“天晓得，如果是最好，如果不是，那我得再去激激她。”她说着说着就要起身。

“待会儿再去，我还不打算这么早结束。”龙胤拉回她的身子，在她颈子洒下数个吻。

“龙……”

散去不久的温度再度涨高，风姬发出满足的呓语。

“抱紧我，宝贝。”

他占有地抱紧她，一刻也不愿放开。她属于他。

龙胤在她身上印下无数吻痕，以天为证，这生他将不再放开她。

空气中有一丝喘不过气的紧张，一条粗糙的绳索从悬梁上垂下，上头还绑着一个男人。

“说，你到底做了什么？”沙克刻意放低了声量问道。

“没什么呀！”玛琳故作无事地耸耸肩。

“没做什么宫殿里会无缘无故多出了那么多人？没做什么你会把我吊在半空中？”

他抖动着被捆住的身子，在半空中动弹不得，又不能大声叫人放他下来，他堂堂一个天令师这模样若被人看到，以后叫他怎么在天界混下去？

“我就知道什么事都瞒不过你的眼睛。”

当她听到风声说他在找她，而且很生气，玛琳就觉得不安，经验老到的她当然是先下手为强。

“有什么事，你先放我下来再说。”

“不行，万一放你下来，待会儿换你把我吊上去怎么办？”

“我怎么会这么残忍呢？我可爱的小娘子。”

“不会才怪！我看我就委屈一点，仰着头跟你说话好了。告诉你，那些突然冒出来的人是从什么风骚王国和火龙堡来的，至于他们为什么会在这儿，大致上就是他们打算把他们的女儿嫁给杜青，反正这事很复杂，你只要知道有人要成婚就行了。”

“杜青？那只大青蛙。”沙克不相信地又问了一次。

“就是他。”

“没想到那家伙走桃花运，居然有人会想不开要把女儿嫁他，难不成那女的断手断脚、缺鼻歪嘴的？”

“呸、呸、呸，你少乌鸦嘴了，那姑娘美得像仙女似的，你别乱诅咒人家。”

“我说的也没错呀！照你这么说，那堡里不就要热闹了，那家伙要成婚，可要好好闹闹他。唉呀！得叫人赶快去筹备婚礼的事，你快放我下来，我好叫人去准备、准备。”

“对呀！我怎么没想到叫人准备东西？哟，得赶快叫人去张罗。”玛琳击了一下手掌，一边说着一边走了出去，完全忘了沙克还吊在上头这回事。

“快回来！你这没良心的女人，你怎么就把我丢在这儿，快回来放我下来，喂……”

过了许久，走廊外传来说话声。

“喂，你有没有听见什么声音？”

“好像是疯狗在叫。”

“疯狗？奇怪了，城堡里怎么会有疯狗？”

听着说话声渐渐远走，还吊在上头的沙克更是痛不欲生地哀嚎着。

堂堂的天令师被当成疯狗？羞耻！天大的羞耻！

她是怎么了？不是来杀夫的吗？  
怎么现在全无心做这些事了？  
她莫名地在乎起他的一言一语，嫉妒他心系着别人。嫉妒？她怎么会有这么可怕的想法。  
为什么嫉妒？为他？  
她又不喜欢他，为什么会嫉妒？  
为什么没有人能给她答案。  
凡妮莎挫败地趴在床上，短短几刻的时间，就已经问了自己不下十个没有答案的问题。  
“烦、烦、烦、烦、烦！”  
她用力捶着被子，借此解闷。  
她这样子，被甫进门的风姬看见，她玩笑似地问她：“怎么了？那被子是做了什么十恶不赦的滔天大罪，惹得你如此愤怒？”  
她立刻把自己埋进被子里，不让风姬瞧见她失魂落魄的样子。“我睡着了。”  
“睡着了？哦，没关系，我会等你睡醒。”风姬摆明了要耗下去。  
“好吧！你有什么事？”扯下被子，凡妮莎认命地问。  
瞧见她带着黑眼圈，一脸憔悴的模样，风姬还真吓了一跳。“为什么把自己弄得像鬼一样？”  
“我本来就丑。”  
“我那一向对身材相貌都很有自信的女儿跑哪儿去了？怎么变成一个自怨自艾的可怜虫啦！”  
“如果我长得美，又怎么会被人羞辱得一文不值？”  
“谁说你一文不值了？我去揍他。”风姬作势挽起袖子，心里却早已猜出那人是谁。  
“不用了。”  
就算打死他又有什么用？反正他的话已经印在她心里了。  
“是杜青？”  
她没有答腔。  
“你何必在意他说什么，反正你来这儿的任务就是要杀他的，杀了他，我们就能早点离开这里。”  
“我知道，可是……我现在没心情杀人。”  
“小姐，杀人还得看你心情好不好？那我看还有得等喽！”  
“为什么看见他那么小心翼翼地守着那坠子时，我心里会像被箭刺中一样难受？为什么听见他赞美那女人，却对我极尽讽刺时，心会像被狠狠揪起来一样难过？为什么现在我不想杀他，却像个花痴一样，只想听他的一句赞美？告诉我，为什么？”她无助地想向母亲寻求解答。  
“你爱上他了。”  
“爱？我爱他……”  
她从未想过要爱上他，甚至在未曾见面之前，她一心想的只是如何去杀死他，爱？  
“你这么聪明，为什么连爱上他都不自觉？”她抚着凡妮莎的青丝，疼惜地问道。  
“当年，你是怎么确定老爸就是你命中注定的人？”凡妮莎讷讷地问。  
“我只是相信感觉。”  
“相信感觉？”听起来像是满难懂的一种东西。  
“知道自己要什么，就去追。”  
“追得到吗？它有四条腿，我只有两只脚。”  
“不够的话，老妈这两条再借你。”风姬拍拍双腿，很有义气地说道。  
“你认为，他真会喜欢我？”凡妮莎还是有点担忧，不太放心地又向母亲一问再问。  
“如果爱情的仗还没开打，就失了信心，那就没开始的必要。你认为你丑吗？你认为你比不上他那个心上人吗？记住，你是最好的。”  
对！她是最好的，她要的东西从来没有拿不到的，她要他的心，要他爱她爱得发狂。  
“我是最好的。”  
总有一天，他坠子里的人会是她。  
女儿总算开窍了，风姬感到十分欣慰。风骚王国总算有救了。  
王国、莎儿的生命全都有了指望，心里的一颗大石头总算能暂时搁着，但只能搁着，还没有到全然放下时候。

只愿莎儿炽热的心足够感动杜青。风姬在心中祈祷着。

“怎么回事？身子骨突然冷了起来。”

杜青躺在床上，身体却感受到一股寒意，冬雪都近尾了，怎么还会这么冷？他把身子卷进棉被里，才稍微驱退了寒冷。

带着倦意，慢慢合起眼皮，他终于梦周公去了。

这夜，他睡得极不安稳，额上流着豆大的汗珠。

他梦见，有条蛇紧紧地在他后头追他，上山下海、飞天钻地，那条蛇就是黏着他不放，好几次都差点被它追上。

突然，他摔了一个大筋斗，眼看大蛇就要扑上，那张狰狞的蛇脸突然变成凡妮莎，嘴上还露出两个尖牙，暧昧地对他笑着。

如果被吓醒还算庆幸，可是，惨的是，杜青却一直在梦境里反复地逃命。

一直到隔天清晨，他才被自己的惨叫声惊醒。

## 第09节

---

凡妮莎从没有刻意去讨好别人过，但这次为了杜青，她着实是费了不少心思，瞧她身上这袭雪纺纱的衣裳，在风中款款摆动着，把她里头曼妙的曲线勾绘得更加诱人。

“你确定他会喜欢这衣裳？”凡妮莎不安地问。

“安啦！公主，哪个男人不喜欢这种眼睛能吃冰淇淋的衣服？”小豆芽帮她做好最后的打扮。“好了，大功告成。”

她满意地看着自己的杰作，公主本来就很美，经过稍加装饰后，简直是完美得无懈可击。

“他来了。”龙胤从一端跑出说道。

为了女儿的幸福，所以他堂堂的一个火龙堡堡主，只好暂时充当报僮。

“哦，公主，那我们先走了，你自行保重。”

小豆芽和龙胤两人迅速离开现场。

凡妮莎赶紧挑了一个杜青能一眼就看到她的好位子，摆上她最美最撩人的姿势等他。

一路往这儿走来的杜青，由于一连失眠了几个夜晚，眼眶上的黑眼圈显得特别深，脸上也苍白了许多。刺眼的阳光照射在他眼睛周围，他显得负荷不了地闭了起来，靠着嗅觉，他继续往前走。

靠在树干上的凡妮莎，心紧张地跳着，当他越靠近，就跳得越厉害。

她屏息等待着，过了半晌，却没有丝毫动静。

她睁开眼睛，却不见杜青的人，只听见一阵沙沙的脚步声自后头传来，她猛回头一看，正好看见他往后头走去。

他居然视若无睹地就这么一走了之？

对他，她真的没有任何魅力吗？

她气煞地撩起裙子追了过去。

“喔，哦！糟了。”躲在树丛后头的风姬、龙胤、小豆芽，一致摇头说道。

杜青还闭着眼，浑然不觉后头怒气冲冲的凡妮莎正追逐而来，走着、走着，突然撞到了人。

“对不起。”他睁开眼睛，却被面前的人吓了一跳！“啊，噩梦！”怎么连大白天也会作起噩梦？

“噩梦？你就那么讨厌我吗？”凡妮莎心头一凛。

“我……你怎么会在这里？”他用手肘拭去了额上的冷汗。

“我长得不美吗？为什么你连看都不看我一眼？”

杜青终于抬眼正视她——她粉颊朱唇诱人心弦，一双犹带水气的杏眼，在那薄纱下的娇躯

更是成熟动人的。

“你长得很美。”他实话实说。

“美过你的芷嫣吗？”

“你从哪听来这名字的？”他以为这是个秘密，一个被他深藏在心底的秘密。

“每个人都知道你钟情于她，不是吗？”

“不用你管。”杜青急欲离开，却被她拦住。

“为什么要走？你分明是心虚了。”她展开双臂拦住他的去路，不让他就此逃逸。

“这是我的事，你没有任何资格管我。”

“谁说我没资格？我是你的未婚妻，将来要嫁给你做妻子的。”

“妻子？你大概是疯了！我怎么可能娶你。”杜青认为她荒唐得彻底，竟然无缘无故穿着要露不露的衣服到他面前招摇，现在又直说要嫁他。

“你要娶我，这是改变不了的事实，我认定你了。”

“这是不可能的，我喜欢的人不是你，起码不是你这个样子。”

“那你喜欢什么样子？我可以改呀！”凡妮莎只想赢得他的心，即使要付出任何代价，她也在所不惜。

“我喜欢的是……唉哟，这叫我怎么说呢！反正不会是你就对了。”他不知道该怎么去形容他心目中理想的老婆样子。

她掩着嘴，不让他听见她哽咽的声音。

“你别这样。”杜青最怕女人的眼泪了。

她蹒跚地往后退了一步，在眼泪落下前，转身跑开。

“喂……”

杜青杵在原地，不知道该不该追去。

“你还不快去追我们小姐，万一她出事了怎么办？”小豆芽在一头急得发慌，猛然跳出草丛，推了他一把。

“哦。”

被这么一催，他才加紧脚步，往她后头追去。

“真是笨死了！”

小豆芽在后头骂着。

她难过地跑着，被泪水蒙住了视线，未发现前头有颗大石头，一脚绊了上去，扑通一声，没有摔得满身泥土，也没有满口灰尘，却喝了几口水！原来是摔进琉沙陵的瀑布里，纱里的身躯被溅得透明莹亮。

她没有费力爬起来，就坐在水里，任由水冲刷她的身躯，但水的冰冷却抚不平她心里的痛楚。

她紧紧地搂住自己的双臂，眼瞳无神地凝望着水面，泪水并没有止息。

追随而来的杜青看到的的就是她这副让人疼怜的模样。

来到她身后，他不晓得该不该惊动她，如果不叫她，又怕她会着凉。“凡……，凡妮莎。”

她明显地一愣，抬起头又立刻垂了下去，不愿让他瞧见她不争气的眼泪。

“你这样会生病的。”

“你走、你走！”她哽咽喊道。

他是想走，可是又不能这么扔下她。“你别哭呀！”

凡妮莎抽噎了一声，一个转身扑在杜青身上，连带把他撞进水里。“都是你！都是你！可恶的男人。”

杜青被压着，不能动也无法起来，只好任凭她在他胸膛上放肆痛哭，他没见她哭过，这是第一次。

哭得还真令人心疼。

她哭累了、哭哑了，终于慢慢地抬起头，他只是看着她，没有说话。

“我怎么做才能取代你心里的女人，让你彻底忘了她？”她黯然伤神地问他。

“我——”

捂住了他的嘴，凡妮莎笑得有点勉强。

“别说，我会让你爱上我，然后娶我。”

她小心地低下头，让自己吻他，让心贴着心，感受那股强烈的心跳，她吻得很深，几乎想把所有的灵魂都给他。

是她结束了这个吻，反正以后会有更多机会的，她对自己允诺。

“有一天，你会心甘情愿地娶我。”

吻别了他，从他身上爬起，她快速地跑开。

杜青像被大炮狠狠击中。

不是因为被她撞的那一下，而是她说的话！她一下那么沮丧，一下子又变得自信满满。

凡妮莎是个浑身充满惊奇的谜。

她居然爱他？

这是最让他讶异的地方，刚才他的心贴近她的心时，他的心似乎狂跳得厉害。

她是认真的。

杜青从她眼里看出真诚。

又是一场噩梦！一场比前些天更严重的噩梦！

这夜，多日不见的月亮终于崭露头角，凡妮莎坐在被月光照得很亮的窗棂上，轻纱被夜风吹得飘逸婆娑。

她压抑自己这些天不去找他，是为了让他适应她的决心和改变。

可是，现在她没有耐心再等下去了。她溜出房门，趁着月色，悄悄地走向另一边玄关的房间。

霎时，一大片乌云移近月亮，掩住了月亮，天空顿时转为黑暗、阴沉。

冬雪已过，此时应是温暖、舒爽的季节，没想到却围绕在一片冰冷之中。

凡妮莎自从那天的“告白”之后，就没有再出现过，杜青不禁开始想念她的恶作剧和刁蛮。

不是一直避她唯恐不及吗？怎么现在却开始想她了？

他晃晃头，企图甩脱那些可笑的想法，拿起桌上的酒瓮，他当头灌下。“也许她只是在和我闹着玩而已。”

他安慰自己。

不管了，他想起明天要去见莫鹰和芷嫣，心情就快乐得不得了。

他向来就不是个好酒量的青蛙，所以不到几刻钟就醉得趴在床上，有人进来也未曾发觉。

他怎么会醉成这样？

凡妮莎拿起系在腰际的手绢为他擦拭脸颊，十分心疼。

他燥热难受地在床上翻动，扯着身上的衣服，于是她伸手解开他身上的衣服。手不知怎的，竟不听指使地微颤着。

是醉心于她指尖下强壮的身子和温热的肌肤吧？

她的丈夫，杜青。

一思及此，她的嘴角就掩不住漾开满足的笑意。

他突然握住了她的手，凡妮莎才看到，他原本紧闭的双眸，这会儿竟显得出奇的明亮。

“杜青？”

“你好美。”他伸出强而有力的手掌，在她粉颊上温柔摸索。

“杜青——”他终于接受她了吗？

“你好美……”拉下了她身子，结结实实地覆上她的唇，不让她有任何喘息的机会。

“青……”

“别走。”

将她拉近，用手抚摸着她身上每一寸肌肤，所触之处，衣服皆被他褪下，不到一会儿的功夫，他俩已裸裎地贴着对方。

她不后悔，早在来之前，心里已做了准备，她迫不及待想成为他的女人。

杜青被酒意被欲望弄得迷糊，只知道他身上有一把火，烧得又猛又烈，而身上这女人是惟

一可以把火浇熄的人。

他疯狂地占有她，疯狂地想用体内的火将她燃为灰烬。

没有浪漫的音乐，没有绵绵的情话，但她愿意给他，给他她全部的爱。

可恶！

居然有人在他脑子里敲锣打鼓。

痛、痛、痛，好痛呀！

杜青抓抓脑袋，想用去那噪音，结果，不但没有让疼痛减少半分，却反而更加难受。

他想起身，手却碰到一个软绵绵的东西，睁眼一看，竟然是张熟睡的脸，而且还紧紧地倚偎在他肩上。

他想唤醒她，手却停住了。

天！怎么会有个女人在他床上？天！她的样子怎么这么熟悉？杜青脸上的笑容越来越僵硬。

“嗯……”躺在他身边的女人发出一声满足的呻吟，睁开了眼睛。

怎么越看越熟悉？这人好像是……是凡妮莎！“凡妮莎！”

“你醒了？”她伸手抱住了他的腰，将头埋进他怀里。“为什么不再多睡一会儿？”

扳过她身子，他厉声问道：“你为什么会在哪里？”

“你不记得了？昨晚你拉着我，不让人家走，还吻了人家。”她娇嗔了一声，不好意思地又塞进他怀里。

“我昨天拉着你，还吻了你？”他睁大了眼睛。

“嗯。”她坐直身子。

也就是这会儿，杜青才发现她身上布满了大大小小的吻痕，这难道就是他昨天的杰作！呵——这怎么可能！？

惨了！完了！死定了！这事要怎么解决？他心头乱纷纷。

见她又靠了过来，杜青连忙从床上一跃而起，把她当瘟疫般隔得老远，看到地上的衣服，他赶紧拿了起来套上身，匆匆忙忙就要逃出这房间。

“你要去哪儿？”凡妮莎见他要走，也不顾自个儿赤裸的身子，便一跃而起，跑到他身前，无辜地看着他。

“我要去找人。”他现在心情乱得很，必须找个人谈谈，芷嫣是他惟一想到的人。

“找谁？”

“找……”

“你要去找她是不是？”他吞吞吐吐的样子，让她一蒙就蒙中。

“不要你管。”

“不要我管？我都是你的人了，你还叫我不要管？不行，我也要管。”她拉着他的手不放，如果不带她去，那他哪儿也别去。

“好，去……你快去换衣服，我等你。”

“不能放我鸽子哦！”

“好。”他敷衍地说。

趁着她离开，杜青脚底抹油，一个转身便逃得无影无踪。

他怎么敢带她去？就她那倔脾气，万一到了那儿，胡言乱语，到处惹是生非怎么得了，他不要她去伤害芷嫣，更不要她去破坏芷嫣和莫鹰安稳的生活。

穿戴好的凡妮莎兴奋地跑出去。“我好了。”

但，门外却空荡荡的。

“杜青！”

不要紧，他骗了她！反正他注定是她的，绝逃不出她的手掌心。

“身子还受得住吗？宝宝有没有欺负你？”

莫鹰贴在老婆的肚子旁，静静地聆听里头的动静。

“当然有，他今天又踢了一下，还在里头翻滚伸懒腰。”她笑着摸摸他的黑发说道。

“唉呀！这么可恶，等你出来我一定要好好教训你。”他在芷嫣浑圆的肚子上印上一吻。  
“你别闹了。”她推推他的肩膀，疼惜他因国事而累坏的黑眼眶。“累了？”  
“不累，见了你和宝宝什么累都没了，倒是你，明明都被瞌睡虫召唤了，还坐在这里等我。”

他心疼她的憔悴，这孩子长得超乎意料的快，看她抱着肚子，行动不便的样子，莫鹰恨不得能一步也不走开地跟着她。

“你说要陪我吃饭的。”

好久不曾两人静静地吃一顿饭，她珍惜这得来不易的机会。

自从某日卑鄙的羽鹰留书“离家出走”之后，莫鹰就担负起维持整个鹰堡的责任。

他居然离家出走？想起他写的留条，芷嫣就气忿。

兹因多年来照顾鹰堡，以致缺乏娱乐休闲，染上缺玩之病。

故将独自离开，休养身心。不必找我，有缘定会再聚。

羽鹰留

什么狗屁不通的烂理由、鸟借口，分明是想自个儿逍遥去，还说得那么好听。

“怎么皱着眉头？”

“还不是羽鹰那家伙。”

“还在为他离开的事生气？当心咱们女儿生出来会皱着眉。”他拧拧她眉尖，取笑道。

“是咱们儿子，要不是他丢下你，我们就不会在这儿，你也可以每天陪着我，用不着这么累。”

“老婆，公平点，羽鹰之前也是为我掌管了鹰堡数千年。”

“是呀！所以我才没派人把他抓回来。”芷嫣轻轻捏着他的鼻子。

“是，你最好了，我的好老婆。”

莫鹰将她抱在怀里，补偿多日来对她的冷淡。

卫兵的介入干扰了这曼妙的一刻。

“城主，有人求见。”

“谁？”

“夫人的好友——杜青。”

一听是杜青，芷嫣快速地爬下了莫鹰的腿。

“杜青来了！我前些天还在念着他，快走。”拉着他穿过层层宫殿，一路笨重地跑向前殿。

“小心点，你有身孕。”看她跑得辛苦，莫鹰索性抱起了她。

“鹰！”她圈住了他的颈子，低呼了一声。

“看你这么跑，还不如我抱着来得安心一点。”

她任他抱着自己到了杜青面前。

“杜青！”她拍拍莫鹰的手，示意要他放她下来，一被放下，她便飞奔到他面前。“好想你。”

她热情地搂住他，在他双颊间来回吻个不停。

杜青想抱住她，才发现双臂竟合不拢——还有一颗圆球隔在他俩中间。“芷嫣你……”

“我怀孕了。”她拍拍斗大的肚皮。

“怀孕了？”他还处在震惊中。“一个宝宝！”

“No、No、No，医司说照我肚子这么大看来，也许是两个宝宝。”她伸手摆出胜利的姿势。

“你居然要当母亲了，真不简单。”

“谢啦！”喜悦之余，芷嫣发现杜青并不如表面上的快活，俗话说：无事不登三宝殿，他不会没事就跑来这逛逛，她回头朝莫鹰示意：“我和他到外头去走走，你先去吃饭。”

“嗯。”

杜青感激地看了莫鹰一眼，便邀着芷嫣离开大殿。

一路进了花园，百花虽美，他却无心观赏。

“干么失魂落魄的？”芷嫣轻柔地询问。

“我惹了一个麻烦。”

一向悠闲、乐天的杜青根本没啥烦恼，现在居然说惹上了一个麻烦？

“什么麻烦？只要我和鹰能帮你的，一定尽力而为，你只管说。”

“那麻烦没有人能解决。”

“你不说怎知没有办法？”

“好，我说那个麻烦的名字叫凡妮莎……”

杜青从和凡妮莎的偶遇，到一堆复杂的亲戚关系，乃至她的百般刁蛮作为，到她的告白，昨夜的失身，一古脑儿地全说了。

“原来是这样，那女孩好像是我以前的翻版。”她倒想见见是谁能让冷静的杜青失去控制。

“芷嫣！”

“这不是很好吗？我不觉得她是个麻烦，你不是一直想讨个老婆吗？现在人家自动走进门来，你应该开心才对。”

“开心？我怎么开心得起来？我并不喜欢她啊！”杜青怪叫起来。

“喜欢可以慢慢培养。”

“我不要培养！她的出现已经扰乱了我的世界。”他以为芷嫣会站在他这边，现在看看，她八成是站在小魔女那边的。

“那你要我怎么做？咚的把她变不见？”芷嫣笑道。

“也许你该这么做。”

“杜青，你该面对现实的。”

别这么快，如果真要他面对现实的话，总该给他一些时间调适吧。“让我先在这儿住下，好不好？”

“住在这儿？”她双眉微蹙，颇为不解。

“嗯，我还不想去面对现实。”

“那她呢？她一定在等你回去。”芷嫣无法了解那女人是否真爱杜青，但是她知道，杜青的不归，一定会让她难受。

“我不管！我不管！”他只好使出耍赖的绝活。

“OK，那你就留下吧！如果这是你所希望的。”

她希望她的决定没错，他的亦是。

天界内，每个人都在为杜青和凡妮莎的婚事做准备，在大家眼中，这无疑是桩天造地设的好姻缘。

没有人注意到新郎已失踪了好几天，而新娘则是经常愁眉不展地看着远方，好像在眺望些什么、期盼些什么。

这夜，凡妮莎又独自坐在城堡的高处，看杜青回来了没有，却总是得到相同的答案。

她眸里的殷盼经过了数日之后，终于渐渐淡去，转为黯然。

杜青在躲她。

她痛苦地承认。

他这一走，就是近二十个日子。难道，要他爱她真有这么难？

他不能就这么一走了之啊！他们之间还有一些事没了——譬如她肚子里的孩子。

风骚王国的女人，自生下来就有一股特质，怀孕时能立刻感受到孩子的存在。

杜青走后的第七个夜晚，她便感受到孩子的存在，虽然晚了些，但是那满满的感觉就在肚里，一刻也不曾减缓。

杜青，你什么时候才要回来？

她抚着肚子，一股暖流流过手心。

是这孩子叫她别放弃的吗？

“我会去找你，我一定会去。”

这是条没有回头的路，她坚持要把它走完。

龙胤和风姬站在阴暗处，担心地看着凡妮莎。

自从杜青离开天界后，她就不曾好好休息、吃过东西，他们很担心她怀着身孕的身体会受不了。

但更让他们着急的是第十二个出潮日已经过了，可是杜青仍然没有和莎丫头成亲的意愿。  
“如果他再不回来，我会亲自去把他抓回来。”龙胤确定道。  
“我也去。”她才不会眼睁睁地看着女儿消沉下去。  
如果莎儿真的出了事，即使冒着风骚王国被毁的危险，她也要宰了那只青蛙。

## 第10节

---

他绝对不是因为愧疚才回来的。  
一路上，杜青不断地跟自己的大脑辩解着。  
他只是回来看看有没有什么事，要是没什么大事的话，他就要再回鹰堡。这些天，每当夜阑人静的时候，他总是梦见凡妮莎用那双哀怨、谴责的眼神看着他。  
她干嘛装得那么可怜兮兮的样子？又不光她一个人失身，他也有呀！  
为了不想让任何人发现他回来，他特地穿上一件大斗篷，巧妙地遮住了脸。  
当他一进城堡，就被城堡里那股喜气洋洋的气氛吓了一跳。  
怎么每个人看起来都很快乐的样子？  
想找人问，却又碍于此行是个秘密。此时，前头正巧走来了两个卫兵，杜青当下掩着头想从旁边闪过。  
错身而过时，他以为骗过了他们，正在喘口气暗自庆幸之际，肩膀却被狠狠拍了一下。  
“好小子，回来啦！恭喜你了。”  
是那两个卫兵，他们争先和他握手，嘴里不断地恭喜他，然后又相偕离开。  
恭喜？  
恭喜什么？他们认出他了！？会不会是认错人了？  
不理睬他们，杜青又继续前进，接下来却发生了一件令他迷惑的怪事。  
为什么所有见着他的人，都自动走过来跟他道喜？怪了，他既没发大财也没升大官，为什么每个人都在恭喜他？  
一个人认错也就罢了，怎么所有的人都认错人了？  
然后，他看见玛琳捧着一堆东西往他这里走过来，见状，他赶紧低头，把自己包得更紧。  
玛琳一路走来，瞧见杜青畏缩缩地把自己包在斗篷后，感到十分奇怪。她并没有停在他面前，反而走到他背后站着，没有发出声音。  
她没有发现？连一向聪明的玛琳都没发现，那其他人怎么可能发现？吁了一声！他回头一看，和后头玛琳好奇的脸对个正着。  
“啊！”杜青发出尖叫。  
“你在玩捉迷藏？”玛琳平静地看着他。  
杜青吓得整个人跌在地上，身上的斗篷也随之掉落。“你怎么知道是我？”  
“很自然的就知道啦！你终于回来了，正好赶上典礼的举行。”  
那刚刚……所有的人不就都知道他是杜青？哦，逊！伪装失败。  
“什么典礼？”他不经心地问着。  
“你的成婚大典啊！”  
杜青猛然被自己的口水呛了一下。“我的成婚大典？和谁？”  
“当然是凡妮莎，怎么，才离开几天，就连新娘子是谁都忘了？”  
“凡妮莎！”他眼睛张得斗大，怎么可能？怎么会？难道所有的人都知道他们已经有过“那个”？  
“是呀！所有的事情我都知道了，别不好意思。”  
“什么事？”  
“还装蒜，就是你们的婚事早在千年前就被注定的事呀！”  
“千年前？什么千……”他愈听愈模糊。  
“杜青。”

他们的对话，被一个急切的声音切入，他心一惊，因为这声音好熟悉，像极了那个正由远处跑来的凡妮莎！

老天！就是她。

他又想逃了，却被玛琳揪住衣领。

凡妮莎从他人口中得知杜青回来时，心就雀跃不止。他回来了，他并没有抛下她。

她一路在城堡里找寻着他的影子，终于见着他了，穿过重重的栏槛，她扑进他怀里。“我就知道你不会丢下我。”

对他更是又吻又搂的。

一旁的玛琳怕自己会得针眼，所以赶忙拎着所有的东西退开。

“凡妮莎……”他想推开她，不愿和她有太多的接触。

“虽然那天你丢下了我，但是我不怪你，我知道你最后还是回来找我。”

他不要她这么相信他，不要她对他这么好，杜青只想逃得远远，逃到一个没有她的地方。

“你不要这样。”

“我好想你。”她在他耳边轻语。

“我问你，我们的事在千年前就已经注定，这是怎么回事？”

凡妮莎的手僵了一下。“你怎么会知道？”

“别问我为什么，我只要你告诉我答案。”

如果让他知道她一开始是来杀他的，他一定不会原谅她，于是她选择最婉转的方法来说：“其实这没什么，就是你祖先和我祖先在几千年前曾经约定过，将来我们必须成亲。”

“荒谬！这种事怎么能约定？成亲是要两情相悦才行的啊！”

“我爱你。”她马上说。

“可是我不爱你。”他也非常诚实。

“你会爱上我的，如果你愿意试试。”

“我根本就不想去尝试，我不会为了一个无聊的约定就断送了自己的一生。你也是，你应该去找个更好的男人才对。”

“你是最好的。”她深情地说。

“我不是，我们就这么说定了，婚约取消，没有婚礼，以后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

杜青说完话，正打算离开时，却被一股强大的拉力牵住，他回头看，竟是凡妮莎。

天！她有法力。

“我不会让你走，你得和我成亲。”

凡妮莎绝不放弃，即使要逼婚、要架着他拜堂，她也都认了。

冬雪消失，让她失去的法力又恢复过来，她要囚禁着他，直到婚礼结束。

“明天咱们就成婚。”她坚决地说。

他必须想个办法离开这里，他才不要跟凡妮莎成亲。

杜青在房里烦闷得来回踱步。

在这房子的四个角落，被凡妮莎设置了四个白球，形成一道光圈困住了他，要离开这房间，必须有人挪动白球才行。

他曾用力地撞击光圈，却只是徒劳无功地被弹回来。

怎么办？怎么办？

当天色渐晓，黎明乍现，杜青只有越来越着急，难道天真要绝他？他气忿地踢翻了桌子、椅子。

倏地，门被打开，玛琳拿着新郎官的衣裳进来。“怎么回事？弄得一团糟。”

救星到了！

杜青拉住了她双手。“玛琳，快救我。”

“救你？你别闹了，婚礼都快开始了，赶紧穿上这新衣。”

“我不是在开玩笑，你得救我。”

“你口口声声说救你，到底是要救什么？”她拿起衣服在他身上比划着看合不合身。

“我不要结婚，帮我逃走。”

“开什么玩笑！不要结婚？所有的人都准备好了，就差你这新郎官，快点换上衣服，该走

了。”

“玛琳，我没有开玩笑，你看我这样子像在开玩笑吗？我真的不想和凡妮莎结婚，我是被禁在这儿的，你难道看不出来？”

看他难得的紧张神情，玛琳仔细地看，才发现房内的四颗白球。“你不想结婚？”

“不想。”

“可是，凡妮莎那么爱你……”

“结婚是要彼此心有所属，如果叫你嫁一个不爱的人，你愿意吗？你会快乐吗？”

“当然不会。”如果不能嫁给沙克，她宁可一辈子不嫁。

“那就是啦！帮我离开这里，别让我恨你。”杜青央求着。

“我……你要我怎么帮你？”

“拿开那白球，我就自由了。”

玛琳不想这么做，可是杜青是她朋友，她该相信一个多年的好友，还是个陌生人？她选择了前者。

热闹的音乐声，揭开了婚礼的序幕。

数千朵的鲜花被布置在伶月殿里，豪华和气派完全不输给当年芷嫣和莫鹰的婚宴。

伶月殿里挤满为了一睹这对新人面貌的人潮。

凡妮莎穿着一袭飘逸动人的白长纱，层层雪纱将她的身子里得像冬雪一样洁白，脸上也溢满幸福的笑容。

她紧张地等待杜青的到来。

太阳升上了高空，数千双的眼睛直盯着伶月殿的门口。

老爸和老妈去带杜青，为什么过了这么久还没回来？凡妮莎不安地频频望向门口。

一阵急促的脚步声，由远而近传来，风姬和龙胤终于出现了，但却没有新郎的踪影。他们脸上是一致不安和着急。

“杜青呢？”

他不会在这时刻丢下她的，她白着脸安慰自己。

“他不见了，我们到处找过，就是没有人见到他，守城的卫兵说，不久前有个人全身包得紧紧地匆匆出城，我们想那个人也许是他。”

“他走了，他真的丢下我了。”

凡妮莎将手上的花束扔开，神情痛苦。

“莎儿——”

她怒吼了一声。“该死！”

拉起裙摆，不顾众人诧异的眼光，她径自冲向外头。

“莎儿，你要去哪儿？”风姬和龙胤跟在他身后，怕会出了什么事。

“我要去杀了他！”

“你怎么又回来了？不是才刚回去。”

当杜青连滚带爬地冲进鹰堡，正在花园里赏花的芷嫣急忙上前问。

“千万别告诉任何人我在这里。”

“你杀人啦？”芷嫣不解地问。

“比杀人更糟，不管发生什么事，千万别说我在这儿，哪里可以躲人？”他四处找着可以躲藏的地方。

但，远处已传来一阵愤怒的声音。

“杜青，你给我出来！”

“她怎么会这么快就到？惨了！”他一个转身一把利刃已从他发梢飞过，落在石上。“啊——”

他想逃，可是凡妮莎的动作更快，她一个箭步抄到他面前，双手插腰，恶狠狠地问：“为什么要把我丢在婚礼上？”

“我早说过不要娶你，是你自己一厢情愿的。”

“我爱你，难道爱一个人有错？”她到底要说多少次他才会了解他们是天生一对。

“我不爱你！这问题我们研究过很多次了。”

“我不在乎！”

“我在乎啊！小姐。”他快被她烦死了。

“一句话，跟不跟我回去结婚？”

“不去，打死我都不回去。”

凡妮莎拿起插在石上的刀子，逼近他。

“你不怕我杀了你？”

杜青这次豁出去了。“要杀就杀，即使你问我十次、千次，我都不会爱你，你为什么要把自己贬得这么低，这么不堪呢？”

“你的意思是说我不爱脸，我下贱？硬把自己往你身上推？”她知道他的意思，她只是把它说得更白话。

“是。”他的本意并不是如此残忍，但，不这么说，她会放过他吗？

“啪！”

在一边的芷嫣气得听不下去，忍不住狠狠打了杜青一巴掌。

“芷嫣！”这是怎么回事？他抚着脸颊，愣愣地看着芷嫣。

“你怎么能对一个女孩子说这种话？你知不知道这话多伤人？”

凡妮莎终于见到了她一直想见的人。“你就是芷嫣？你好特别，难怪他的心里容不下任何人。”

“事情不是你想的这样，杜青他八成是吃错药了，才会在这里疯言疯语。”

“我没有，我说的话都是真的。”他赶忙澄清。

“杜青！”芷嫣又推了他一下。

凡妮莎听见了自己心碎的声音，绝望像一道深渊吞蚀了她。早知道爱他需要很大的赌注，但她仍愿意用生命去赌。

她还是输了，不但输得彻底，而且输得一败涂地。

她竟然哭不出来，凡妮莎找不到一滴眼泪可以用来安慰自己。

是麻痹了？还是心死了？

“谢谢你，我终于知道‘恨之入骨’的感觉了。你放心，当我离开这里后，你将永远不会再见到我。”

她慢慢地后退，全身的血液似乎被抽空，冰冷攫住了她。倏地，一股极大的黑暗将她拉住，在她落地之前，一双强壮的臂膀及时抱住了她。

“杜青，如果她出任何事，你将会遭受到有史以来最大的灾厄。”龙胤以天为誓发咒。

一个闪影，他们已消失在视线之外。

他垂下双肩，内心并没有想像中的高兴。

“杜青，你真是可恶！无情无义的冷血动物！为什么要这么对她？她明明对你用情很深，你还要故意去伤害她。”

“你不了解。”面对芷嫣的指责，杜青无心争辩，现在只想一个人独处。

“我不了解？我是不了解她为什么要那么傻地爱着一个木头人！你为什么不接受她？别告诉我你是因为对我余情未了，我才不会相信这种话！我知道你的毛病在哪，是她太像我了，对不对？表面上你想找个和我相似的女人，可是真正遇到了，你潜意识里却又害怕会永远沉迷在摆脱不了我的阴影中。”

“不是的，不是的。”他不承认。

“别逃避了，总有一天你会承认我说的话。”

“她怎么样了？”

风姬拿了沾水的白纱在莎儿的颊上擦拭着。“情况很糟。”

“如果莎儿出了任何事，我会杀了那只不知好歹的青蛙。”

“记得找我一块去，不过不是现在。”

“呃……”昏迷中的凡妮莎发出呻吟。

“莎儿，你怎么了？”

“我没死吗？为什么我觉得好像死了一样难受。”她无力地想坐起来，却又跌了回去。

“别说话，你身子现在弱得很。”

她想起，她是心脏绞痛得难受才晕过去的。“放心吧！我死不了的，俗话说祸害遗千年，我哪有那么容易就死。”

风姬和龙胤同时愣了一会儿。死！离第十五个出潮日只剩下一个半出潮日。风姬突然转跑到窗口掩住嘴巴，不让她哽咽的声音传到莎儿耳中。

“怎么了？妈，你在哭？”

风姬并没有回答，她怕一说话就会哭出来。

“爸，告诉我是怎么回事？”

龙胤知道早晚都得说，早说只是让她早点有心理准备。“还记不记得玻璃书的预言？”

“知道，如果我没有嫁给杜青，风骚王国会被毁，难道妈是为了风骚王国的命运在难过？”

“不是的，在预言后头还有一段话——如果你不能嫁给杜青，在第十五个出潮日的夜晚，你就会死掉。”

“我会死？”她睁大了眼。

“现在已经是接近第十四个出潮日了，我们是因为无法为你做任何改变而心疼你。”他从背后搂住了风姬，她则泣不成声地偎进他怀里。

“我快死了。”她茫然地说。

“莎儿——”

“我没事，我只是没想到我会这么快死，我们回火龙堡去好吗？”她不想死在杜青看得到的地方。

“好。”这或许是他们为她做的最后一件事了。

杜青回到了天界，城堡内已被收拾整齐，昔日婚礼热闹的场景已不复见，伶月殿也恢复了以往的冷清。

角落一朵花吸引了他的目光。

是那天婚礼上的花，现在却枯萎了。

他依稀记得，那天她穿着白纱的样子，像个美丽的新娘，而她脸上灿烂的笑容却被他一手扼杀。

芷嫣的话反复地在他脑中回荡——

你怕会永远沉迷在摆脱不了我的阴影中？

是的，他怕。

知道自己对她早已不是男女之爱，但是他怕会再度沉沦下去，他是个失败的懦夫，无法面对挑战的懦夫。

那天，凡妮莎的神情叫他心颤，那是张没有悲伤，没有生机的脸，更没有任何情绪，如果说还留点什么的话，那就是麻木。

他知道她永远都不会再出现在他面前，明白她做得到。

他是个爱情逃犯，想拥有，却又害怕失去。

她的离去，不知不觉中，竟带走了他的一段生命。

爱情之美，能叫人以死相许；爱情之美，能叫人死而复生。

没有人知道是谁创造爱情，自古以来，就没人敢承认，因为一承认，便会有数以万计失恋的人，等着砍这个“元凶”。

爱——扑朔迷离，让人捉摸不透。

而她——

正在等待死神的召唤。

她不吃、不喝、不睡、不说，只是坐在窗棂上，手一直放在腹部感受肚里那股强悍的生命力。

她的生命力还不及“他”来得强烈。

再经过七个月亮升起，就是她随着月亮离去的时刻，天！她想生下这孩子，想摸摸他，想

抱抱他。

她的力气也在一天一天地减弱，生命也会一天一天地消减，直到完全消失。

“莎儿。”

风姬在外头站了许久，还是决定进来。

凡妮莎没有说话，只是无神地看着她。

她知道现在不管做任何事，莎儿都不会在乎，只会静静地望着她，有时候她觉得她在听她说话，有时候却认为，她全身只剩下一双空洞的眼睛。

“别这样对自己，这不公平。你有孩子啊！连一个小生命都会为他的生存做努力，何况是你。”

握着她的手，告诉莎儿她的决定：“我会想办法救你，我去找杜青，逼他跟你成亲。”

“不！”

多日未曾开口的凡妮莎，声嘶力竭地吼了一声，声音都哑了。

“莎儿——”

“不要去找他！不要让他知道孩子。”她在镜中见过自己现在面黄肌瘦的丑样子，她无法忍受他厌恶的眼神。

“如果他知道孩子的事，也许就会娶你。”

“不，不要找他，不要他知道孩子，我宁可现在就死也不愿意让他看见我。”

说着，她伸出手指，从指尖发出白光，想射向自己，却被风姬用手掌整个包住。“不要这样做，不要，你是我惟一的宝贝啊！”

一道汨汨的鲜血从她们紧紧包住的指缝中流出，染红了雪白的床巾。

她心疼女儿的痴、女儿的傻，怎么能眼睁睁地看着她的宝贝香消玉殒，看她一天一天地受着折磨。

她口中喃喃念着咒语，吹向莎儿，她晕眩了过去。

“龙胤，你在哪儿？”她对着空气说着。

“怎么回事？”

一阵小旋风，龙胤来到了她身前。

“我要带她回风骚王国，将她浸在冰河里。”

“你——”

“我不能再见她这么难受，你看不出她已经随着心慢慢死去了吗？现在只有冰河里的冰寒之气能暂时冻住她的痛苦。”风姬悲伤地说。

“好，我立刻就带她去。”

躺在冰河里的凡妮莎，脸色就如同冰石一样雪白，一片白纱覆着她的身子。

“即使拚了生命，我也要带杜青回来救莎儿。”风姬小声痛苦地说道。

“姬儿……”龙胤揽住她的肩膀，想将力量传给她。

“她是我怀胎生下的宝贝，我愿意用我的生命换回她，只求她能不再受这些折磨。回天界得耗去二天的时间，那就只剩下五天了……还有五天她就会永远的离开我们，我要赶去天界抓回杜青，时间急迫，我要走了。”风姬说。

“我跟你去。”

“不，你留下来看着莎儿。”

“……好吧！那你小心点。”

“嗯，我走了。”看了莎儿最后一眼，风姬依依不舍地离开了。

“你一定要带他回来。”

龙胤祈求着。

似乎所有的人都不谅解他，认为他是个负心汉，爱情大骗子。

杜青闷闷不乐地坐在花园里思忖着。

自从逃婚事件发生后，每个人见了她，都是给她一记大白眼，好像他是千古大罪人。

他已经后悔了。

可是这后悔来得太迟、太晚了。

“杜青！”

一个女人从天而降落在他面前，他仿佛见过她。“我好像见过你。”

“我是凡妮莎的母亲。”

“凡妮莎……”

“你不会这么快就忘记那个被你抛弃的受害者吧！”她语气锋利，夹枪带棍地嘲讽着。

“怎么会呢？你……找我有什么事？”

“我要你跟我回去见凡妮莎。”

“凡妮莎！她怎么了？”心被重重地抨击着。

“托你的福，她就快死了，要不是为了救她，我根本就不想再来见你。”

“快死了？怎么会！”

“这一切都是千年前的约定。”

“就算是为了千年前的约定，她也不该会有生命危险。”他记得那约定只是要他俩成亲而已。

“你知道那约定？”

“她曾经告诉过我这桩被决定的婚姻。”

“她说的是她知道的部分，她不知道的是——如果你们之间无法结婚，她就会在第十五个出潮日死去。”

“天！这怎么会——”他震惊得张大了嘴。

“她本来是要来杀你的，没想到却会爱上你。我不求你爱她，但是我希望你能跟她结婚，因为三天之后，就是第十五个出潮日。”

“三天？还有三天她就会死去……”

“请你跟我走，你是我们惟一的希望，如果你不愿娶她，她与肚里的孩子就会一起死去。”

“什么孩子！？”恐惧猛地攫住他整颗心，老天！不要。

“她有了你的孩子。”

“什么？”如巨雷轰顶，他呆愣在原地。

“在你离开到鹰堡的时候，她以为你会爱上她，直到她发现她错了。”

“带我去找她！”

这一生他是再也无法放下那个傻女人，他会用他所有的爱去填满她的伤口。

凡妮莎！

你一定要等我。

## 终曲

今晚的月亮出奇的鲜红，远远望去，像极了一片血海。

夜枭在树林里低嚎，听似凄凉。

禁地内，杜青抱着凡妮莎轻似羽毛的身子，几乎感觉不到她的重量。他久久不能动弹，眼泪聚集在眼眶里打转。他做了什么？

刚到这儿时，看到她躺在冰河内，僵硬的小身体没有任何的生命迹象，直到抱着她，才感受到她心房微弱的跳动声响。

“凡妮莎……”

隐约间，她听见有人呼唤她的名字，她很想睁开双眼，却没有力气翻动眼皮，她好累好想睡觉。为什么老是要吵她，她发觉脸颊上有水滴，是下雨了吗？

终于，她慢慢地睁开眼睛，随即发现杜青就在她的身边，紧紧地抱着她。“杜青……不！”

他怎么会在这里？不，她不要见他。

“凡妮莎。”他轻唤，眼中满是疼惜。

“不要碰我，不要。”她无措地用双手遮住自己的脸。

“凡妮莎！不要这样。”杜青扳住她身子，不让她有任何逃避的机会。

“不要看我，不要看我。”她这张苍白憔悴的脸，怎能让他看见？她哭了，一直忍住的泪水，终于落下。即使在他不要她的时候，她也不曾掉过一滴眼泪，但这一次，她再也忍不住了。

他心疼她的傻，他颤抖着吻去她的泪水，抚平她的痛苦。“傻瓜，你以为你变丑了，我就会不要你吗？你以为我只在乎你的样子？”

她闭着眼，知道他正吻去她的泪水，却发现有更多的水滴落在她颊上，她睁开眼——那是他的眼泪。

“不要哭，不要为一个你不爱的人落泪，不值得。”她用手拭去他的泪水。

他无法爱她，而她，则是无法不去爱他。

她宁愿受所有的苦，也不愿让他承受一分一毫。

“我爱你，我怎么能不爱你？傻瓜！以天为誓，你将成为我的妻子。”

“你愿意娶我？”老天，她是不是在作梦？

“是，我要娶你，我要在未来的日子里忙着爱你。”他暂时没有东西给她，但是他吻了凡妮莎的无名指，以吻代之。

天上的绯月渐渐散去，夜空顿时变得明晰静谧，一片晴朗。

“你想怎么样？”

“你想怎么样？”

一对男女站在云端，心情似乎非常沉重。

“你说呀！”风姬一手插腰，一手伸前戳龙胤的胸膛。

“我们已经在一起这么久，总该有个了结。”

“那你想怎么样？”她早已做了最坏的打算，不想让龙胤看见她的脆弱。

“我们……别再分开了。”

他不能见她再次离他而去，上一次分离是好几百年，这次呢？难道还要再分开个几百年？

“你打算入赘？”

“不是。”

“如果你是想叫我放下风骚王国，到火龙堡去，那你就别说了。”这问题，他们几百年前就曾讨论过，行不通的。

“如果我是想把风骚王国和火龙堡结合在一块呢？”

“结合在一块？”

“不要再分什么彼此，你有娘子军，我有男军，全部融合在一起，我们就可以一起建立属于我们的王国。”

“这……”风姬皱起眉头，陷入抉择的困境之中。

老实说，这主意听起来满烂的，万一那些姊妹们不答应怎么办？

“答应吧！我不想再和你分开了。”

“我——”她在犹豫着。

云端的另一头，有双利耳正窃听着他们的谈话，那是口水流了满地的小豆芽。

男人！想到结合后就可以天天看见那些男人，她就兴奋得流鼻血。

女王干么还不快点答应？她要等不及了。

唉哟！一个决定拖了那么久，她一个箭步跑到了她面前。

“参见女王！”

“小豆芽，你怎么在流鼻血？”

“不要紧的，小伤罢了。女王，你就答应龙堡主的要求吧！”

“为什么？”

“你们是天生一对，地下一双，绝无仅有的绝配，难道你忍心离开龙堡主？所以为了你未来的幸福着想，你一定要答应，如果你是担心那些姊妹们的意见，你放心，大家一定会举双手赞成，绝对尊重你的决定。”

“真的？”

“嗯。”

王国里的那些女人，说到男人，个个就像狼豺虎豹似的“哈的要死”，岂有不答应的道理？

“好吧！那就这么决定了。”

呵……男人！宝贝我来了。想到这，鼻血又喷出来。

“小豆芽，你怎么又……”

“没事，没事，最近火气大。”

她得赶着先去挑好货色，免得被人抢先。“我先走了。”

天地之大，却好像只剩风姬和龙胤，他们的手彼此紧紧握着，清晨的第一道曙光落在他俩身上。像永恒的希望，生生不息。

—完—